

柳残阳著

# 燕剑狂火

(下)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怒劍狂火

(下)

柳殘陽 著

# 目 录

第十四章	311
第十五章	328
第十六章	352
第十七章	376
第十八章	399
第十九章	423
第二十章	447
第二十一章	470
第二十二章	494
第二十三章	518
第二十四章	542
第二十五章	566
第二十六章	590
第二十七章	613

## 第十四章

包管事怒道：

“现在你们又找上泰山镇的褚家油坊来了，是吧？”

那人——嗯，正是“追魂老六”君不豪，这次除了白文定在城外柳河看守马匹，其余十位正副堂主全来了！

淡然一笑，君不豪道：

“不是找来，事实上我们已经来了！”

包管事被一把推到几个伙计里面，猛旋身，他吼叫道：

“难道不成你们也要放火烧油坊？”

君不豪面无表情的道：

“你说呢？”

包管事抖动双手，道：

“你们不敢，我老实告诉你们，唐山二当家的也在此，她可是为了找你们才来的！”

“追魂老六”君不豪呵呵一笑，道：

“你说的可是那姓凤的骚娘们？用不到她找我们，早晚我会找上她的！”

君不豪尚不知道如今凤依依正同褚天彪二人在泰山镇东后街的小楼上各展神通制造乐子呢！

一边，第四分堂堂主“快刀手”石敢道：

“二当家，我们往姓褚的大宅子里杀过去！”

“追魂老六”君不豪思忖一阵，道：

“这场大火如烧起来，整个泰山镇可就热闹了！”

那面，包管事已叫道：

“我操，你们真的下得了手把这么多的油，一袋袋的芝麻黄豆花生仁全烧掉？我的儿，你们也不怕天打雷劈断子绝孙呀！”

一边，熊霸奋起一脚踢得包管事撞在高一堆麻袋上，直把那十多层袋子震得直晃荡，骂道：

“你们黑虎寨各分舵的买卖老子们早就打听清楚，你们这些东西哪样不是强取豪夺，别人一本，你们万利，说穿了等于是抢来的，老子们不但要烧，连你们也一起烧，狗操的，你们认了吧！”

“追魂老六”君不豪对“铁算盘”官永道：

“官堂主，带两个人去把正在榨油的几个人一起弄来，我想还是——”

他话尚未说完，突然“哗啦”只见包管事身后面堆的麻袋倒塌下来——

于是包管事便趁乱狂吼，道：

“弟兄们，抄家伙打呀！”

七八个个计正无计可施，见有一线机会哪肯放过，便接二连三的把堆的一袋袋花生芝麻往下推，边个个大叫着就要往外面冲！

就在这时候，君不豪已冷冷吼道：

“陶堂主，任副堂主，熊副堂主，你们三人守住仓库大门，哪个出来，当场格杀！”

陶勇立刻应道：

“遵命！”

君不豪头也不回的往油坊前面场子上一站，对石敢与官永

二人道：

“率领你二人副手，放火烧油坊！”

官永一挥铁算盘，叫道：

“跟我来！”

于是，石敢、巴子龙便立刻同官永，三人直扑向正在隆隆响的榨油坊！

这里，君不豪对张召、苗强、戈清松、阿万几人吩咐，道：

“如果凤依依那女人出来，就由我抵挡，你们对付姓褚的一帮！”

仓库门口，已听得熊霸厉喝道：

“老了砸烂你的狗头！”

接着便听得一声凄厉狂嚎传来，一个伙计便打横栽倒在一滩血水里！

后面往外跟着跃出的另一伙计，举着一支铁钩迎向熊霸，大骂，道：

“操你娘——”

好快，铁钩只有尺半长，那是平日用来钩麻袋的，如今包管事几人皆挥着这种铁钩往外面冲——

熊霸回骂：

“去你妈的那条腿！”

骂声犹在耳边，八角锤便在他暴旋身横右肩中斜砸出手，“砰”的一声，但见这人铁钩脱手，人不及闪避，而熊霸的右手锤已送上了这人的下巴，看吧！一张血糊糊的面庞，两只眼珠子顺着一团血水往半空飘，嘴巴鼻子早不知碎到什么地方去了！

正中央，包管事双手各抓着一支铁钩正与“鬼使”陶勇杀在

一起——

陶勇一步不让的生把包管事兜在这仓库门口，铁沙掌“呼呼轰轰”，疾拍狂打，直打得包管事急得“哇哇”大叫！

另一面，“花豹子”任三成舞动他那支怪兵刃——戟斧，把两个汉子逼得直往两边闪，而任三成只要两人不往外冲，他便不追杀二人的守在仓库门口——

拼搏中的包管事已高声叫骂，道：

“给我杀呀，你们这些怕死的窝囊废，难道不成叫人家一把火烧了油坊？”

立刻，被逼入仓库的五六人又往外冲过来——

熊霸怒吼一声，八尺巨躯倏旋，双锤便在一竖一横中突然化为平砸，“砰”的一家伙将一名扑到的仁兄捣上了半天高，另一位仁兄躲避不及，一颗大好头颅，“咔嚓”的一声变成了一枚血糊糊烂西瓜！

“花豹子”任三成那面正把手上戟斧往地上抖甩着，原来竟是一个人的肚肠被他的戟尖挑出了肚皮！

怒火烧头，表情激愤，包管事狂叫道：

“快过去个兄弟招呼宅子里叫大伙出来！”

原来这褚家油坊的人干活共分四班，每三个时辰换一班，这里正是包管事率人当班，余下的兄弟们有一半回了家，没家的也少不了去了赌场或秦楼找乐子了，现在大宅里就算有人物，只怕也不会太多——

就在包管事的吼叫中，油坊里面传来了喝叱声，但不旋踵间，便见火苗子往屋顶上冒，几团黑影在往外面跑——

“追魂老六”君不豪衡情量势，这褚家油坊只怕免不了这把

“天火”之灾……

冷冷的，他面对着另一面的褚家正门，那儿是大宅子，而四盏大灯也仍在亮着，只是已不起什么照明作用了，因为从榨油坊冒出来的火苗子可比之灯笼的光亮多了！

“铁算盘”官永等全退到了君不豪身边来，官永望着自己几人的杰作，笑向君不豪报告，道：

“二当家，就算这时候有人来救火，只怕也不济事了！”

点点头，君不豪道：

“你说的不错，油上加火，怎么个救法？”

突然，仓库门口一声狂噪传来，君不豪等立刻望过去，只见一团灰影齐腰塌肩的平飞向仓库里面，门中央的陶勇正拍拍双手冷笑道：

“娘的老皮，你是有几下子，可惜你遇上了我陶勇，姓包的，你就认了！”

原来包管事见油坊起火，这比要了他的命还要紧，猛的他便不顾一往外面冲去，却被陶勇一掌击中心口，那可是要命的一掌，因为就在包管事跌撞上一堆麻袋包时候，“呱呱呱呱”鲜血不停的从他口中往外喷——

“银包”戈清松当即对君不豪道：

“二当家，是往大宅子冲杀的时候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忽的摇摇头，道：

“各位，我们不是已经杀了人又烧了他们的油坊？”

戈清松点头，道：

“想不到如此轻松！”

摇摇头，君不豪道：

“姓褚的不在,他可能正同凤依依那娘们在一起,你们别忘了姓凤的女人夜夜都离不开男人侍候——”

“铁算盘”官永道:

“二当家的意思——”

君不豪语言铿锵的道:

“走!退出城外!”说完便当先往城墙边跃去!

就在这时候,附近已有人高声大叫:

“救火了!油坊失火了!”

仓库里面,尚有四位仁兄未敢冲出仓库,闻得喊声,知道敌人已走,便忙不迭先把包管事架出仓库,又忙着向大宅子里面喊叫——

“追魂老六”君不豪等跃上城墙回头望,后街上已是人影幢幢,四下里在奔跑着狂喊——

翻过城外,君不豪等各自展开身法一路奔到了柳河岸,只见又浓又红的火光几乎把个“泰山镇”照得如同白日正午,有一种恐怖的“噼啪”声传来,宛似旱天滚雷!

那面,“飞花公子”白文定已迎过来,笑道:

“痛快!痛快!”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上马,我们找地方撒网捉活的!”

白文定笑道:

“属下尚带了大批吃喝,足够每人吃上三天!”

君不豪道:

“白副堂主想得周到,我还正担心明晨的粮食呢!”

众人纷纷上马,白文定笑向君不豪道:

“二当家，要不要找凤依依那个骚娘们？”

君不豪一怔，道：

“白副堂主知道那女人在什么地方？”

白文定道：

“知道，而且这女人还同褚家油坊的东家正在热呼着分不开的登巫山而行云雨呢！”

他此言一出，众人忽的相继笑起来……

君不豪没有笑，相反的，他却冷冷的问道：

“在什么地方？”

白文定收起笑，道：

“城东后街一幢小楼上！”

君不豪沉声道：

“为何这时候才说？”

白文定一怔，忙谨慎的道：

“是这样的，二更以前尚有大半个时辰，属下就在店前面等，不料发现那女人一个人从店里走出来，于是我便跟了上去，可好，还真看到她是去找姓褚的，回到店里，本想把这事向二当家报告，想想你们全都在歇着养精神，再说我们的计划是烧他们的油坊，节外生枝反倒不好，所以属下……”

君不豪十分不悦的道：

“错了，只要能捉住姓凤的女人，比烧两个油坊更重要，你想想，如果捉住凤依依，不定就能换回小姐出来——”

一巴掌拍在脑门上，白文定追悔莫及的骂道：

“我他娘的是头猪，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

君不豪道：

“后悔有个屁用，走！”

泰山镇上的大火可真大，因为君不豪十二人飞马已在十里外了，身后面的半边天还像是落日晚霞般嘟嘟红——

指着一片枫林，君不豪道：

“今晚我们在那片林子里歇着，我预定姓凤的女人会从这儿走！”

陶勇忙提议，道：

“二当家，这儿往东，只怕凤依依那女人在听了消息看到火，她会往西回唐山，怎么——”

“快刀手”石敢道：

“泰山镇的官道就是这么两条好走，不如我们分成两批兜，不怕那娘们逃上天！”

摇摇头，君不豪道：

“不，你们别忘了她身边那四个黑之又黑的黑道人物，加上凤依依那娘们的一双青月刀，我还真不敢小觑她！”

“黑牛”熊霸道：

“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奶奶的，谁怕谁来着！”

君不豪沉声道：

“又忘了我是怎么说的，需知尚不到我们拼命的时候，‘百灵堡’已毁，小姐被掳，当务之急是救小姐脱险，而我们的人又少，怎能轻言牺牲？”

点点头，“铁汉”张召道：

“二当家说的是，目前我们是该先救出小姐！”

君不豪对白文定道：

“取些吃的分给大伙，吃完了各自找地方靠靠！”

枫林不大,但一大片青青草地,人往地上一坐,闭起眼一细听着自己的坐骑啃吃青草声音,也算是一种催眠之音,因为没多久各人已发出了鼾声——

西边的大火似仍在燃烧着——

而东边——

东边正泛着鱼肚白——

“追魂老六”君不豪站起身来遥望着远处在沉思……

“鬼使”陶勇缓缓走过来,低声道:

“二当家,火已经烧了大半夜,天亮还未灭,可知褚天彪的这座油坊有多大了!”

君不豪道:

“单就那座大仓库堆的,也足能烧上几个时辰!”

陶勇双手搓揉着两个大胖腮,又道:

“二当家,我们怎么办?”

君不豪道:

“我在想如何能活捉姓风的娘们!”

陶勇道:

“只要踩到她走的路线,就不难活捉!”

“追魂老六”君不豪点点头,道:

“把‘花豹了’叫过来!”

“花豹子”就是青龙集第一分堂副堂主任三成,陶勇走到林子里,见任三成睡得直流口水,一脚踢过去,尚未开口,而任三成已“呼”的一声跃身而起,见是陶勇,一声苦笑,道:

“是堂主,吓我一跳!”

陶勇道:

“跟我来!”

提着“戟斧”，任三成跟着陶勇到了林子外面，他见远处仍有火光，不由惊异的道：

“娘的，别是整个泰山镇全烧着了吧!”

二人来到君不豪面前，任三成忙施礼，道：

“二当家早!”

君不豪道：

“非常时期，礼数就免了，我问你，这泰山镇你是不是也常来?”

点点头，任三成道：

“每年总会来个三五趟，这地方离青龙集并不远!”

君不豪点点头，道：

“很好，你就辛苦一趟折回泰山镇!”

任三成道：

“任务?”

君不豪道：

“给我盯牢姓凤的娘们!”

“花豹子”任三成道：

“属下担心会被凤依依那骚狐狸认出来——”

是的，任三成曾在青龙集去往白马镇的半道上同凤依依的四个贴身恶汉“秦川四煞”照过面也较量过，如是被敌人识破，又如何再盯下去?

不料，君不豪嘿嘿一笑，道：

“凭你的智慧，你应该可以把姓凤的女人引到这条路上的，至于如何下手，你自己便琢磨着办吧!”

“花豹子”任三成立刻猛吸一口气，道：

“二当家，属下遵命！”

于是，任三成拍马直往泰山镇而去！

“鬼使”陶勇望着远去的任三成，道：

“二当家的这一招我就有些明白了！”

淡淡一笑，君不豪道：

“明是盯人，实是诱人，陶堂主，你明白了吧？”

哈哈一声宏笑，陶勇胖大的身子一挺，竖起大拇指，口口声声赞道：

“高招，高招，只要姓凤的女人露面，她会上当的，哈……”

这时，任三成已消失在晨雾里，而泰山镇上，从三更天关起城门，直到日出尚未开门，因为不少乡丁拎着刀在城内四下乱抓人，他们边抓边放，因为全是泰山镇上的人，有名有姓有地方，不放人又怎样？

“笑罗刹”凤依依是四更天才在城内一阵阵锣声中惊醒过来，她施力推开压在自己身上的褚天彪，道：

“阿彪，半夜怎会有锣声？”

褚天彪把个大毛脑袋盖在凤依依那两峰之间左右晃，比个牛舌头还大的赤红舌头，直舐得凤依依“呵呵呵”的吸冷气，光景是又在呖语连篇了……

褚天彪“呜呜呀”的道：

“管他娘的锣声鼓声，便天塌下来老子也不管了……”

凤依依双手搂着褚天彪的牛腰，道：

“阿彪，你像是三天没吃饭的饿汉子，一个多时辰了，你也不歇歇……”

“呜……”是褚天彪有口难言之音……

“砰……”有人在擂那小楼下面的门——

凤依依再推褚天彪，道：

“有人敲门！”

“滚，再扰大爷兴头，便宰了你！”

小楼下面有个气急败坏的声音，道：

“东家呀，不好了，油坊被人烧了，弟兄们同包管事被杀在仓库，惨呀！”

双手一撑，褚天彪只仰起身来，叫道：

“你说什么？”

不料，凤依依双掌用力，两眼一顶，只把个褚天彪顶落在床下面，她已拉过自己衣衫匆匆的穿起来，道：

“一定是，一定是……”

几乎愣在地上，褚天彪道：

“一定是什么？”

凤依依道：

“一定是‘追魂老六’君不豪干的！”

褚天彪一听，破口大骂道：

“操他娘，老子饶不了他！”骂着，一闪身就要下楼去，凤依依沉声道：

“你不穿衣衫就走？”

褚天彪不及多说，回头便抓自己的衣衫，乱七八糟的便往身上穿……

凤依依已走到楼下面，道：

“你自己处理吧，我回城外客栈了！”

也不等等褚天彪，凤依依早出了小楼，一晃身边自东边城墙跃到了城外面！

“笑罗刹”凤依依从城内回到客栈，发现城外面也正有不少人在隔城观火，城门关着不开，想进城也不能！

翻墙回到客房里，凤依依略事端正自己，便走向“秦川四煞”住的房间，她这时哪还用得到先敲门？

施力推开房门，房间里没有灯，但外面的红光照得这间大客房的两张床上可清晰，四男四女，两个床上全是赤裸裸，什么样的架式全有！

凤依依冷冷道：

“该死的东西，火就快烧过来了，你们还——”

“秦川四煞”老大“飞鹞子”路万里忙推开身上女人，道：

“去，去，你们快滚！”

两张床上的四个女子哪敢多说，忙穿了衣服就走——

凤依依一脚把房门踢上，沉声道：

“你们这四个畜牲，连一个夜晚也熬不过的打起野食来了，真叫我失望！”

面上灰青的丁泰便立刻蹭到凤依依身边，道：

“小丁可是把那女人当成二当家哟！”

“叭”的一个嘴巴，凤依依怒道：

“好生给我歇着，明日一早我们去找那姓君的去！”

虬髯一抖，白鹰道：

“有姓君的消息？”

凤依依道：

“这把火就是姓君的放的！”

“独臂阎王”石厚道：

“他好大的胆子！”

摸着红得发烧的脸，丁泰骂道：

“姓君的早不来晚不到，老子们正在快乐，他却来泼凉水，奶奶的，非找他不可！”

他这话凤依依有同感，但她只是冷哼一声便回房而去！

天亮了——

其实天早在三更天便亮了，因为褚家油坊的火仍燃烧着，从浓烟中你可以闻嗅得到有着花生芝麻的香味，上百担的油要想立刻扑灭又谈何容易？

这里原是“黑虎寨”第一分舵，舵主“七爷”褚天彪能在这泰山镇上独当一面，大部分是靠他的那张娃娃面，黑虎寨的二当家“笑罗刹”凤依依便极力在铁石心面前推荐他，其实这儿距离唐山五十里，快马一个时辰便到，只要凤依依一想到褚天彪，她便会赶来这泰山镇！

不过这次她可不是来会旧情人，而是带有使命，也就是那天聚义厅上大伙设计的，要活捉君不豪！

现在，桌面上放着吃的，凤依依低声对“秦川四煞”道：

“东西两条路，我们该往哪条路上追？”

路万里啃着烧饼夹酱肉，“呜呜”的道：

“西去唐山，姓君的只怕不会往那条路上走，属下猜，他八成是往东去了！”

凤依依道：

“我失去一次捉他的机会了！”

路万里道：

“那王八蛋，也逃不掉的！”

凤依依那双眯眯眼一瞪，道：

“可是他就是在我们面前既得逞又潇洒的溜了！”她一顿又道：“我一进城，你四个就迷了心窍，要不然你们也许就能发现姓君的……”

“秦川四煞”互望一眼全不敢多言！

凤依依冷冰冰的道：

“快吃吧，完了我们往东追追看！”

白鹰咬咬牙，道：

“二当家，他们还是十二人？”

一瞪眼，凤依依道：

“怎么，你怕他们人多？”

白鹰大毛嘴一咧，嘿嘿笑道：

“我怕他娘的那条腿，一朝兜上干，老子就拿他们的脑袋祭我的大板斧！”

凤依依一紧双眉，道：

“姓君的只领十一人便已毁了我们两处分舵，更把百名运粮弟兄搏杀殆尽，我怀疑他们这十一人不简单……”

路万里点点头，雷公嘴憋得几乎变形，道：

“不过，二当家高估敌人，但也不能轻看我们兄弟！”

凤依依道：

“这几年跟着我，你们秦川四煞的那点道行我清楚，不过我还是在想万一他们全是厉害角色，我还真怕失去了你们四个——”

“独臂阎王”石厚嘿笑道：

“二当家,说句你一定爱听的话,我四个死心塌地跟着你,那是因为你哪方面都行,嘿……,如果黑虎寨没你在,只怕我们兄弟早走他娘的了!”

凤依依哼一声,道:

“丁泰,找小二备马,我们要走了!”

路万里忙低声道:

“不进城去褚掌柜处打声招呼?”

凤依依摇摇头,道:

“油坊烧了那是他的事,该怎么向当家报告还用不到我,再说,我也不想叫当家的知道我在泰山镇上,那会叫当家的不高兴!”

丁泰已命小二去拉马,突见一个油坊兄弟匆匆的奔进客栈,见凤依依五人在座,忙走向凤依依,道:

“属下给二当家行礼!”

凤依依面色一寒,道:

“什么事?”

那汉子低声道:

“舵主派小的来向二当家报告,火已经灭了——”

凤依依不等那汉子话说完,立刻道:

“房舍东西全烧光,火当然会灭!”

那汉子忙又低声道:

“舵主要小的传话,他要跟二当家一同回唐山!”

凤依依骂道:

“糊涂蛋,哼,他想叫我替他分担责任?”她顿了一下,又道:“回去告诉他,我另有要事,去追姓君的了,叫他自己琢磨着办

吧!”

那汉子不敢多言,立刻施礼退出客栈——

凤依依还真怕褚天彪再找来,等到汉子走远,便立刻起身对路万里四人,道:

“我们走!”

凤依依当先上得马,泰山镇的这条小街上她才驰出没多远,沿着柳河边的官道上正有一骑驰过来,双方相隔二十丈,但对方的那骑马,却突然就地一个大旋身立刻便往来路上又奔驰而去

……

凤依依未看清马上的人,但她直觉的发现对方可疑!

后面,路万里已高声道:

“那人的模样有些熟!”

凤依依厉声道:

“追!”

立刻,五匹快马风驰电掣般往前追去!

前面马上面,是的,正是“花豹子”任三成!

任三成绝对想不到竟会这般巧合,他才正要往街头过来,便见四男一女各骑大马驰来,再细看,可不真的是冤家路窄!

任三成十分清楚,自己绝不是凤依依敌手,更何况她身边还有四个嗜杀的恶魔!

于是,他连多想一下也没有,拨马回头就走!

现在——

两下里相距不过十几丈,而“花豹子”任三成还不时回头看,越看他就越发的心焦……

## 第十五章

“花豹子”任三成连连拍马疾驰，耳边风声“呼呼”响，两边树干“沙沙”的倒向马后面，而后面却传来更为急骤的马蹄声。

蹄声雷动，扣人心弦，任三成隐隐听得身后面的尖声冷笑传来，他心中已打定主意——除非被追上，否则绝不勒马，娘的老皮，就看谁的马壮腿长跑得快了！

一连绕了三道山岗，远处已见枫叶一片，道旁的大树沿着两边往坡上蔓延，东升的阳光从树隙里洒下来有些刺目，任三成已听得身后面有人冷笑，道：

“小子，你逃不了啦！”

话声甫落，身后面的链子声“哗啦啦”的响，任三成回头望去，正看到两丈远处那个灰青脸的年轻壮汉链子枪照直的往背心击来！

猛的伏身向前，任三成脊背泛凉，大声疾喝：

“嗨！嗨！”

怒马狂奔，任三成的戟斧已握在手上——

又一次尖声冷笑，第二次链子枪陡然又在身后响起

戟斧在任三成回头时抡向身后面，差半寸未砸上背后的银枪头，而后面已有人开口大叫，道：

“老四，往马屁股上招呼！”

就在这时候，突然一个急转弯，弯道绕着山坡转向另一面，一山的枫叶树簌簌响中，前面的道路中央却见一棵大树倒在正中

间——

任三成心中一喜，回头看去，果见链子枪第二次笔直的扎向自己的座骑——

回身，拧腰，任三成已双足离蹬，便在他怒戟横挑银枪的同时，空中连翻三个空心跟斗，人已落在那棵挡道的大树横干上面坐下，他的怒马人立而起，唏律律一声怒鸣，差一点没撞上大树！

就在这时候，任三成已看清身后五骑相继赶到，其中白鹰收缰不及，连马带人“哦”的一声摔在倒地大树另一边，所幸被大片树枝一弹，人马无伤的刹时又站了起来！

链子枪已在空中盘旋，丁泰嘿嘿笑道：

“小子，我们这是二次碰面吧？”

“花豹子”任三成嘴角一牵，道：

“不错，是第二次。”

丁泰冷冷道：

“落单了？”

任三成道：

“你以为？”

一边，“笑罗刹”凤依依冷眸四下观望着，道：

“这小子在诱我们上当！”

路万里一惊，道：

“二当家是这么以为？”

手指着倒地大树，凤依依道：

“你们看那树根处，明明是被人砍断，可不是根腐倒下的，所以……”

“独臂阎王”石厚沉声道：

“别管他是不是诱爷们上当，眼前先做了这王八蛋！”

丁泰点头，道：

“小弟有同感！”

树干上的“花豹子”任三成突的仰天大笑，道：

“姓凤的臭娘们，你确是比之这四头猪猡聪明多了，竟然心细得看出这是陷阱，只可惜你发觉得太晚了，因为你现在已身陷其中了哈……”

就在任三成的狂笑中，来路的斜坡道上，“轰”的一声倒树声响，一股尘土激溅半空，虽未看到树倒，但回路已堵，应是不争事实！

“笑罗刹”凤依依马上面抽出弯月刀，冷哼一声，道：

“出来吧，姓君的！”

一声高吭大笑传来，未见人影却听得大笑的那人，道：

“凤二当家的，昨夜风流未尽兴吧，怎的大早起来便死追我的属下，干吗呀？”

枫树丛里面有了脚步声，是起自斜坡一个坑洼处，然后……啊！从山坡两边传来了更多的足音……

树干上的“花豹子”任三成已喘了口大气，道：

“二当家，姓凤的领着她的四个枕边人想捡拾便宜，属下差一点就……”

那面，大树后面闪出一个人来，这人，不错，正是“追魂老六”君不豪——

他一袭紧身灰衣，腰插子母双剑，英挺俊拔却又慢条斯理的走到路中央。

“笑罗刹”凤依依那原本满面寒霜的俏脸上突然一松弛，便

咕咕笑道：

“哟！君不豪，你看起来哪会像是个丧家犬呀，光景是混的不错嘛！”

哈哈一笑，君不豪道：

“好说，好说，勉强过得日子，虽说是苦了些，但心境上还是十分惬意的！”

凤依依咕的又一声笑，道：

“心里话？”

君不豪道：

“当然说的我心里话，不过……”

凤依依紧迫盯人的问道：

“不过什么？”

耸肩一笑，君不豪道：

“不过比之你凤二当家的可就差远了！”

凤依依道：

“怎么说？”

君不豪道：

“别的不说，单就拿昨晚而言，我这里忙忽得顺背流汗，为的是讨债，而你可舒坦，东后街的小楼上施展出浑身解数，可把那姓褚的吃得死脱，两下里一比较，我可就满身不自在了！”

“笑罗刹”凤依依不怒反笑的道：

“昨晚你可是躲在我的床下面喝露水了？怎的我没有发现，要不我定准会拉你上床的，唉！这方面你是觉着令人可怜！我的乖！”

“追魂老六”君不豪淡然一笑，道：

“也不尽然，君某只要看着褚家油坊被烧得一堆焦土，那比看着你光屁股还令我赏心悦目，你说呢？”

“笑罗刹”凤依依双目煞气一现又隐的道：

“君不豪，你可别被我揪住小辫子，那时候我准会叫你尝到你连想也想不到的乐趣，那，嗯！何止是横生的乐趣，而是……”

君不豪伸手一拦，道：

“别逗，真有那么一天，那就算是‘缘份’吧！”他四下望了一眼，又道：“而眼前，只怕你没有这种机会了，因为你已经入了我为你而设下的牢笼，你走不了啦！”

尖声一笑，“笑罗刹”凤依依道：

“说着，你准备拿我怎样？”

君不豪道：

“食之无味，杀之可惜！”

凤依依咕的一笑，道：

“错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何错之有？全是我心里话！”

“笑罗刹”凤依依款款走前两步，美妙的扭着细柳腰而露出要投怀送抱的样子，道：

“君不豪，虽是你心里话，可是也太不公平，你未曾尝过味道便硬说什么‘食之无味’，岂非过于武断，我可不同意，再说，你能杀得了我？”

君不豪沉声道：

“如果有必要的话！”

凤依依冷笑道：

“什么叫有必要？是不敢正面同我们一搏吧！君不豪，我老实告诉你吧，你设计把姑奶奶诱来，可巧，姑奶奶也正在找你，两下里勉强算是你有心我有意的凑在一起，什么帐也全看彼此的诚意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面无表情的道：

“凤依依，你开始沉不住气了！”

“君不豪，你也渐渐失去了风度！”

君不豪沉声道：

“君某不否认有心，因为我见你就如同冬天有了阳光，夏天喝了井边凉水，所以我是一心要见你，而且也要得到你，至于你有的什么狗皮倒灶之意，那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这点我可得事先强调！”

“咯”的一声脆笑，“笑罗刹”凤依依眯起媚眼，道：

“我的君二当家呀，你一心要得到我何不早说，你放心，我绝不同你狗屁倒灶，不信你就会知道，而且……”

君不豪哼一哼，道：

“凤依依，你在道上的声誉不提也罢，提起来，任谁也晓得你是人尽可夫，淫荡邪恶透了顶的骚货，可是这么的尽在君某面前拨弄，却反倒令我倒尽胃口，发呕三日！你形态姣娆，举止狐媚，言语淫秽，这些的只合除了强调你又低贱无德行，委实再没有半点别的好处了！”

“笑罗刹”凤依依眸芒在变，变得如似向外喷出针芒，而终于有如罩上了一层严霜似，她尖吭的道：

“姓君的小子，你更不是个人物，典型的无赖莽汉加标准的混帐作风，拆穿了你又算老几？”

笑笑，君不豪道：

“和你这种穿裤子等于没穿裤子的臭货饶舌根，没得倒费了我的一番精神！”

几乎与那棵枫树不相高下的“黑牛”熊霸，已憋不住的高声叫道：

“二当家说的对，别同这种一身骚的女人扯了，干脆你把她赏给我，由我料理吧！”

重围之中的路万里依然不惧的对凤依依道：

“二当家，局面如此，情势明朗，除了痛宰这‘百灵堡’漏网之鱼，似已无他法了！”

凤依依双目直视着君不豪，她甚至全身僵了似的动也不稍移动的道：

“看来就是如此！”

哈哈一笑，君不豪道：

“看今日这种场面，凤依依，君某应该对你说句衷心的的话，希望你洗耳恭听，如何？”

凤依依冷笑道：

“可是枕边细语？”

君不豪道：

“别逗了，我是诚心诚意的劝你，投降吧！”

冷冷一声尖笑，凤依依道：

“凭你还是他们？”说着四下一张望，又道：“凭你君不豪，老实说，我还没把你放在心上，若说你带来的这十一位仁兄，只不过一群釜底游魂，上不得台面！”

君不豪忽的一笑，道：

“你不再为你的枕边四人请命?”

虬髯如戟的白鹰怒骂,道:

“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把老子们当成馊水,姓君的,老子向你挑战!”大板斧已在高举!

“追魂老六”君不豪冷哼一声,道:

“你不够格!”

后面,“哗啦啦”一声响,“铁算盘”官永吼道:

“陵州官永在此,白鹰,等等有你的乐子!”

官永一旁站的“飞虎鞭”巴子龙也吼道:

“什么东西!”

“追魂老六”君不豪忽的右手高举又晃,只见“黑牛”熊霸已大步走到另一棵倒在路中央的大树前,他举着双锤高声对远处树干上的任三成道:

“老任你我负责堵截逃走的,你可要守紧了!”

“花豹子”任三成已喘过气来,闻言笑道:

“黑牛,错不了!”

“鬼使”陶勇已低声对君不豪道:

“二当家,只待瓮中捉鳖了!”

“笑罗刹”凤依依俏目四下闪着,只见敌人每两人迎着自己方面一人逼近……

原来,君不豪早把人手分配妥当——

“铁算盘”官永与副堂主“飞虎鞭”巴子龙合击“秦川四煞”中的白鹰,“铁汉”张召与“判官”苗强合拼丁泰,“银刀”戈清松与“大狗熊”阿万合战“独臂阎王”石厚,而“快刀手”石敢与“飞花公子”白文定对付“秦川四煞”老大“飞鹞子”路万里,君不豪力拼凤

依依,由“鬼使”陶勇掠阵!

现在——

“追魂老六”君不豪轻松的笑道:

“凤依依,你这是何苦?这种局面难道你不明白?一旦动了家伙,你估量有几成胜算?”

凤依依尖吭的道:

“二十年道上翻滚,可不是被人吓过来的,君不豪,你枉费一番天真之心了!”

沉吟一声,君不豪再问:

“干脆说一句,降还是不降!”

凤依依银牙猛挫,道:

“也太罗嗦了!”

君不豪重重的哼一声,道:

“那么他四人便死定了!”

身后面,陶勇冷峭的道:

“二当家,对于这种不识好歹的臭女人,你又何必多为她考虑,已经到了宰杀的时候了!”

点点头,君不豪道:

“搏杀总是最后手段,却也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方法!”

气氛顿时紧张僵冷起来,在每个人的呼吸中,宛如嗅到了那种极其熟悉的血腥味,而这种味道正在凝聚,凝聚在每个人的心头!

从情势上看,对凤依依五人却是十分不利,再由对方每个人的风度气宇上观察,显然这些人皆不是省油灯!

几乎是等量的武功,但在人数上却少了一倍,综合而论,一

旦交上手,只怕难以讨得便宜!

冷酷的一笑,君不豪已高声道:

“各位切记,按我的计划,能活捉的的活捉,实在他们那个牙咬得紧的豁上干,便宰了也罢!”

君不豪话声甫落,万道彩霞中突现两道冷芒,凤依依已抢先发动,她暴起猛扑,青月刀似两支螺旋般怒搅劲劈而下,声势是惊人!

这边,君不豪不用再叫,官永八人早分别找上了各人的对象,一场火辣辣的搏杀便立时展开来!

错步,斜身,君不豪就在仰面侧转中,子母剑已快不可言的展开来!

他右手长剑倏闪疾撩,“当”的一声挡住凤依依左手青月刀,左手短剑却贴着凤依依的右手青月刀狂烈的陡然刀扭又送!

好一招云里翻,凤依依施了个又快又利落的跟斗,双脚落地,立刻又是二十七刀交替杀到!

君不豪子母剑分迎而上,一阵叮叮当当,火花猝映,早把凤依依的二十七刀化为乌有!

不等君不豪双剑抽回,凤依依突的贴地前滚,犹似刀轮一现的逼向君不豪,边咯咯的荡笑,道:

“君不豪,像是真有‘一手’嘛!”

塌腰蹲挡,子母剑迎击四十二剑合为一剑,君不豪嘿嘿一声冷笑,道:

“你是说——嗯,现在的这一手抑是对付女人那一手?”

狂劈暴斩又斜掠两丈外,凤依依浪笑道:

“好像你全是一流嘛!”

生硬的吭笑，君不豪的子母剑上挑下劈，涩涩的道：

“有意领教？”

柳腰闪晃不断，青月刀连砍又扫，凤依依媚眼一斜，先是“哟”了一声，道：

“有心领教，怕你不解风情！”

君不豪道：

“放下兵刃，君大爷会把你当成一头乖小猫似的搂在怀里，不信我赌咒！”

凤依依嘴一撇，道：

“没上床就叫我投降，我心不甘！”

君不豪突的旋风一阵，挟着一溜剑芒，风起云涌似的旋到了凤依依面前一尺地，子母剑幻化出叠叠成层的刃芒，那么怪异而神奇的圈向比他矮地半个头的凤依依！

惊呼起自一阵金铁交鸣，凤依依缩臂闪身，晃头偏肩，陡然间拔地而起两丈，有一溜鲜血在滴洒——

落地，再起，君不豪已知道女人够狠的，因为他那俏脸上原本是要被一剑削下半张脸，可是她竟然横臂迎上剑刃，救了自己的面皮！

君不豪未追赶，因为他不需追赶，凤依依是逃不掉的。

果然，陶勇已扑过去，笑道：

“下去吧，我们二当家还未过足瘾呢！”

左肩臂上在淌血，而左面颊上也有着刺痛，有一条三寸长血槽，不深，但也够受的！

右手青月刀，“唿”的闪向陶勇，凤依依骂道：

“你是什么东西！”

铁沙掌拍打有致，“鬼使”陶勇沉声道：

“我操，你又是什么玩意！”

疾扑而至，君不豪道：

“陶堂主退下，别让人说我们两个大男人压一个女子！”

陶勇哈哈一笑，道：

“二当家，你说溜口了，是‘欺压’而非‘压’！”

青月刀疾闪而刺，凤依依尖吭的道：

“君不豪，你我生死一搏吧！”

君不豪笑道：

“乐意奉陪！”

二人便在这山道上，立刻又杀在一起！

就在“花豹子”任三成的眼皮下面，“铁算盘”官永与“飞虎鞭”巴子龙二人力搏大胡子白鹰！

似乎这是君不豪事先安排妥当的，一经上手，便尽量把这“秦川四煞”分开来，使他们各自为战而无法相互支援！

白鹰被官永的二尺铁算盘兜上，两个人谁也不稍退的贴身肉搏，而巴子龙的“飞虎鞭”几次未缠上白鹰双腿，急得他破口大骂，道：

“王八操的，我看你还能躲过几鞭！”

“哗啦啦”猛的一连串暴响，官永就在急旋身中，六粒铁算盘子呈圆周形向白鹰打去！

大板斧厉烈的一阵猛抡，好一阵“叮当”暴响中猝然一声“噗”，白鹰的右耳根下实实在在的中了一粒，但他龇牙咧嘴未出声，却横身反击，大板斧似天外流星劲闪，抖手十三斧合成一斧，口中狂骂道：

“你妈的!”

铁算盘硬挡狂砸,空中连连震天价暴响中,突然一声脆鸣,“叭”的一声,巴子龙的“飞虎鞭”在刺目的红光下猝映出乌黑的光影,“嘣”声未尽,白鹰的脸上已现出一道血印,血印是自鼻子右面横向右耳下,一支右耳也几乎被鞭梢撕裂!

白鹰硬是不出声,这光景似乎他全身上下没知觉似的,仅是一股子悍不畏死的拼劲!

“秦川四煞”中,年纪最轻的要算丁泰,小伙子今年二十六,而死在他手上的江湖人物却已超过百人。

现在,丁泰遇上的是“铁汉”张召与“判官”苗强,三人却在一排枫树根前拼得可热络。

年轻气盛的丁泰一路追赶“花豹子”任三成,半路上差一点没把任三成拦住,正一肚皮的窝囊,再听了凤依依与君不豪二人的彼此冷嘲热骂,几乎把肚皮气炸,这一动上家伙,他的那根链子枪便宛似一天狂溅的银星,穿越在张召与苗强二人之间而不稍停——

他在陡闪分击中礌礌怪叫,而攻势却越发凌厉——

“铁汉”张召施展出大鹰爪功,配合着苗强的一对判官笔,一时间丁泰豁上命拼也只能维持个勉强局面——

那面,绕着两棵枫树交互拼搏不休的“银刀”戈清松、“大狗熊”阿万,二人分两个地方围杀“独臂阎王”石厚,那石厚虽只是一条右臂,但他的那把特大号砍刀却舞得威力十足,成束刃芒,层层叠叠,硬砍硬杀作风,几次未把戈清松手上银刀震飞——

“大狗熊”阿万的青铜棍狂砸力扫,边“哇哇”大叫道:

“堂主,由我阿万接正面,娘的老皮,这小子一条臂比两个胳膊

臂还有劲!”

“独臂阎王”石厚得意的笑道：

“所以你两个杂种可要小心了!”

“大狗熊”阿万怒骂道：

“小心你娘的那个坑，还是替你自己打算打算吧!”

“银刀”戈清松沉喝道：

“凭你?”怒喝中，戈清松舞出一路刀法，眨着宛如极光四射，奔雷走电般扑上了正自旋身的石厚。

一连患紧密与极快的相互劈斩中，两人再次聚而倏分，石厚甫落地，侧面阿万的青铜棍怒砸而到，当石厚横刀上迎，“当”的一声，焦雷般的打进了耳膜，荡人心弦——

石厚收刀回闪，却见阿万的巨躯以门神般的向他撞来，不及出招，忙绕着那棵枫树劲旋，“轰”的一声，碗口粗细的枫树吃阿万一棍打折，石厚已拨枝直冲半空——

“银刀”戈清松一声冷笑，衔尾扑去，银芒宛如一团白光，半空中好一阵“呜呜咋咋”声，块块碎肉夹着断骨血雨尽往四下飞溅，“咚”的一声撞地声里，“独臂阎王”石厚才一声喊破喉管的厉叫，上身一挺又倒在地上，他那双目中充满了恶毒的眸芒，兀自大叫着骂道：

“操你娘，快补老子一刀来!”

石厚在空中劲翻，双眼刚自上方向下，却不料戈清松正挥刀迎去，半空中石厚等于是把自己的双足送给敌人，在那种劲力难再控制的情况下，戈清松来者不拒的银刀怒斩十三刀，刀刀不落空的砍杀得一片血肉横飞。

石厚便在双脚——不，他已没有双脚而只是两条无足的血

腿——落地才感到一阵裂心碎肝的疼。

“大狗熊”阿万大步跃过折断的枫树，闷不吭声的举起青铜棍砸去——

“叭！”青铜棍竟将那桀骜不驯的“独臂阎王”石厚的脑袋砸成了一团红白交加的肉糊团，那已碎了一大半的头颅斜撞在枫树的树叶堆里！

距离不过三四丈远的“飞鹞子”路万里，鬼头刀正同“快刀手”石敢、“飞花公子”白文定杀得难解难分，他的手臂与肩头尚插着两支“梅花钉”，那是拜“飞花公子”所赐，但路万里连哼也未哼一声——

这时，他听得“独臂阎王”石厚的惨叫，便“唿”的拔地而起，空中侧旋怒翻，边大叫道：

“老三！”

声音嘶哑悲鸣如泉叫，路万里身未着地，鬼头刀已劈出九刀！

阿万不防路万里会中途杀来，等到发现，头顶上尽是刀芒成束，忙举棍击迎却捣了空——

“噗！”一股鲜血已自阿万那左肩背处往空直冒，滚动着巨躯，阿万“吆”了一声便往右侧横闪——

戈清松怒骂一声迎击而上，银刀电闪，刹时同路万里对杀二十一刀，后面，石敢与“飞花公子”白文定已双双追到，这光景对石、白人而言，多少有些愧疚，因为路万里是他二人目标，如今突然在阿万身上开了彩，别说是愧疚，但对二人的面上也是无光！

“快刀”石敢年近五十，老成持重有余，但见这光景，也是气的山羊胡子直颤抖的骂道：

“娘的老皮，路万里，老子非碎了你不可！”

噼噼怪叫，路万里道：

“吓不倒老子，因为老子也正抱着同一信念！”

“大狗熊”阿万的龇牙咧嘴直哈大气，他那双狮目恶毒的逼视着路万里，几次未举起青铜棍打过去！

“快刀手”协同戈清松围杀路万里，白文定已扑近阿万身边，道：

“阿万哥别乱动，兄弟替你包扎！”

可真吓人一跳，路万里的那一刀几乎把阿万的肩骨砍裂，半尺长翻卷的红肉，一股股的往外冒血！

怀中摸出一包粉红色药粉，白文定兜上一块布巾，一下子全捣在阿万的伤口上面，边叮嘱，道：

“别动弹，止住血再说！”

“大狗熊”阿万牙齿“咯嘣”连响，道：

“奶奶的，他偷袭我！”

远处，丁泰已高声尖叫，道：

“大哥，三哥伤得如何？”

“飞鹤子”路万里回应道：

“兄弟，你三哥已升天，我们要为他报仇呀！”

“快刀手”石敢冷骂道：

“娘的，我看不是升天，而是进了鬼门关！”

丁泰狂叫三声直冲云霄，链子枪指东击西，企图往路万里身边冲去——

大鹰爪拍打猛抓，贴着飞越过头顶半寸的银枪头，张召疾伸手上抓，那么巧妙的正好握着回抽的链子枪，丁泰抖手施力，却

被张召拼命抓牢不放——

于是，“啊”的一声尖嚎，一股，两股，啊……七股鲜血自丁泰的身上往外冒，苗强的一对判官笔便在这空档一招之间点出九笔。

丁泰灰面先红后青，旋身踢向苗强，口中再叫：

“杀！”

右手判官笔被踢落，但张召却暴伸右手，五指如钩，“咋”的一声便掐断了丁泰的喉管，大鹰爪功端的惊人！

就在丁泰翻动自萎向地面时候，附近一声狂叫，只见巴子龙的丈五“飞虎鞭”正缠住白鹰双足，抖手直把高壮的白鹰缠翻在地——

大板斧极电猛砍，“砰”的便将巴子龙的“飞虎鞭”砍成两段而使得巴子龙暴退七步几乎跌坐地上——

“铁算盘”官永斜身扑进，十二粒算盘子儿未等白鹰起身便迎着打去——

一声尖叫配合着官永的咒骂，只见白鹰披头散发，鲜血满面，有两颗算盘子儿正牢牢的嵌在他的双瞳，成了一对可怕的假眼——

白鹰，他双手握斧，左抡右砍，前劈后斩，口中厉烈的狂叫吼骂：

“来吧！看你们哪个王八操的有本事割去老子这项上人头！杀！杀！”

“咚”的一声白鹰一头撞上路旁一棵大枫树，他双足左右交替连旋不停——

巴子龙的丈五“飞虎鞭”被砍断五尺，这时他觑准敌人双足

不稳，“唵”的一鞭打去，“嘭”的一声打得白鹰抛斧旋身跌在三丈外！

白鹰挺身未起，而官永的铁算盘已“叭”的砸上白鹰后脑勺，“冬”的一声，白鹰那尽是鲜血的头颅，有碎骨肉丝合成的物体溅向四周！

已经同“追魂老六”君不豪杀到坡上的枫林深处，“笑罗刹”凤依依听得坡侧面的官道上传来的声声惨叫，心中既惊且急。

太熟悉了，因为“秦川四煞”的声音对她而言，即使是哪一个叫出来的，她也十分清楚。

现在，她琢磨着，大概只余下路万里一人了吧！

强压着心头的急躁与不安，凤依依在闪展腾挪中还故意把她那诱死人不尝命的身段连连的扭动着，以清脆美妙的鼻音道：

“君不豪，若论做人，凤大姐自不比你差分毫……”

子母剑交互迎击，君不豪道：

“娘的，刀口子底下认起干亲了，如是真想套交情，君不豪也得认清你这个浪货的恶毒之心才论交！”

凤依依“咯”的一笑，道：

“我恶？我毒？我是人尽可夫？其实，我只不过是把我这女人之身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不辜负上苍生我为女人罢了，这有什么不好的？”

君不豪冷笑的对一旁的陶勇道：

“老陶，你听听，天下女人要都是她这种想法，我的妈，男人只怕全得躲起来了！”

蓄势待发的陶勇骂道：

“真不要脸！”

娇媚的一笑，凤依依道：

“不是姑奶奶不要脸，而是你们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我有情就叫不在脸？我杀人嘛，你们又把我叫成了罗刹，唉！做人可就难了……”

子母剑便在凤依依的语言中仍怒劈而上，正迎着空中下击的一双青月刀，好刺耳的连声金铁撞击声，双方倏合又分——

陶勇已挥动铁沙掌，叫道：

“二当家，别同她再磨菇下去了，我二人合击！”

“呼呼”劲风，铁沙掌运足十二成功力，陶勇已逼上了正在喘息的风依依！

青月刀连劈连削，凤依依尖声骂道：

“君不豪，你好不要脸，两个对付我一个呀！”

君不豪笑道：

“两个你就吃不消了？”

红面大胖子陶勇是个烈性子，但闻言也一声笑，道：

“吃不消你也要忍着点，哈……”

凤依依趋身躲过十三掌，腾身而起直扑侧面的君不豪，青月刀空中已交互劈出三十八刀，沉声道：

“姑奶奶就是喜欢你，我们一齐上路吧！”

“追魂老六”君不豪见凤依依空中竟然是个大敞门架式，她的青月刀平举在两侧而刀尖向内弯，光景是老娘这身细皮白肉随君捡，断气不定是谁先了！

原地一个跟斗前翻，君不豪头下足上，右手长剑向下猛扫，人已自凤依依的头上三尺处越过！

“笑罗刹”凤依依总以为君不豪会向她正面下手，不料君不

豪竟然不上她的当，等到头上剑芒电闪而到，凤依依拼命举起双刀上迎——

君不豪就是在等她这一招，哈哈一笑，左手短剑已送上凤依依的背上面！

反应可真够快的——

“黑虎寨”的这位二当家果然有其一定的能耐，就在君不豪的短剑入肉不及半寸，她已怒箭般的一蹴而前，以同样的快速，把君不豪的穿背一剑让过——

其实，君不豪是不会杀她的，因为君不豪打定主意要活捉她，胜小玲的希望全在她的身上了！

夹着背上鲜血与刺痛，凤依依前冲之势尚未拿桩站稳，突然眼前人影倏晃，高大肥胖的陶勇一掌击中她的右肩头，“当”的便把一把青月刀打落在地——

凤依依冷哼一声，左手青月刀已电掣般送向右侧的“鬼使”陶勇——

塌腰弓身，陶勇躲过开肠破肚的一刀，左手不自主的去拍凤依依的青月刀，却不料刁钻恶毒的凤依依刀身一旋，陶勇大叫一声拼力暴退……

抖着几乎被青月刀切断的左掌，陶勇口中“嘶嘶”怪叫着大骂，道：

“好恶毒的臭女人，老子饶不了你！”

“追魂老六”君不豪跃近陶勇，忽问道：

“老陶，你的伤……”

陶勇道：

“几乎断掌！”

君不豪已高声叫道：

“任副堂主！”

“花豹子”任三成站在倒地的枫树干上应道：

“属下在！”

君不豪已在坡上枫林中叫道：

“快取伤药给陶堂主包扎！”

任三成骂道：

“臭娘们，她该死！”边骂，边往坡上扑去——

凤依依右肩头的一掌着实不轻，一条右臂成了她的累赘，背上尚在淌血，但她见陶勇痛得满头大汗，知道手足连心痛，俏脸上浮现出一抹阴鸷又得意的表情，仰望向天空，日头变得小了，但日光却变得炽热，热得她想尽快的喝上几碗凉水——

怦怦的心跳，涔涔的汗湿，气吁吁而又有些迷朦朦，凤依依左手青月刀仍平举在胸前……

把陶勇交在任三成手上，君不豪双手握剑，一步步向凤依依逼近……

他双目喷火……

当然那是心火，但心火往往比之真火还怕人……

凤依依一生中怕过谁来？但她现在望着君不豪的双目，那种厉如花豹子的双目，她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暗哑道：

“君不豪，你想吃人？你那种眼神姑奶奶见的多了！”

君不豪牙缝中挤出几个字，道：

“我在想如何剁了你！”

凤依依道：

“你敢！”

君不豪鼻尖耸动的道：

“马上你就知道！”

子母剑上下交替抡旋，但尚未及杀上凤依依，却不料在倒退中的凤依依一跤倒坐在坡上——

她忿然的掷出手中青月刀，尖声叫道：

“杀吧，姑奶奶认了！”

长剑剑头点上凤依依的眉心，君不豪冷冷道：

“这一剑我要挖出你的眼珠子，算你识时务见机的早，没得把你弄成个独眼婆！”

头一偏，“笑罗刹”凤依依收起她那喜怒俏骂的神态，高声对下面叫道：

“路万路，别再杀了！”

正在浴血奋战的路万里，如今背上面上腿上全是条条血口子，衣衫全破鲜血染湿，但他仍然负伤顽抗，凶残的把一把鬼头刀舞得风雨不透——

现在，他在听了凤依依的语声，便立刻跃退三丈，双手抱刀站定，雷公嘴已翘得变了形！

“追魂老六”君不豪遂高声叫道：

“熊霸！”

守在另一端的“黑牛”熊霸高声应道：

“属下在！”

君不豪道：

“拿绳子来拴人！”

高亢的应着，熊霸叫吼道：

“看你们杀得可真过瘾，我熊霸急的直跳脚！”

提着一根绳子,熊霸到了君不豪面前,见凤依依仰头坐在地上,哈哈一笑,道:

“来吧!上了绑我扛你走路!”

凤依依回头怒视君不豪,道:

“要去哪里,姑奶奶跟你去,何用绳子拴?”

剑尖仍点在凤依依的眉心上,君不豪笑笑,道:

“就委屈你吧,别忘了这也是公事!”

熊霸可不是怜香惜玉人,他更不管凤依依背上剑伤与右肩难抬,绳子先往凤依依的头上套,然后就去抓她双臂,一声“啊!”凤依依痛得双目见泪……

呵呵一笑,君不豪道:

“对不住,对不住,我倒是忘了你已右肩受伤!”

边收起长剑,君不豪对熊霸道:“只拴左臂,右臂就免了!”

熊霸道:

“也叫她尝尝痛滋味!”

枫树坡下面,张召、石敢等全守在“飞鹞子”路万里四周,君不豪当先走下山坡,后面,陶勇托着受伤左掌滴着汗珠子边走边骂……

“笑罗刹”凤依依垂着右臂,左臂被绳子缠在腰上,脖子上套的绳圈几乎叫她难以呼吸——

就在山道上,凤依依望着地上血泊里的石厚、丁泰、白魔三人,冷冷的面无表情——

路万里一冲上前,几乎是呜咽的扑向凤依依,道:

“属下不服啊!”

脸上表情狰狞的冷冷一现,凤依依道:

“能狼难抵众犬，我们了！”

君不豪已仰天哈哈大笑起来……

## 第十六章

疾伸右手扣住路万里右腕门，“追魂老六”君不豪夺下鬼头刀，沉声道：

“这家伙你已用不到了！”

高高的颧骨更见峭瘦，“飞鹞子”路万里跺着脚，道：

“你想怎么样消遣老子？”

君不豪道：

“没那个兴头！”

“花豹子”任三成提了根绳子，道：

“二当家，可要上绑绳？”

君不豪摇摇手，道：

“用不到！”

路万里吼骂道：

“杀刚悉听尊便，别他娘在路大爷面前示惠！”

淡淡一笑，君不豪道：

“照理，你该感谢我才是，你想想，往后你们的凤二寨主就由你一人侍候了……”

路万里怒骂道：

“你娘的——”

抖手一个大嘴巴子打得路万里七荤八素的几乎倒下，熊霸沉声骂道：

“对二当家不敬，你找死！”

君不豪伸手一拦，道：

“退下！”

熊霸指着路万里，道：

“这小子贱！”

君不豪笑笑，道：

“别说了，我还得借他尊口向铁石心那老小子传句话，指望他能把我的话一字不漏的送进姓铁的耳朵里！”

路万里口吐血水，鹰目直逼君不豪吼道：

“老子不干！”

君不豪道：

“你非干不成！”

仰天一声鼻笑，路万里道：

“死都不悔，你还能把老子怎样？”

轻松一笑，君不豪道：

“不错，君某眼中你的命不比狗命多值一文，但你会不为你的主子着想吧？”

“笑罗刹”凤依依俏脸上罩着一层云雾，冷冷道：

“路万里，照他的话去做！既然认栽，我们就认栽到底，记住，日头还会自东边出来的！”

君不豪一笑，道：

“那就有劳你老兄给姓铁的带句话，他若还顾及他的老相好，还念那么当年一段情，他就该以胜小玲来换回他的二寨主，五日为期，我会在‘大羊坡’候教，过时不到，我会把他的二寨主人头奉送上黑虎寨！”他一顿，又道：“日期从今日正午算起，叫姓铁的别把时辰算错了，那可由他负责！”

拉过一骑马，路万里刚骑上去，那边，凤依依已尖声大叫，道：

“你等等！”

马上，路万里道：

“二当家有话带回？”

凤依依道：

“把你那三个老弟尸体驮回黑虎寨，总不能眼看着他们暴尸荒坡！”

君不豪笑笑，道：

“人死情意重，我不反对把他三人尸体带走！”

直等到路万里拉着三匹驮尸的马走远，君不豪这才示意“花豹子”任三成，道：

“这娘们的一双媚眼勾魂摄魄，你就把它蒙上吧！”

于是，十二骑变成十三骑，绕道直往十里沼驰去！

就在距离十里沼不远的山岗上，君不豪向“鬼使”陶勇、“大狗熊”阿万二人低声道：

“陶堂主，你同阿万二人速回白马镇去，那边各地分堂也该聚集得差不多了！”

陶勇道：

“二当家是担心我的左掌？”

君不豪道：

“你同阿万二人的伤必须尽早疗治，我预期不会太久，必有大战！”

阿万道：

“二当家，属下挺得住！”

摇摇头，君不豪道：

“三五日绝难复元，快把高威、包公度、李淦三人调来，五日后我还真担心大羊坡那面姓铁的玩诈！”

陶勇想了一下，道：

“二当家，如果白马镇那面弟兄们有意前来……”

君不豪道：

“不必，目前尽量叫大伙歇着，等我救回小姐再做道理！”

于是，陶勇与阿万未再驰入十里沼，拨马往西北，直驰三百里外的白马镇而去！

枫叶坡距离泰山镇没多远，但路万里带着一身刀伤拉着三匹驮着他兄弟尸体的马，可并未进泰山镇，更何况泰山镇内的“褚家油坊”已化为灰烬！

绕道，路万里赶回泰山泰以西五十多里处的唐山，那已是日偏西了！

消息就在路万里被人架着走向山谷中的吊桥时候便传进了大寨的聚义厅上——

这时候也正是铁石心提着一根皮鞭子从后寨石牢里修理段姬儿刚毕！

就在聚义厅前面，铁石心见“百窍通”水火匆匆走出来，那种惊怒模样还真令铁石心一怔——

水火走近铁石心，低沉的道：

“当家的，凤姐姐中了姓君的道，被活捉了！”

铁石心双目喷火的道：

“听谁说的？”

水火指向谷口，道：

“一连两个坏消息，路万里带伤回来了！”

铁石心忿怒得面上肌肉扭曲，重重的“哼”了一声，道：

“我们所设下的计策总是比姓君的小子慢半步，光是我们派出人马接收‘百灵堡’原有的三州七县十八分堂，等到赶去便一个人毛也见不着，而我们——”

“百窍通”水火道：

“当家的，姓君的小子化明为暗，如不及时妥筹对策，把姓君的及时揪出来，只怕往后我们的损失更大！”

铁石心沉声道：

“路万里呢，把他找来！”

已经是掌灯时分，就在聚义厅上，当着“黑虎寨”的几个核心人物，路万里把枫林坡一战，仔细的说了一遍……

半晌，坐在铁石心左面的“百窍通”水火闭着双目不吭上半声——

“飞天虎”铁石心一拍桌子指着下首坐着的路万里，道：

“我问你‘泰山镇’褚家油坊又是怎么回事？”

路万里沉声应道：

“听说也是姓君那王八蛋干的！”

铁石心怒道：

“我知道是姓君的干的，我在问你们知道褚家油坊被烧，为何不进泰山镇去，反倒是往东而去？干什么？”

路万里当然不会说是凤依依半夜会褚天彪那码子事，他略一思忖，当即道：

“五更天二当家得知姓君的烧了我们油坊，知道再去油坊无益，为了及时赶着追上姓君的，经过二当家研判才决定往东追

去，哪会想到姓君的设下陷阱！”

铁石心双目厉芒逼视着路万里，道：

“姓君的说在大羊坡换人，可有什么约定？”

摇摇头，路万里道：

“没细说，但日期敲定五天，从今日正午算起！”

突的，“百窍通”睁开双目冷笑，道：

“我们如约前往！”

铁石心沉声道：

“你说什么？”

水火道：

“照姓君的所说，换人！”

铁石心怒道：

“那比杀了少朋还叫他难过！”

水火道：

“总不能不管二当家吧！”

铁石心再指着那张刚换的桌面，道：

“可以另想他法，胜小玲绝不能再放他走出‘黑虎寨’，这一点是我强调的！”

面皮一紧，但旋即一缓，水火对下面坐的路万里，道：

“老路，我们都知道你们‘秦川四煞’对凤姐的忠心，如今凤姐被人掳去，你又失去三个好兄弟且又是带着一身刀伤，就先下去治伤吧，等有了决定再告诉你！”

路万里起身抱拳，道：

“当家的，路万里这身伤还死不了，大羊坡可不能少我一份！”说完，施礼便退出大厅——

望着路万里走去，水火对铁石心道：

“秦川四煞桀骜不驯，就是被二当家吃得死脱！”

一旁的“人面蛛心”佟老古冷冷道：

“一物降一物，酸浆降豆腐！”

其实在座诸位全知道凤依依同秦川四煞的暗盘，不过认真说来，凤依依的第一位入幕之宾还是铁石心，但自铁石心当年把段姬儿弄到石牢未获得段姬儿的心以后，没多久便又有了另外女人，这女人便是铁少朋的母亲夏之荷！

现在，“百窍通”水火向铁石心缓缓的道：

“眼前形势，我们非照姓君的话去做不可！”

连巴少雄也怒吼，道：

“为什么？”

水火道：

“一方面为二当家，当然更为了我们设在外地的几个分舵，虽然我们从‘百灵堡’掠回来的财物，对于这点损失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别忘了他还会给我们继续制造麻烦，甚至越来越厉害！”

铁石心道：

“所以我们要及早做了这姓君的王八蛋！”

水火一笑，道：

“要收拾姓君的，可能就在大羊坡了！”

铁石心急问，道：

“快说，你可是已经有了定夺？”

“百窍通”水火点头，道：

“有，但先决条件得看少寨主答不答应‘借’胜小玲！”

铁石心怔怔的道：

“什么叫‘借’？”

水火道：

“带胜小玲上大羊坡，完了再把她一根汗毛也不少的奉还给少寨主！”

铁石心道：

“可有把握？”

水火点点头，道：

“十之九九！”

连不太说话的二把头“飞刀”齐步前也急急的问：

“快说来听听！”

“百窍通”水火立刻站起来缓缓的说出他的计谋……

三把头“双胆”李杰听罢，笑道：

“确是妙计，等到那日，何不就由仇心良跟了去！”

铁石心道：

“要那丑怪去干什么？”

“双胆”李杰笑道：

“再一次考验姓仇的，他若与‘百灵堡’一伙，便一定会与胜小玲一齐逃去！”

铁石心道：

“不是已经证明仇心良确是个猎户吗？”

李杰嘿嘿一笑，道：

“如果他真是猎户，他还是会回来的！”

点点头，水火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不画骨，这几日我也曾暗中对

姓仇的观察，只是他一天难得开口说上一句话，只有那双烂皮眼神，怎会看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一掌拍在桌面上，铁石心对水火道：

“人马如何分派就由你去安排，只一点我可得对你说明白，胜小玲必须平安的回来！”

水火笑道：

“当然，至于如何向少寨主借人，全看当家的了！”

就在当晚二更前，铁石心意外的来到后寨的石牢外面，因为他知道每天儿子在睡前总会来到石牢探望胜小玲，犹如他之当年对段姬儿是一般光景。

这种日子才开始没多久，也正是儿子在兴头上，如要对胜小玲由爱转变成恨，只怕也得等上三几年了！

果然，儿子正坐在石牢内的铁栅外面，没开口说话，一切是那么平静……

仇心良站在儿子身边垂手而立，脸上那凹凸不平的疤痕，让人永远也认不出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胜小玲，那个勾走儿子阴魂的俏女子，却神情黯然的坐在里面的木床上，仍然是闷声不吭的面向里面！

大步走进石牢，铁石心沉声道：

“少朋！”

痴痴的坐在椅子上的铁少朋有些憔悴，尖而长的脸型更见消瘦，他双目失神的站起来，道：

“爹！”

铁石心冷冷的望了中间牢内的段姬儿一眼，哼一声，就在儿子面前站定，道：

“女人！哼，你爹可把她们看透了！”说着伸手指向段姬儿又道：

“你可知道，那臭女人当年就比这胜小玲还长的可人，可是现在你过去看看，她同个捞窝的母狗一样，有他妈什么了不起的？”

铁少朋低声道：

“她不该拒绝爹对她的一番痴情！”

铁石心咬咬牙，道：

“所以爹要她尝尽痛苦，包括精神与肉体上的……”

望望铁栅内的胜小玲，铁少胆道：

“希望小玲妹别走上段姬儿的路！”

铁石心顿了顿，对身后的仇心良道：

“你先出去！”

躬身施礼，仇心良缓缓走出石牢外——

铁石心这才对儿子道：

“你凤姨被姓君的掳去了！”

铁少朋道：

“怎么会呢，凭凤姨的本事，她不可能被擒，何况她身边尚有路万里四人……”

铁石心道：

“是路万里带伤回来说的，姓君的撂下话来，五日后在大羊坡换人，过时不候，姓君的准会把你凤姨的人头送来，少朋，你以为……”

铁少朋怒道：

“不，我不答应！”

铁石心嘿嘿一笑，道：

“老子英雄儿好汉，不错，你是会拒绝，因为你是我铁石心的儿子，你有父风，当然我的那点毛病你必然也有，得不到我们就毁了他！”

铁石心的话果真令栅内的胜小玲吃了一惊，她缓缓的回过头来望着这一对狠心的父子……

铁少朋道：

“爹，你看她回过头来了！”

铁石心冷冷的道：

“还真像当年的段姬儿！”

铁少朋道：

“是谁答应要把胜小玲送上大羊坡？我绝不答应！”

铁石心拉下脸来沉声道：

“只是以她为饵，当然，这个饵最后还是完好无缺的重回这石牢的！”

铁少朋咆哮起来，道：

“可是水火的主意？”

铁石心寒着脸，道：

“也是爹同意了的！”

铁少朋吼道：

“为什么不问问我？”

叹了口气，铁石心道：

“水火的主意很好，为了能一网打尽‘百灵堡’余孽，更为了换回你风姨，所以我同意水火的主意，孩子，你必须忍痛让胜小玲走一趟大羊坡！”

铁栅内，胜小玲闻得铁石心的话一弹而起，她尖声叫道：

“我不去，姓铁的，你们父子全不是东西，阴险狠毒无所不用其极，你们想在大羊坡坑陷我君叔他们，休想！”

冷冷一笑，铁石心道：

“你已失去女人的娇柔，变得宛如一头凶狠的野猫！”

铁少朋忙近铁栅边，道：

“小玲，小玲，你别急，我不答应就是了！”

胜小玲怒道：

“你最好别答应，否则我一头撞死！”

嘿嘿一笑，铁石心道：

“再说吧，还有四天半呢！”说完，他拍拍儿子的肩头大步走出石牢。

仇心良就在铁石心走后又回到石牢内，直到二更天铁少朋也走后，他仍是未说一句话——

日子是在焦灼、无聊与忧戚中一天天的度过，直到四天后，也就是大羊坡“换人”的前一天，“黑虎寨”后寨的石牢门口，仇心良伸头贴着大铁栅门向外面好一阵探望——

突然，对面不远的大亭内有人喝叫：

“老仇！你在看什么？”

仇心良忙应道：

“已经是二更天了吧，兄弟！”

亭内那人喝叱道：

“睡吧，天一亮有你忙的！”

仇心良回到洞里面，他人躺在板床上，蚊蝇似的细声而清晰的送进胜小玲的耳朵里：

“小玲，你睡了吗？”

胜小玲猛的撑起上身，惊异的望向铁栅外面——

“小玲，别出声，更别大惊小怪！”

声音入耳便知是老爹胜英的，这种聚音成丝，丝丝扣心的内力传音功，对于胜小玲绝不陌生——

胜小玲已站起身来了，但那细声又入耳，道：

“睡下来，听我说话就成了！”

激动的心情令胜小玲双目滚泪，她双手紧紧捂着嘴巴，真担心自己会呼出来——

于是，那声音又传入耳中，道：

“天明你就跟他们去大羊坡，我相信你君二叔绝对会有办法救你！”

胜小玲仰头欲开口，但那声音又传过来，道：

“别开口说话，睡吧！”

装满了一肚皮疑问，胜小玲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朦朦睡去，却就在这时候，石牢外面有了响动，洞口那儿臂粗的大铁栅门被人拉开！

里面，仇心良已迎上前，从灰朦朦中望去，见是“黑虎寨”总管“人面蛛心”佟老古！

沉声冷淡的，佟老古对仇心良道：

“老仇，是寨主的意思，要你今日辛苦一趟了！”

仇心良点着火，道：

“辛苦一趟？”

佟老古嘿嘿又一声冷笑，道：

“难道你不想出外去走动走动？”

仇心良摇摇头，道：

“出去必然饱受他人讥笑，倒不如住在这儿心平气和的苟延残喘余生！”

佟老古点点头，道：

“倒是实情，不过今日寨主吩咐，弄块布把你那张破烂面孔遮起来，陪着胜小玲走一趟大羊坡！”

仇心良心中一动，道：

“去大羊坡？”

佟老古已站在胜小玲的那间石牢外面，笑笑道：

“去过大羊坡，如果一切顺当，回来你就不必再每日同个死囚般耽在这石牢了！”

仇心良摇头，道：

“我倒觉得这工作很适合我！”

佟老古将石牢内的栅门打开来，哈哈笑道，佟老古已站在胜小玲床前面，道：

“寨主不放心，还真怕你一头撞死，所以就派我老佟亲来侍候，胜姑娘，你该不会替我老佟制造麻烦吧？”

缓缓站起身来，胜小玲怒道：

“你要干什么？”

一声哈哈，佟老古道：

“没什么，寨主是要你去一趟大羊坡，你放心，没人会伤得你半根汗毛！”

胜小玲冷道：

“铁少朋的胳膊腿细，终还是扭不过他老子，哼！”

佟老古摇着头，道：

“少寨主昨晚一醉，只怕得睡上个一两天了！”

胜小玲望着站在铁栅外面的仇心良，她内心有着冲动，光景是真想听仇心良自承是爹，虽然，她几乎已可判定仇心良就是她爹——胜英，但她却渴望着……

没动，胜小玲的眼神令佟老古一惊，道：

“你不去？”

猛的抬起头，胜小玲道：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说着伸出双手，道：“你上镣铐吧！”

佟老古大为安慰的道：

“只你这句话，佟老古便放心了！”

佟老古已把胜小玲反手绑起来，回头见仇心良还站在栅门，立刻喝道：

“老仇，你还不快把你那脸蒙起来，谷口那面人已出动了，你还在泡什么蘑菇！”

仇心良不多言语，立刻自腰间抽出一条布巾把脸蒙起来，跟在佟老古与胜小玲身后往外面走。

“唿”的一声响，中间那铁栅门人影一闪，段姬儿双手握住铁栅，急切的道：

“你们……”

她话未说完，佟老古隔着铁栅捣去一拳，骂道：

“娘的，没你的事！”

形势似乎在蜕变，是好是坏谁也难以预料，但毕竟处境是困窘，“百灵堡”的被毁，弟兄们的血仇，眼前是吉是凶……这一切尽在折磨着一个人的心，而这个人却在咬牙苦撑着，他既不皱眉，更没有长吁短叹，因为他在等待，等待着时机的来临……

而且，他相信这一天会来的……

马匹已在谷中广场上备妥，佟老古扶着胜小玲上马，仇心良也骑马等在一旁！

聚义厅那面，铁石心大步走来，他望着马上胜小玲，道：

“骑马出外遛遛不也是很好？”

胜小玲头一偏冷冷的一哼！

仰天一声哈哈，铁石心猛的回身，道：

“路万里，你选的十二名弟兄全准备好了？”

路万里立刻施礼，道：

“已在谷口等着上路了！”

铁石心点点头，道：

“很好，等见了二当家以后，你们直接回山寨，别的事就甭管了！”

“飞鹞子”路万里道：

“如二当家伤势不重，属下愿跟随二当家兜上去！”

“飞天虎”铁石心冷沉的摇摇头，道：

“用不到，你们只管回来！”

这时仇心良上前施礼，道：

“启禀寨主，用不到属下也赶去吧？”

铁石心道：

“整天关在石牢里也该出去透透气了！”

仇心良不敢多言，只得垂下头来……

佟老古对路万里道：

“出了谷可得快马赶，正午时分应可赶到大羊坡，这条路你可是很熟悉吧？”

路万里点点头，对铁石心施礼，道：

“属下上路了！”

摆摆手，铁石心道：

“你去吧！”

就在谷外面，十二名青色劲装蒙面大汉，个个精神抖擞，满身是劲的站在自己的马前面，十二个大汉中，有八人背插钢刀，四个人手持青铜棍，见路万里与仇心良，胜小玲三骑自那斜坡的吊桥上驰过来，十二人便立刻上马，就在路万里大手一挥之下，十五骑马已往谷外的官道上风驰电掣般奔去！

大羊坡在唐山西南面，这地方距离唐山八十五里远，虽说也是在“黑虎寨”的势力范围内，但这地方十分荒凉，附近二十里内连个住家也没有，一条小路，那还是入山打猎砍柴人踩出来的。

大羊坡的由来，听砍柴人传言，当年有人看到山上有个羊洞，一天这儿来了一群狼，老母羊奋不顾身的把群狼诱开，母羊拼命的往外跑，群狼便立刻追去，母羊终于被群狼撕食掉，但洞中的小羊羔却逃过狼！

听起来有些凄惨，但打柴人都言之凿凿，于是这儿便被人称做“大羊坡”！

现在，胜小玲还真有些像羊羔，只是她尚不敢肯定……悬岩峭壁，荒草蔓径，一条小山溪正发出“哗啦啦”清脆声音，山风吹来，掀起胜小玲的衣角，她却不时望向屹立在三丈外的仇心良，因为她实在想听仇心良再开口说上一句话。

然而，仇心良没有，他甚至连多看一眼胜小玲也没有的低着头。

附近，“飞鹞子”路万里与十二名青色劲装大汉，一个个历烈的站在一处陡崖下面，路万里不时望望头顶上的烈日而露出焦灼与不耐烦！

就在这时候，远处飞砂飘扬，一骑快马疾驰而到了大羊坡下面，这人抛蹬离鞍，飞一般的扑到路万里面前，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路万里当然认识此人，咬咬牙，骂道：

“娘的老皮，为何一人前来？”

这人并不多言，走向胜小玲，施礼道：

“小姐，属下青龙集第一分堂副堂主任三成，给小姐请安！”

胜小玲急急的道：

“你们上当了！”

“花豹子”任三成笑道：

“事情未了，还不知道谁上当！”

路万里已怒道：

“姓任的，我们二当家的呢？”

任三成冷笑道：

“你猴急什么，天没黑你就等不及的要同她上炕？”

路万里怒骂道：

“小心老子碎了你！”

任三成挺胸而上的道：

“凭你，什么东西！”

仇心良错步上前，道：

“大家言明在此换人，这事也是你们提的，怎可说了不算数？”

“花豹子”任三成怒哼一声，骂道：

“王八操，你又是谁？”

仇心良沉声道：

“黑虎寨仇心良！”

任三成双眉一紧，道：

“妈的，没听说过你这号人物！”

仇心良道：

“现在你听说了！”

路万里冲近任三成面前，骂道：

“你们究竟要怎么样？”

淡淡一笑，任三成道：

“我们要先看清楚是否来的是我们小姐！”

路万里大怒，道：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呸！”任三成骂道，“我操，你们是君子？”他喘了一口大气，  
接着道：“老子们与虎狼打交道，总也得防着被虎狼噬，你候着，我  
这就回去传话，没多久你就会见着你那既是你的上司，又是你棉  
被中儿的风依依了，哈……”

任三成也不管身后路万里臭骂，他却一路跃下山崖拍马疾  
驰而去！

等待总是一件令人烦躁的事，大羊坡上的路万里便是这样，  
虽然他们只等了半个时辰。

远处，怒马狂奔，尘土飞扬，一彪人马直扑向大羊坡而来，  
从人数上看，整整来了十三骑！

大羊坡下面，这些骑马的翻身下马，立刻便往山上冲过来，

为首的，不错，正是“追魂老六”君不豪！

跟在君不豪后面的是腰上插着短银枪的“白马将军”高威、“快刀”包公度、“大刨牙”李淦、“银刀”戈清松、“铁汉”张召、“判官”苗强、“飞虎鞭”巴子龙、“飞花公子”白文定！

另外，“黑牛”熊霸与“花豹子”任三成二人押着面上罩了个面巾的“笑罗刹”凤依依！

路万里腾身而起，口中尖叫，道：

“是二当家？”

已经上得山崖下面的这片高台上，一手抓着绳索的熊霸吼道：

“包管错不了！”

前面，君不豪伸手一拦，道：

“急什么？”

路万里怒指胜小玲，吼道：

“王八蛋，你该看清楚我们是如何对待她吧，而你们竟然如此恶劣的对付我们二当家！”

君不豪一笑，道：

“姓路的，你放心，凤依依她身子骨软中带硬，养上个十天半月保准没事！”

说着，他缓步走近胜小玲，低声又道：“孩子，他们对你可好？”

胜小玲焦灼的望着仇心良，但君不豪未体会出她内心的痛苦，又笑笑，道：

“噩梦已醒，风暴已过，小玲，我们走！”

路万里也走近蒙头的凤依依，怒对熊霸道：

“解开绳索，娘的！”

熊霸见那面胜小玲已泪眼婆娑的跟在君不豪一侧走来，这才笑着解开绳索。

路万里伸手拉开蒙在凤依依头上的面巾，不由一惊，只见凤依依面如白蜡，嘴唇泛乌，宛似老了十年，她那双眯眼上眼皮下垂，俏鼻头上还有着汗水，喘息着，凤依依闭了一阵眼，才睁开来，她银牙“咯咯”响的指着君不豪大骂，道：

“君不豪，你可千万别落在姑奶奶的手里！”

君不豪笑，笑，道：

“我会小心！”

凤依依突的“哎呀”一声，路万里忙上前，道：

“二当家，你的伤……”

凤依依道：

“还好，脸上的伤破点皮，只是背上中的一剑，姓君的这几天不理不睬任我受活罪，他他，他真不是东西！”

路万里原指望凤依依养息几日身子会好过来，然后配合“百窍通”水火所设下的计谋从后面兜上，一举歼灭君不豪等人，不料眼前这种情势，只有先护送凤依依回唐山了！

已经跟着君不豪走下山坡那座石台，胜小玲突的回头往仇心良身前扑去——

仇心良原是低头望着地上，他连君不豪几人也不去多看一眼，这时见胜小玲向自己扑来，立刻一声大喝便腾身而起，一把扣住胜小玲手腕，喝道：

“路爷，难道真的要放他走人？”

路万里一愣，道：

“你……”

胜小玲想开口，但仇心良早吼叫道：

“如真放了胜小玲，山寨主向我们要人怎么办？”

胜小玲目露迷惘，而君不豪已扑到仇心良身侧，他怒极的暴伸五指抓向仇心良的面巾，喝道：

“撒手！”

仇心良塌肩横移，旋身踢出三腿，便在他的推送中，胜小玲已撞入君不豪的怀里——

熊霸等已拔出兵刃要拼命了！

君不豪厉叫一声，道：

“我们走！”当先拉着胜小玲往山下冲去！

双手叉腰，路万里怒叱仇心良，道：

“小子，你差一点坏了三寨主的大事！”

仇心良惶恐的道：

“小的受山寨主交待，如果不见胜小玲他必杀我，这可怎么办！”

忽地，十二名大汉中间，一人大步走出来，边仰天哈哈大笑的掀下面上红面巾——

仇心良猛的一惊望过去，心中不由得“噗嗵”一声狂跳起来，这笑声他清楚，不过此时听来倍感吃惊——

仇心良绝对想不到会是他，而这个人正是同自己躺在一个炕上养伤逾月的“双胆”李杰！

走近仇心良，李杰拍着仇心良肩头，笑道：

“老仇，你对山寨主的忠心，又得到另一次证明，对你，我现在已放心了！”

仇心良怔怔的道：

“原来二把头也来了！”

李杰点点头，立刻走到凤依依面前抱拳，道：

“二当家，属下李杰接你来了！”

凤依依喘息的道：

“我们回唐山，我得好生合计合计活捉姓君的！”

哈哈一笑，李杰道：

“用不到合计，姓君的逃不了的！”

凤依依精神一振，道：

“怎么说？”

回头望望山下远去的君不豪等一行，李杰道：

“禀二当家，三寨主已与大把头、二把头率领着一批兄弟们堵在半道上了，一张易进不易出的网正等着他们呢，哈……”

仇心良的头更低了——

而凤依依却点点头，道：

“好！不愧叫‘百窍通’，我们回唐山！”

不料李杰却笑对凤依依道：

“二当家先走一步！”

路万里扶着凤依依往山下走，闻言回头，道：

“你不回去？”

李杰笑道：

“我得迎上去，多少也可以帮三寨主个小忙！”

凤依依道：

“路万里也去吧！”

李杰摇手，道：

“老路伤未全好，再说还用不到去那么多人！”

一边，仇心良道：

“我陪三把头，如何？”

李杰点点头，笑道：

“刚才见你露了一手还真不赖！”

仇心良道：

“属下怕少寨主向我要人呀！”

李杰笑笑，道：

“没你的事，放心吧！”

于是，仇心良真的跟李杰走了！

## 第十七章

“追魂老六”君不豪率领着高威等十二名正副堂主护着胜小玲飞马直驰而去，他们刚刚绕过一个大山脚，荒林中突然迎过来两匹快马，马上一男一女，男的是个中年光面大汉，双眉入鬓，双目炯然，四方大口上面悬着个胆鼻，一身银色紧身衣衫，马鞍上挂着一柄长剑，那女的三十来岁，容颜秀丽，皮肤白皙，星目晶莹，马鞍上也挂着一柄长剑——

“追魂老六”君不豪举手停下马来，对面女子笑道：

“小玲，还认得戚大嫂？”

马上的胜小玲双眸一闪，几乎落泪的道：

“戚大嫂，戚大哥，你们也来了？”

君不豪立刻对姓戚的夫妇二人、道：

“快，有什么话以后再说！”

女子立刻解下自己灰色披风替胜小玲披在肩上，道：

“快跟二当家先走，回白马镇上再说吧！”

胜小玲望望君不豪，道：

“二叔，这是怎么回事？”

君不豪道：

“许多话一时无法说起，等回到白马镇以后再说了！”

白马将军高威点点头，道：

“戚堂主，我们走吧！”

一声招呼，高威便率领十位正副堂主怒马朝来路上疾驰而

去——

“追魂老六”君不豪对胜小玲道：

“跟着二叔，我们往大羊坡另一面走！”

胜小玲正欲拨转马头，远处听得马蹄声响，君不豪立刻低叫道：

“快躲起来！”

就在二人刚刚掩在一片浓林，从大羊坡那面，两骑跑得可真够快，刹时已自二人附近冲过——

隐身在林中的胜小玲几乎呼叫出声，她指着驰去的二人对君不豪，道：

“二叔，那个人……”

君不豪道：

“大羊坡上抓住你的那人，是吧！我已经看见了！”

胜小玲道：

“我怀疑他是我爹！”

冷冷一笑，君不豪道：

“如果是你爹，他就不会抓你了，再说，他真的是老堡主，这种机会他岂能错过？”

胜小玲急又道：

“可是他昨日曾以传音入密功夫告诉我一些事情，不知今日为何他会……”

哈哈一笑，君不豪道：

“小玲，你大概思念老堡主心切吧！”

胜小玲道：

“可是我明明……”

君不豪当先驰出树林，道：

“走吧，我送你回白马镇刁家骡马店去，这里不宜久留！”说罢遥指前面荒径又道：“从荒径绕过大羊坡后，那儿我曾查看过尚能骑马，走路可就要慢多了！”

胜小玲遥望过去，见高山入云，白云浩渺，层峦叠嶂，十分险峻，不由皱眉，道：

“二叔，好像无路可走嘛！”

君不豪道：

“两日前二叔已走过一次，我料定‘黑虎寨’咽不下这口气，必定有阴谋，所以我把戚敬业夫妻二人暗中隐藏起来，只等你离开大羊坡，立刻由于萍萍扮成你的模样而引开追兵或敌人设在暗中的眼线，二叔便可顺利先把你送回白马镇了！”

于萍萍就是戚敬业的夫人。

感激的想落泪，胜小玲道：

“只是苦了二叔同各位弟兄们了！”

君不豪得意的笑道：

“上那座山坡以后就是连锁山谷，铁石心老贼绝想不到我们会从荒谷遁去，哈……”

天下事往往有太多出人意料的，有时候是巧合，但不管是意外或巧合，必带给当事人的是两种结果——

一是悲惨的——因为悲惨，所以多叫意外，而意外之喜终是不多见——

另一种是幸运的，天下有许多事便因巧合而使得情况变得离谱，如果离谱而能带来幸运，那便是巧合——

现在，巧合果真发生了！

飞骑疾驰中的“双胆”李杰与仇心良二人，这时候也正在绕着一座山坡弯道往前驰，但就在这时候，李杰忽的紧收缰绳遥指五里外的一座高山对后面的仇心良道：

“快看，那是什么？”

仇心良手搭眉心望过去，缓缓道：

“两个骑马的！”

“双胆”李杰怔怔的道：

“不错，是两个骑马的，可是大羊坡后面荒山绝谷，怎会有人往那儿去？”

仇心良道：

“也许走迷路了！”

李杰摇摇头，道：

“我看不是。”

仇心良再望一阵，淡淡的道：

“也只是两个人嘛！”

李杰突的冷笑，道：

“姓君的在弄鬼了——哼，金弹脱壳之计！”

仇心良心中一震，忙笑道：

“三把头，我们还是快追赶正主儿要紧！”

伸手暴指远处山上双骑，李杰道：

“我如果猜得不错，正主儿必然是那两骑——走，我们立刻追上去！”他不待仇心良再说，拨马便回头追去——

仇心良心中犯嘀咕，他绝对想不到这处高山上正缓缓移动的两个目标竟然就是君不豪与胜小玲——

山与山之间虽相隔五里，但看起来如同就在不远处，快马加

鞭用不了多久,李杰与仇心良二人已通到了大羊坡后面的这座山坡下——

“双胆”李杰也是第一次来到此地,绕了几圈才找到上山荒径,抛鞍下马,李杰对仇心良道:

“别骑马,跟我一起追上去!”捡起青铜棍便展开身法直追而上——

仇心良也展开身法衔尾直追,心中可在琢磨不定——

两个人已扑到后面谷底,只见两匹健马拴在一棵野树下面,青草地中央还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

不错,男的是君不豪,女的当然是胜小玲!

原来就在李杰发现君不豪与胜小玲双骑以后,是意外也算巧合的君不豪也发现远处山腰有两骑追来,但他绝想不到会是李杰与仇心良二人!

只不过两个人,君不豪便放心的要会一会追来的二人,所以他安逸的在这儿等候——

双方照面了——

没有惊喜只感意外,但却又是如此的巧合——

“双胆”李杰见果然是君不豪与胜小玲,不由得嘿嘿一阵狂笑,道,

“好家伙,你姓君的果然高招!”

“追魂老六”君不豪淡然一笑,道:

“好说!再是高招也还是被你们追来了!”

“双胆”李杰忽的收起笑脸,道:

“姓君的,闻得‘百灵堡’二当家的‘荡魔十八斩’剑法奇奥,李杰早已心醉,今日算是巧合,可得要领教一番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冷冷道：

“对君某而言，只是个意外，想不到你会追到这渺无人烟的绝地！”

僵尸似的脸上在颤抖，李杰那一对奇大的颧骨几乎撑破面皮的变了形，他森森牙齿紧咬而双唇张开，厉声来自牙缝，道：

“那是你二人走霉运，也是老子鸿运当头！”

一边，胜小玲极目逼视着仇心良，他似要自他的蒙面巾望穿似的一眨不眨而露出迷惘之色！

从身段看，仇心良与老爹的身材一般样，可是——

突然，君不豪对胜小玲道：

“小玲，没必要你可千万别插手，快退一边去！”

“双胆”李杰戟指胜小玲，道：

“你若走掉，仇心良第一个就会被砍头，我们也无法向上面交待，这光景你能走得脱？”

胜小玲心中吃惊，但仇心良却知道李杰的用意，他是把胜小玲交在自己手上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冷笑，道：

“这是一项意外，更是一种巧合，意外的是君某将发动一项大规模攻击之前，先收拾你这个不知死活的泼皮，算是博了个好彩头，而巧合的是你们也只是两个人，人数上谁也不吃亏，不过，君某仍有个小小提议！”

李杰的青铜棍已托在胸前，冷冷道：“说！”

君不豪道：

“你我先过招，决出胜负后再由他们拼斗！”

仰天一声哈哈，李杰道：

“你想的美!”

冷冷一笑，君不豪道：

“你怎么说?”

咧嘴嘿嘿笑，李杰指着胜小玲道：

“何用多说，你便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的意思!”他一顿接道：“你的如意算盘是先摆平李大爷，然后再招呼我的伙伴，是吧?”

君不豪道：

“你怕了?”

李杰怒喝道：

“什么玩意儿，你姓君的打听打听李某人怕过谁来着?”

君不豪淡然一笑，道：

“所以你人称‘双胆’!”

李杰得意似的道：

“这不就结了!”

君不豪道：

“你的意思……”

伸手一拍，李杰道：

“别再空言，这是一场免不了的仗，双方必将各尽所能各出全力且加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心机以来取得胜利的一场拼斗，你的建议我接受，但却在顺序上我必须加以改变!”

君不豪道：

“如何改变?”

冷冷一笑，李杰道：

“先由胜小玲同我的伙伴过招，如此而已!”

君不豪一怔——

胜小玲更是不自主的退后一步！

李杰却得意的道：

“姓君的，你怎么说？”

君不豪已猜知李杰的用意，他是要由仇心良先控制胜小玲，然后再以胜小玲的命逼自己束手，而令自己投鼠忌器的退走，阴损狠毒，小人作风！

突然，君不豪骂道：

“姓李的，你好不要脸！”

李杰也骂：

“你也是个无耻小人！”

君不豪指着胜小玲吼道：

“你们把我们小姐囚在唐山黑虎寨中已经把人折磨得如是憔悴，她又如何同这个大汉过招，姓李的，你如此提议难道不卑鄙？”

李杰冷沉的哼道：

“老子说过，无所不用其极！”

“追魂老六”君不豪怒道：

“那便由君大爷收拾你们两个吧！”

三角眉倏扬，“双胆”李杰的青铜棍呼风唤雨般的斜砸旋抽又捣，出手便是十八棍！

偏身，君不豪猛的冲翻，人未落地，他的子母剑已转在手中且电闪般的回削向李杰握棍双臂！

挺腰托棍，四十八斤青铜棍滴溜溜飞旋在身前，既快又疾的把两束刃芒阻挡，提铜棍对外，李杰已高声喝叫道：

“老仇，快抓胜小玲！”

仇心良开始移身形逼进胜小玲，但他却并未出手！

就在一阵金铁撞击声中，李杰又大叫道：

“老仇，快出手呀！”

猛旋身，仇心良面对着李杰，道：

“我下不了手！”

面对君不豪，李杰是不敢有丝毫狂妄与疏忽，双方动上口，他可以刁损谩骂，如今动上手，他已小心又小心的步步为营而紧守门户，因为他的希望就是寄托在仇心良的身上，只要仇心良能制住胜小玲，局面便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是以他逼着仇心良尽快出手，而且他在大羊坡见过仇心良出手招式，自估他必能胜过那丫头的！

但他再也想不到仇心良在这节骨眼上会冒出这么一句令他心寒的窝囊话——

“双胆”李杰闻言几乎气炸肚皮，“呼呼”连扫三棍，陡然腾空而起，这位黑虎寨之把头武功果是不俗，他人在空中，双腿力盘抖伸，整个身子直往胜小玲扑去，口中大喝如雷的道：

“老仇，你挡住姓君的，我……”

李杰话音犹在，而君不豪正欲跃扑，突见空中另一团灰影幽灵般直冲而上，正迎着李杰下扑之势！

“砰”的一声大震，李杰竟然弹升两丈，“噢”的一声空中喷出溜溜鲜血，就在一声沉闷的哼声中摔落地上！

是的，仇心良出手了，他就在李杰下击的时候一举击在李杰的气海——

这变化太出人意料了，跌落在地上的李杰，口边溢出成股鲜

血，青铜棍已落在一边，他暴伸左手戟指仇心良骂道：

“操你娘……你……你究竟是谁？”

胜小玲已哭叫着扑向仇心良，道：“爹——”

胜小玲的嚎哭，使得衔尾扑到的君不豪直不愣的站在仇心良面前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开口——

双目见泪，仇心良缓缓走近李杰，道：

“套一句你刚才强调的话，为报毁堡之仇，我胜英便也不得以非常手段，当然，也就是你所说的，无所不用其极了！”

李杰惊怒交迸的道：

“原来你果然是未被大火烧死的胜英老儿了！”

胜英双目一紧，道：

“我很幸运！”

李杰急又问：

“那……那姑子山……的火……又是怎么回事？”

冷哼一声，胜英道：

“那是‘白髯老叟’受我之托放的火！”

胜英口中的白髯老叟也就是住在“百草岭”“罍庐”的胡仙大夫！

“双胆”李杰破口大骂，道：

“姓胜的，原来你是一个狡猾的老狐狸，李大爷今日认栽了——王八蛋，你们看着办吧！”

君不豪忽的仰天大笑而双目垂泪，他笑声雄壮，声震山岳，却又愉快的流出他那激动的眼泪——

走近君不豪，胜英拍拍他的肩，笑笑，道：

“恢复基业，重振‘百灵堡’声威，便全靠你了！”

君不豪忙施礼，道：

“堡主已经离开黑虎寨，兄弟们正等你去领导……”

伸手一拦，胜英道：

“暂时我还不能回去，我得送姓李的回‘黑虎寨’！”

胜小玲惊叫道：

“那怎么可以，爹，我们一齐回白马镇！”

君不豪也力劝，道：

“堡主，我们的兄弟全潜伏在暗中，就等堡主去拉着他们找上唐山讨还那笔洗不清的血债，堡主怎可再送这姓李的回去？我同小玲绝不放你！”

回身，胜英走近斜躺地上的“双胆”李杰，缓缓道：

“三把头，我真能忍心不送你回唐山？至少我们曾共床治伤一个多月，这点交情我还不至于忘怀吧！”

李杰十分不解的道：

“你……你……敢同……我一齐……回唐山？”

胜英道：

“是呀！”

李杰头一偏，道：

“老子不信你有这个种！”

弯腰搀扶地上李杰，胜英道：

“我扶你上马！”

胜小玲还欲出手去拦，只见胜英右手食中二指并举，以快逾流光倒逝的速度，“噗”的便插入李杰的喉结下方——

“咯”的一声闷响，有一股热呼呼又黏答答的鲜血标射而出，喷起一丈高下，李杰开口叫不出声音，却以他那僵尸般的眼神恶

毒的直视着胜英——

拔指，闪退，胜英已把嘟嘟往外冒血的李杰放在地上，这才对君不豪道：

“你们可知道姓李的练过‘守阳功’，这种功夫属拉阴性，与‘童子功’相同，但‘守阳功’的罩门在他的喉结下方，只那地方没受伤害，他就会再活过来，几个月前熊霸给了这小子一锤，他还能摇摇晃晃的找上百草岭，就是凭的这口气！”

望着血已流尽而又断气的李杰，君不豪道：

“属下明白，堡主准备里应外合，消灭黑虎寨了！”

胜英点头，道：

“这只是理由之一，而最主要的是我答应胡大夫要替他找到他的心上人段姬儿，我已经找到了！”

胜小玲叹口气，道：

“段姬儿真可怜，她怎么受得了那种罪啊！”

这时候胜英对君不豪道：

“从大羊坡往西南的山路上，黑虎寨早暗中设下重兵，就我所知，是由‘百窍通’水火率领，留有巴少雄与齐步前，不知这姓李的竟会暗中混在路万里的十二个武士中，大概是在监视我吧！”

君不豪冷笑的望着死在地上的李杰，道：

“却意外的自己把自己送上死路！”

胜英道：

“不豪，你不担心高威一行中伏？”

君不豪恭谨的道：

“属下已有交代，他们应该可以应付！”

胜英接过君不豪短剑，抖手一挥，几乎把李杰人头劈断，猛的又是一剑砍在自己左肩上——

胜小玲尖叫一声，道：

“爹！你为什么这样——”

君不豪当然知道堡主的用意，叹口气，道：

“堡主，苦了你了……”

哄声一笑，胜英道：

“我已被火烧得面目全非，体无完肤，又何在乎多承受这一剑，没什么好哭的，更不要叹气，只要别忘了我们的目标就行了！”

金刚怒目，精神一振，君不豪点头，道：

“是的，我们的目标就是以血还血的血洗黑虎寨！”

于是，胜英弯腰托起李杰尸体，大踏步走出这道荒谷，找到马匹，便立刻赶回唐山而去——

“追魂老六”君不豪这时候才说了一句：

“小玲，我们不是在做梦吧！”

胜小玲愉快的道：

“君叔，这地上还有滩血未干，怎会是在做梦！”

君不豪又是一声得意的大笑——

高威十四名“百灵堡”正副堂主，他们以戚夫人为中心，拍马直往前冲，从地形上看，这儿是往十里沼去的山道，不过当十四骑快马跃过龙门谷口的时候，高威这才发觉龙门谷口外面二条河溪交会的清河木桥被人拆了！

昨夜桥尚在，今日却毫无缘由的被人拆去，此地河宽二十丈，中间尚有漩流，任三成很清楚其中一条河是从十里沼那面流

过的，这条青河最终是流入老黄河——

“白马将军”高威立马四下观望，高声对官永等十三人缓声道：

“只怕不对头吧！”

路安州第十分堂之主，“雌雄双剑”戚敬业回头望向龙门谷内，道：

“一路未见动静，就等过了河一切便没事了！”

“铁汉”张召皱起眉道：

“我们骑上马过河再说！”

“银刀”戈清松也附合着，道：

“就算是没有马匹，我们一样也可以过河，走吧！”

高威忙伸手阻止，道：

“等等，未弄清眼前情况，绝不能草率过河！”

“铁算盘”官永摇摇头不解的道：

“难道姓铁的还会在这附近埋伏一支兵？”

高威道：

“可能！”

官永道：

“理由？”

高威遥指青河，道：

“自我们离开大羊坡以后，不论我们走向哪条官道，三五十里以后都会要在此过河，不论是去泰山镇或青龙集，甚至赵沟桥也有人打此经过，你们看对岸有柳堤，如果那儿藏有敌人，正当我们一齐过河时候，他们忽然冲近河边迎头一阵乱箭，如何是好？”

戚敬业点点头，道：

“这是有可能！”

“快刀手”石敢沉声道：

“总不能不过河吧！”

高威再次观看一阵，道：

“过河，但我们必须小心过！”

“黑牛”熊霸已忍不住的吼道：

“你们等着，由我熊霸先过河，奶奶的，倒要看看王八蛋是否在这一带有什么了不起的伏兵！”

高威道：

“也好，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过河，凡过了河的，一定要严守在河岸边，万不可轻举妄动！”

一抖马缰，熊霸“得”的一声催动坐下骑往河中淌去，青河的水在中间五七丈宽处水势既深又急，河床上幽幽的青苔一撮撮宛如马尾巴般向下游摆动着，一颗颗大圆石头个个乌球八里的滑不溜唧难插脚！

“黑牛”熊霸身高八尺，但河中央的急流还是把他与健马往下游冲了半里地他才湿漉漉的骑马上得石岸！

立马岸边，熊霸已高声吼道：

“下一位可以过了！”

“花豹子”任三成已去马下河，那马后腿弹了几下便顺着河水往下面流走，任三成贴胸在马脖上面，任那健马在水下四蹄乱颤，直到上得对岸！

轮到“快刀”包公度”、“大刨牙”李淦、“银刀”戈清松三人也一个个上了对岸——

“铁汉”张召又对高威道：

“高堂主，以小弟看似已不会再有问题，为了时辰，我便一起过河，即算敌人在对岸有什么埋伏，他们五人也是可以抵挡一阵等我们上岸！”

高威点头但未作出决定，突然空中一支响箭——

那是一支带着白烟的响箭——

响箭入云便爆裂开一束光芒四溅，立刻便见自对岸柳堤岸后面冲过一彪人马，约略估计总也有个七八十人——

令高威意料不到的是来自背后的一彪青衫劲装汉子，这批人是有近百名，巨蟒出洞似的分由三个方向从山崖后面往清河一举杀来！

高威衡情量势，立刻狂吼道：

“一齐过河，要快！”

没有再反对，因为这时候如果不及时把人马集中，只怕绝难应付得了敌人的大举国歼，就算每个人能拉对方几个垫底，其结果仍逃不出敌人毒手！

但高威只想到了对岸敌人可能有埋伏，他绝想不到龙门谷西边山崖后面也有敌人，而且这里埋伏的敌人早在两天前便由“黑虎寨”三寨主“百窍通”水火暗中分批潜来了，这一行动连君不豪也没有想到——

五更天的时候，他们已看到君不豪一行过了清河桥，只因凤依依的安全问题，他们未在此拦截而任君不豪等畅通无阻的过河而去——

“百窍通”水火心中十分肯定，因为他算定了姓君的必会经过此地，他把人马分成两批埋伏两岸，打的如意算盘是等高威等

一齐到了河中央，青河两岸便一声令下，埋伏的弓箭手两个方向一阵乱箭，即使有带伤的登岸，也经不起一阵乱刀砍！

但他绝想不到高威会一个个的过河而使得高处的水火大骂姓君的不是东西，竟然会想出这种法子来！

水火不知道君不豪已自翻山越岭的走了，但在稍作犹豫后，立刻决定等高威等一半过了河，他便立刻下命令予冲杀！

就在高威等七人纷纷冲到河中心，后面“百窍通”水火已率领着近百青装大汉掩到了河岸——

“百窍通”水火戟指河中大吼道：

“除了那个女的，你们尽管射！别管他人或马，给我瞄准了射！”

“嘟嘟”的箭支入水声，水面上七个人搂住马脖子，侧身空出一手握兵刃，只要有箭射来，便施力拨打！

水中，高威大叫道：

“尽快上岸，包公度他们有人中箭了！”

高威说得不错，因为，就在柳岸埋伏的一批敌人尚未杀近岸边，便先射出一批箭雨罩向刚上岸的熊霸五人，而这批弓箭手原是“百窍通”水火用来对付高威等人过河时候迎头袭击的！如今一连几拨乱箭射来，熊霸五人一冲又合，一个个忙不迭闪躲在自己的马腹，可怜五匹健马却成了敌人箭靶而被乱箭射死！

双刀交互劈出如流星赶月，“快刀”包公度拨打着近身箭簇，腾跃着往敌阵中冲杀过去！

包公度的左面，熊霸刚自马腹站起来，近面一簇箭雨飞射而来，“八角铜锤”拨挡不及，他的脸上着实中了一箭，熊霸连吭一声也没有，面皮上就挂着那支箭冲了上去！

熊霸身高八尺，望之宛如天神下凡般，只一冲进敌阵，八角大铜锤金光劲旋，兜头便挥出七十二锤——

附近尖啸如泣，血雨抛掷，熊霸也不知自己一招之间砸死砸伤几个敌人，兀自把一双锤挥打狂砸，尽往人多地方冲——

“咯”的一声，熊霸的右手八角铜锤砸在一块钢盾上，左手锤横击，却被一把巨斧硬生生拦住，瞠目望去，熊霸也是一怔，心想，面前这家伙长的可真棒！

钢盾狂挥，巨斧飞斩，熊霸却半步不退的八角铜锤狂砸依旧而口中吼叫道：

“我的儿，你大概就是人称‘黑金刚’的巴少雄吧，血洗爷们总堂口，你可是替姓铁的立了汗马功劳了！”

“嘿嘿”一声鼻笑，黑大个子道：

“这些天来也曾听说有你这么一号人物在踹爷们各地分舵，今日被爷们兜上，少不得连本带利的一齐收了！”

熊霸冷哼道：

“错了，要收回本利的是爷们，别忘了‘朝阳百灵堡’你们制造的血腥！”

巨斧连劈十九次，巴少雄嘿嘿笑道：

“就凭你们这十几个人毛？嘿……”

此刻，高威等人已纷纷上得河岸，九个百灵堡正副堂主一经登上河岸，便立刻弃马挥动兵刃杀过去！

迎向“雌雄双剑”戚敬业夫妻二人的正是“飞刀手”齐步前，他空中连翻，人自众人头顶跃过，迫不及待的空中大吼道：

“胜小玲，你还想走？”

猛的拉起遮住口鼻的布巾，戚敬业妻子于萍萍冷笑着望向

已落在面前的“飞刀手”齐步前，道：

“老娘不是胜小玲，莫不成你瞎了狗眼？”

“飞刀手”齐步前厉声大叫，道：

“操他娘，老子们上大当了！”

双剑交辉，冷芒激射，雌雄双剑便在齐步前的吼叫中交互劈出三十六剑，戚氏夫妇立即展开了一连串凌厉无比的猛攻，剑势之浩荡，有如江河决堤，怒涛翻滚，弥足令人心胆欲裂！

狰狞的面孔在扭曲，齐步前闪展在半空中，抖手便打出七支飞刀，他双脚落地再起，左右两手各握两把柳叶飞刀！

跟着高威登上岸的“铁算盘”官永，一人登岸便跃起身形如飞直往敌人阵中冲过去，他人未落地，抖手便是二十四粒算盘子飞射而出——

好一阵“噗噗”连声闷响，便被他打伤十几个敌人！

就在这时候，河中心已有人高声狂叫道：

“大把头，二把头，千万先拿下胜小玲，绝不能被她逃掉！”

近岸处有个头目高声应道：

“三当家，我们上当了，这个女的不是胜小玲呀！”

已经双脚碰到河底的“百窍通”水火闻言大吃一惊，忙不迭催着正自渡河的众人喝道：

“近快给我上去杀！操他亲娘，今日老子绝不饶姓君的，老子要杀尽杀绝这几个狗操的！”

水火怒骂着走上岸，却见地上死伤的全是自己弟兄，于是，他立刻对这几个敌人再作评估，不敢再存大意之心！

放眼仔细观看，水火一心在找“追魂老六”君不豪，但他更加吃惊，因为十四个敌人没一个是姓君的本人，那么姓君的必是

同胜小玲一同往反方向遁去——

“百窍通”水火绝对想不到君不豪会如是的将他一军，如果截不回胜小玲，别说是山寨主了，便当家的那里自己也是吃不完兜着走的一顿派头！

他越想越窝囊，也越想越火，“哗啦啦”抖动“五节精钢棍”猛的便往高威砸去，口中大骂，道：

“娘的，老了砸烂你这狗头！”

银枪劲旋力拨，高威高大身形怪异的绕着水火陀螺似的旋了半匝，然后猛一挺腰双足腾空，快不可言的自水火一侧错过，便在这一瞬间，双枪已分取水火咽喉与右臂——

“当”——“当”的碰击声，高威双枪几乎脱手飞去——

落地暴翻如猿，高威已躲过随之而来的七次猛袭，不由得冷沉的喝道：

“阁下大概就是‘黑虎寨’的百窍通了吧？”

“嗖嗖”又是二十一棍，水火嘿嘿厉吼道：

“王八操还算有见识，不错，水火就是老子！”

高大的身子猛的平飞，高威的双枪并举指前，平沙落雁般猛往盘空怒卷的“五节棍”中撞去，中口厉笑的叫道：

“高老爷拼着肉裂骨折也要收拾你这个下三滥！”

空中响起阵阵“哗啦啦”响声，水火的五节钢棍像是脱手而去，不料却神奇的两端交互呈人字形怒向内撞，差半寸未撞中高威的人头，便在五节棍即时落地的刹时，水火已贴地抓住棍的一端，拧身已站在两丈外，满面冷酷的望着一脸木呆的高威！

“白马将军”高威绝想不到黑虎寨的三当家武功如此了得，冷眼四下观看，发觉自己这边全是一个对付七八个，正杀得尘沙

飞扬，血肉淋漓，光景全杀红眼了！

迎面“百窍通”水火的五节棍又在空中盘旋，“哗啦啦”的铁环声听起来相当的有节奏！

蓦然一声冷叱，高威银枪前后频频怒刺，双脚交互直往水火胸前扎去！

“百窍通”水火右腕疾抖，五节棍空中倏曲，大叫：

“不要命的狗熊——”

紧接他的吼骂之后，“快刀”包公度挥刀逼退三个青装大汉，不顾一切的飞扑过来，他没头没脸就是九十九刀分自九十九个不同方向合击水火，一边狂叫道：

“堂主小心！”

高威的双枪几乎已扎中水火，但就在包公度过来的一刹间，水火快不可言的旋身回抽，五节棍末端“嗖”的直撞向高威的后脑——

“吭”的一声，包公度的双刀，刀子落空而斜身急进中背脊上却承受了水火那碎脑的一棍，一个踉跄，包公度未倒下去，却张口吐出一口鲜血！

高威长啸一声冲前去扶包公度，道：

“公度，伤得如何？”

包公度以袖抹去口角鲜血，嘿嘿笑道：

“不论伤得如何，却是十分值得！”

高威激动的道：

“这是姓水的第二次使用这一手，公度，我不会再蹈覆辙，你尽快坐下来调息！”

一声苦笑，包公度道：

“敌人太多了，我们这一战是个至死方休的局面！”

迎面，水火已双手握着五节钢棍两端，冷笑道：

“说得不错，因为我们也下定决心，这个决心你们可知道？”

他一顿又道：“那就是杀得你们一个不留！”

高威冷冷道：

“别吹你妈的牛皮，你何不仔细看看地上躺的可有几个是我们的人？”

水火缓步往高威与包公度二人逼近，边厉声道：

“我不急，因为我争的是这一战的结局，而非是搏杀的过程！”

一挺身，包公度叫道：

“堂主，我们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总得先把这口出狂言畜牲摆平！”

错步仰身横移三丈，高威吼道：

“觑准了下手，公度，千万别急躁！”

包公度应道：

“属下晓得！”

“百窍通”水火嘿然一声道：

“老子就送你二人一齐上路吧！”

水火的话刚落，高威已天外殒石般舞动一圣灵蛇般的尖枪直撞而上——

就在同一时间，“快刀”包公度也巧妙的贴地滚向水火左侧，双刀盘舞如银河星移，快不可言的怒刺而上——

左手抛棍，右腕狂抖，水火叫着人已淹没在他那盘龙般的五节钢棍中——

于是，好一阵刺耳的狂叫与金铁撞击，只见空中鲜血飞溅，一支银枪与一把尖刀激荡在半空中，同时间正配合着凄厉的叫声

——原本三个腾跃飞扑的影子，刹时间便静止在一堆——

三个血糊淋漓的肉体几乎是贴凑在一堆，高威的一支银枪正扎在水火的肩头，而枪柄还握在高威的手中，只是他左臂已断，左边脸上被钢棍敲去一块皮肉，森森牙齿露出好几颗，但他双目怒视而右臂也用不上力道——

另一面，“快刀”包公度的后脑在淌血，带着后背上也被打得血肉外卷，但他就是不拔出刺在水火腿上的那一刀而咬牙苦撑着——

“百窍通”水火的那手“怒龙回噬”连伤高威与包公度以后，竟然没有躲过包公度的一击，连带也被高威刺了一枪，一时间三个人相拥在一起——

附近，十几个青装汉子已纷纷举刀杀来，眼看高威与包公度就要死在乱刀之下——

“大刨牙”李淦却在此时拼命劈出十八刀，腾身而起直往包公度这面扑过来——

形势对高威等人着实不利！

因为对岸渡过河来的敌人还举刀狂叫着杀过来了！

## 第十八章

“大刨牙”李滄形同凶兽般悍不畏死的冲到了高威与包公度面前，厉声狂叫道：

“堂主，老包，快往柳林那面退，我来断后！”

高威咬牙奋力拔出插在水火肩头上的银枪，带起一蓬鲜血，他却东摇西晃的几乎倒下去——

另一面，包公度扭身偏头，龇牙裂嘴的抽出插在水火大腿上尖刀，横肩顶在水火腰上，骂道：“去你妈的！”

“呀！”水火打横斜身，“瞪瞪瞪”连退七八步倒在冲过来的一批青装汉子身上！

戟指着向柳树林方向退去的高威与包公度，水火沉声吼叫道：

“围起来杀，绝不能放走一个！”

李滄抡动手中钢刀，一面倒退，边沉声道：

“堂主快退，属下断后！”

三人尚未退到柳树下，已被近二十个青色劲装大汉围起来，高威与包公度二人背贴背的拼命抵挡，包公度头上流的血与高威背上的血已黏和在一起，光景是但有一口气也要拼至最后一滴血，否则，难免会被乱刀劈死！

青河岸边，几处人物拼杀得更见凶残——

“黑牛”熊霸与“黑金刚”巴少雄已是七次杀入河中，如今两个人又渐渐往岸上移动——

“黑金刚”巴少雄的钢盾已被熊霸的八角铜锤砸得走了样弯了形，而熊霸的面上箭早被他甩掉，鲜血还在往脖根流，右大腿被大板斧扫了一下，虽然不重，却也染湿了半条裤子！

巴少雄已杀得披发如戟，双目喷火，兀自狂厉的大叫：

“操你娘，今日巴大爷若不劈了你这头狗熊，我就不再为人！”

熊霸也毫不示弱的骂道：

“别吹你娘的肚皮，你是什么东西，熊大爷的人头三十斤，有本事你过来拿吧，我的儿！”

巴少雄一抡七十二斧狂砍，边咒骂道：

“我要把你砍成肉酱，你躲不过的！”

熊霸兜拦猛砸八十一锤，愤怒得口吐血水唾沫，骂道：

“你这个黑老粗，你是不折不扣的杀胚，就和你们黑虎寨的每一个人相同，卑鄙，阴险，毒辣！”

巴少雄已是目眦欲裂的吼道：

“畜牲啊！”

八角铜锤交互猛旋狂砸，熊霸一鼓作气的把巴少雄逼打得连退七八步，嘿嘿骂道：

“你娘的，别尽在鸡猫子喊叫穷嚷嚷！”

巴少雄倒退八步脱离熊霸一轮狂砸，身子未站定，已口中大喝道：

“给我围起来痛宰！”

守在四周的七名汉子，闻言一声大吼，立刻向熊霸包围过去，七把钢刀七个方向，几乎就要一拥而上——

好个熊霸，他双臂箕张，吼声震天，双脚交互狂旋，便立刻

把两支八角锤平旋力砸，如飞轮般迎着围上的七个大汉撞去

就在他身形旋动如飞，八角铜锤已带起血肉标溅——左回右撞，在一片轰狂飚劲气里，直把七个围上来的大汉打得血糊淋漓，那还敢逼近！

连喘几口大气，巴少雄双眉一扬，低沉喝道：

“非要老子来收拾你不可了！”

盾斧并举，巴少雄咬牙切齿的直冲而上——

熊霸冷冷道：

“不定谁收拾谁！”

于是，两人之间好震耳的一阵“咚咚”声，熊霸却又在巴少雄的一轮抢攻中倒退着下了河——

河中在扬起水花，水花中掺杂着斑斑鲜血……

青河岸临水一边，“铁算盘”官永与“飞虎鞭”巴子龙，二人背水苦战，官永想的不差，只要守着水边，巴子龙与他二人的背后就不会有敌人，这种情形就如同“快刀手”石敢与“飞花公子”白文定二人相同——

原来四人在搏杀中发现“百窍通”水火督促着对岸近百名青色劲装汉子往河面游过，有一半所幸不会游水，只有眼巴巴的在对岸跳脚的份，但另一半可就冲过河来，官永便立刻把石敢、白文定、巴子龙三人叫去，四个人便迎着游过来的杀去——

这时候四个人都是一身鲜血的背水苦撑——

一拨一拨的被阻杀回去，便立刻又一拨人冲杀而上，这些黑虎寨仁兄们也全豁上干了——

靠近河弯的一片沼泽地上，一堆堆芦卓之间，“铁汉”张召

与“判官”苗强，二人与“银刀”戈清松相呼应，三人倏息兜杀，倏忽分开，那些围着三人拼缠的劲装大汉们，便如同群蚁般跟着三人的移动而狂笑的挥着钢刀——

那边，就在一棵大柳树下，“潞安州”的“雌雄双剑”戚敬业夫妻二人与“黑虎寨”的这位二把头“飞刀”齐步前拼杀了几已超过百招——

齐步前的轻功绝妙，飞刀打法怪异，他在十几名“黑虎寨”大汉的交替配合下，把戚氏夫妻二人围在这棵柳树下面，戚敬业的背上已插着一支飞刀，而于萍萍的左臂上也被砍了一刀，但二人却仍然咬牙苦撑——

双方的接触是迅速至极的，而变化更是迅速至极，齐步前的鼻梁上被戚敬业一剑几乎扫断，他冷目突凸，扁鼻怒掀，毫不放松把怀中二十四把柳叶飞刀觑空找隙的打出去——

于萍萍眼看着戚敬业背上的柳叶飞刀，她却连伸手拔除的机会也没有，因为跟着齐步前围杀的仁兄中间，似乎有几个人的武功十分了得——

当然，这几个武功不俗的仁兄，也是水火有意安排的，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拦杀君不豪等，但第一要紧的还是先活捉胜小玲——

可好，他们真的把于萍萍当成了胜小玲，就在发觉上当以后，他们转而把忿怒便发泄在戚敬业夫妻二人身上，一开始便杀得十发惨烈！

血么？原是鲜艳的，珍贵的，甚至当鲜血喷洒在空中的时候，便立刻有人狂厉的嚎叫着表现出一种绝望与无奈，但当鲜血“哗啦”一声落在沙滩上，它一比青河中流的水还要不值钱！

肉？哼！在人的身上是可爱的，也是令人爱护备至，这时却全不是那么回事，不少断肢残躯，却已开始招来大群的老绿豆红眼的大苍蝇——

充满着火花的生命，就在一种为完美自己的生命便突然间因火花的熄灭而趋于幻灭了——

十多名劲装大汉围攻着跌坐在柳树根处的高威与包公度，而“大刨牙”李淦业已受十几处创伤，但他不吭不响，在一轮急快的翻腾扑斩中把两名扑近高威身前的大汉活生生劈得肝脑流了一地，其中一人压在伤重的高威身上，而高威竟无力把他推向一旁！

若撑的局面充满了绝望，就在李淦回刀暴斩连连中，半空中一声厉吼，一团人影飞扑过来——

双方谁也没看清楚，因为双方全红了眼——

这人一落到柳树下，李淦已挥刀扑杀而上！

吼声如雷，那人叫道：

“老李，是我呀！”

戟斧连挡又推，李淦伸左手一抹面上遮目鲜血，这才认清来人是“花豹子”任三成！

李淦想哭，但哪有时间给他去哭！

任三成已抡动戟斧厉叫道：

“老李，护着高堂主二人，面前这几个王八操由我打发！”

李淦突的狂笑起来，钢刀暴斩中他厉叫声直冲云霄，道：

“李大爷在临断气之前，少说还要拉把十个八个的到阴曹地府给老子当阴兵去！嘿……”

“嗖嗖”连声响，迎面一个大汉的人头先被他一刀削落在地

上——

双目尽赤，切齿入肉，水边与“黑金刚”巴少雄苦苦缠斗的“黑牛”熊霸，几次狂拼不下，已急得他哇哇狂叫，附近几个劲装大汉栗于熊霸凶猛，只是围在二人附近吼叫不已，但就是谁也插不上手！

巴少雄绝对想不到对方还有这么一号人物，而使他想起几个月前血洗“百灵堡”那晚自己遇上的“绝斧”张彪，这家伙只怕比之姓张的有过之！

再一次被逼得往水中退，“黑牛”熊霸猛的一声狂吼如雷，八角铜锤旋身便是二十七锤猛砸，连串的爆裂响声中，巴少雄突的一矮身，他竟是一跌坐在水边石堆上，光景是有些气力用尽的模样！

熊霸精神大振，厉叫一声又一锤挥出，“叭”的一声，巴少雄左手上已经变了形的钢盾，“嘿”的直往河中心落去，“啾”的便消失不见！

双锤并举，大踏步从水中往巴少雄逼去，不料守在附近的八个大汉，见这光景，使突发一声喊，立刻围杀而上，巴少雄便在这时喘着大气被托拉起来！

巴少雄厉笑的双肩一晃，把拉他的人抖开，狂叫道：

“闪开！”大板斧已高举起来……

熊霸双目凶光连闪，刚刚将一名青装大汉的头砸烂，见巴少雄举起大板斧，立刻嘿嘿冷笑，道：

“娘的老皮，你若不是靠着人多，早已被老子砸烂狗头顺水流了！你还吼他她的什么！”

巴少雄大怒，道：

“老子要劈碎你这畜牲!”

熊霸暗中蓄势，口中却冷冷道：

“那得要你自己动手，切莫假手他人才行!”

巴少雄尖吼道：

“好狗头，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嘿”的一声，熊霸道：

“尽说大话吓不倒熊大爷!”

上冲之势还真吓人，巴少雄身法倏忽腾空，大板斧双手紧握微抖，好强劲的刃芒成束，浩翰无俦的和身往熊霸当头便罩去！八角铜锤并抡上迎，熊霸不退反迎，他吼声如出谷猛虎般，道：

“老子就等你这么一家伙了!”

好重的劲力撞碰在一起，一溜火花中有着铁碎屑飞溅！

谁都看得十分清楚，熊霸的左肘上方裂了一道半尺长血口，他那喷起的肌肉在翻卷——无声的往两边卷，鲜血流向他的护腕皮套，但他左手的铜锤未脱手！

而巴少雄的大板斧却在斧刃印上熊霸的时候，竟被熊霸那碎石裂碑的右手铜锤连着他肩头砸起三丈高而落入水中——

巴少雄落水地方不深，但他却在一挺而起的同时，右手板斧未曾抓牢而跌落水中——

七个大汉有三个冲向巴少雄，另外四人却奋不顾身的往熊霸杀去！

虎吼一声冲上岸，熊霸的八角锤交互狂砸，四个大汉哪拦得住，东闪西躲的熊霸已往柳树下冲过去！

附近岸边苦战的官永已高声叫道：

“露脸了，熊霸，杀得过瘾！”

熊霸未吭声，一抡狂砸着已冲进被围杀的“花豹子”任三成的身边——

任三成混身沾血，这时候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是自己身上的还是敌人的，发觉熊霸冲杀过来，不由惊道：

“黑牛”，你伤得不轻！”

熊霸连低头看一眼也免了，嘿嘿笑笑，道：

“连本带利我早就收过头了！”

任三成极目四下看，地上已躺了不少敌人，十丈外“百窍通”水火正坐在那儿，有几个汉子在替他包扎伤处，单就看他呲牙咧嘴模样，已知他伤得够呛！

“黑虎寨”似乎还真有组织，因为被人扶出水面上岸的巴少雄，也被人扶持到水火附近，巴少雄的右臂伤得可真不轻，八角铜锤打得他骨裂肉碎，粗胡子上面还黏着自己崩溅在上面的一块红嘟嘟血肉！

巴少雄一坐地，他闭起眼来不吭声，任人替他包扎伤处，而他却只是连连大喘气！

柳树下面，“花豹子”任三成突的对“大刨牙”李淦叫道：

“李副堂主，快扶起高堂主与包副堂主二人，我同黑牛开道断后！”

双手架起高威与包公度，李淦道：

“任兄，我们往哪面冲？”

任三成道：

“下游不远处的河边芦苇后面，快，我们得人马集中在那儿，是生是死，便在那地方决一死战了！”

熊霸一身是水，头上冒汗，臂上的血直往外冒，他在听得任三成的话后，狂笑，道：

“对，我们那面去集中人马，他祖奶奶的，老子恨不能一个个全砸烂他们的狗头！”

任三成道：

“我在前面开道，黑牛，你断后！”

这里五人往芦苇那面艰苦的移动着，而河岸边，“铁算盘”官永也大叫道：

“哥子们，联手往那面冲过去呀！”

官永的叫声入云，河岸边的巴子龙、张召、苗强、戈清松、石敢、白文定六人便立刻并力往官永处杀过去——

“铁算盘”官永在距离一棵老柳树五六丈远处，发现戚敬业夫妻二人浴血奋战已至危机生死一发——

“哗啦啦”抖动着尚余十余粒铁子儿的铁算盘，官永狂怒的骂道：

“好不要脸，竟以这么多人围攻两个，吃老子几粒铁花生！”话声言落，他已把仅余的十粒算盘子悉数打出——

“噗”声连响，带起的是几声凄厉惨叫，当场便被他打死打伤五人！

腾空而起，官永厉吼道：

“戚堂主，官某来助你！”

斜刺里，冷芒激闪，官永尚未会意，“呀”的一声，一把柳叶飞刀已插到他的右颊，有着一声只有官永自己才听得到的脆响，他已知道那强劲的铁刀击断了他口中两颗大牙！

落地，伸手拔出面上中的飞刀，官永抖手便把飞刀掷向齐步

前，沉吼道：

“还你！”

好强劲的腕力，那飞刀“嘶”的一声从齐步前的左面切耳而过，一阵刺痛，也是一阵惊讶，齐步前还真的吃一惊，伸手摸着往外冒血的左耳，气得咬牙“咯咯”——

齐步前绝未想到官永也是暗器名家！

往芦苇那面集中的“飞虎鞭”巴子龙，见堂主一怒而冲去支援戚敬业夫妻，他斜肩横闪，也大叫道：

“堂主，还有我巴子龙呢！”

人未落地，“飞虎鞭”“嗖”的猛带，一名劲装大汉被他抽起五尺，一头撞向斜岸下，在此同时，另两名大汉抡刀便斩，但是，刀走中途，二人的脑袋已被官永砸烂！

巴子龙落地又起，“飞虎鞭”盘卷如出云苍龙，一连几声“叭叭”脆响，三个硬往上冲杀的大汉已抛刀捂面往外撞去，齐步前狂骂道：

“圈紧了，操你娘，老子非生啖你们的肉不可！”

官永旋身逼向齐步前，道：

“老了也有同感！”

语声带起“呼呼”劲风，铁算盘已暴砸而上！

齐步前兜头便是一把飞刀，厉喝道：

“你找死！”

铁算盘中途变砸为挡，官永道：

“不见得！”

“吱”的一声已把飞刀击落在地，而齐步前便在这时已拔出一把精钢短刀！

就在这时候，任三成已在高声大叫，道：

“官堂主，戚堂主，我们人马集中呀！”

官永已同齐步前拼杀在一起，闻言大叫道：

“戚堂主，你夫妻受伤不轻，快往那面移动，这里由我同巴子龙接手！”

戚敬业一身是血，双目尽赤，厉吼道：

“哪里玩命也是一样，愚夫妇早已杀够本，如今晚多杀一个就是净赚，何用再往他处走！”

官永又道：

“戚堂主，别忘了那句老古话，‘置之死地而后生’！”

于萍萍披散着一头秀发尖声道：

“敬业哥，官堂主说得对，只待我们集中力量，便一鼓作气的联手大战！”

突的嘿嘿冷笑，齐步前道：

“做梦，今日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此地！”

官永冷沉的叫道：

“走！”

他“走”字出口，自己却反倒和身猛往齐步前杀去——

大旋身，齐步前突的一扬左手，手上的柳叶刀未出手，而就在官永塌低头的同时，他却又一声诡笑，阴阴的劈出右手短刀，“嗖”的一声短刀自官永左肋划过，若非三根肋骨，只怕官永当场破肚！

“嗤”的一声吸气，官永咒骂道：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奸险狠毒小人！”

齐步前一招得手，猛的侧旋，嘿嘿一声奸笑，猛烈的暴踢右

足，眼看这要命的一脚就要送上官永的伤处——

半空中一声尖啸，巴子龙的“飞虎鞭”快得难以形容的缠上了齐步前的右足——

抖腕振臂，巴子龙就怒骂一声：

“去你娘的那条腿！”

齐步前原也是一身刀伤，这时他在即将得手的时候右足被托空卷起，全身已不由自主的倒往半空飞去，就听得“哦”的一声，齐步前的高壮身子横砸在一群劲装大汉面前，激起一阵飞沙！

挺起上身，齐步前指着往前突破包围的官永等四人，大声叫骂，道：

“给我狠着杀，你们这群饭桶！”

二十多名劲装大汉正要举刀冲上，那面“百窍通”水火已高声叫道：

“二把头，我们也把人马集中，他们逃不掉的！”

齐步前被巴子龙那抽冷子一鞭，摔得还真不轻，闻言冷冷对身边的大汉们道：

“走，我们去三寨主那边！”

有个大汉忙走近齐步前身边，道：

“属下扶二把头过去！”

齐步前晃荡着站起身来，道：

“用不着！”

已经能颤巍巍的站起身来了，水火一手扶着自己的大腿，肩头上的伤处也已上药包扎好，他双目怒视着已远在一里地的大片芦苇，而芦苇处已不见人影！

齐步前跌坐在水火身边，两个背着药箱的大汉已开始在检视他的伤处，另一边，“黑金刚”巴少雄的右肩已经被人用布袋紧紧的缠住——

眼前这三位“黑虎寨”的悍将，个个全身皆是血腥味，三个人绝想不到“百灵堡”尚存在着这么一股令人不可忽视的力量！

冷眼望着河滩上一地死伤，“百窍通”水火忿忿的道：

“马上清点我们弟兄死伤，我要重整旗鼓，否则又如何向大当家交待！”

所有的大汉把伤的抬到柳树下面，救伤的人员便立刻为各人敷药包扎，死的更集中一起，创坑准备掩埋——

这时有个头目走近水火，报告道：

“启禀三当家，我们来时一百八十人，如今清点的结果，死了四十一，伤了六十二，未伤的七十七人，不包括三当家与两位大把头在内！”

疲惫不堪的“黑虎寨”仁兄们，匆匆的便展开行动，分出一半人手刨坑埋尸，另一半移护伤者——

齐步前稍稍喘过气来，向水火道：

“三当家，这种结局太出人意料了！”

冷冷的，水火道：

“这不是结局，这是开始，往后谁吃掉谁，犹待时间加以证明了！”

相隔一里地远的芦花荡里，有了马蹄声，缓缓的蹄声，渐渐的，一匹接着一匹的往清河下游驰去，细看，有的两人骑一匹

---

马上的人可也真够凄惨，十四位老仁兄没一个是完完整整

的，或多或少的都带着刀伤，当然最是凄惨的要算“白马将军”高威与“铁算盘”官永与“快刀”包公度三人，不过“黑牛”熊霸力气放尽又身带几条刀口，也已到了只能大喘气的份！

十四个血糊淋漓的人之外，连马匹也一半受到箭伤，马匹未伤及腿足，照样不会耽误行路，虽然也只有八匹马！

现在，伤的严重的几人伏在马背上走在前面，断后的几人是“银刀”戈清松、“飞花公子”白文定、“飞虎鞭”巴子龙三人！

一场两败俱伤的搏杀，双方谁也不服输，但却又无可奈何的看着对方而无力下手——

缓缓的走至高地，“百窍通”水火望向远处，云山浩渺处，他望着远去的高威等一行不由得大是后悔不迭的骂道：

“完了，操他娘的，我怎么早没想到这点？”

“飞刀”齐步前活脱泄气皮球般问道：

“三当家，你没想到什么？”

右手握拳猛的虚空一抡，水火狠狠的咬牙道：

“一开始我们就不该同这十几个混蛋搏斗！”

齐步前不解的道：

“搏杀他们，也是计划好了的，怎么——”

水火忿然的道：

“可在我们发现那女的不是胜小玲时候，我就应该领着弟兄们原路追向大羊坡去的，而你与大把头尽可把敌人阻在河上杀，即算是他们一个一个的过河，你们仍然以弓箭对付，如此一来，情况就不会如此凄惨了！”

齐步前道：

“可是兄弟们也是在对方过了河才发现那女的并非是胜小

玲呀!”

摇摇头，水火道：

“可好，娘的老皮，叫老子拿什么向少寨主交待!”

“百窍通”仅有的一撮小胡在上唇抖动着，双目仍然直视着远方——

远方的十四骑正沿着青河岸边往西南方移动着……

怔了半晌，水火问附近几个受伤的：

“你们谁知道这批狗操的是往哪里去的?”

水火问了半晌没人应，不由得大怒，骂道：

“娘的，就没人去过清河下游?”

一群埋尸体的刚走过来，其中便有个仁兄指着下游高声对水火禀道：

“启禀三当家，下游有两个地方好去，一是老黄河，另外便是折向西去的十里沼，论说这两个地方他们是不会去的!”

水火眉头一紧，道：

“你怎么知道?”

那人笑道：

“老黄河渡口已淹没，附近黄沙滚滚连到了天边，根本不能去人，那十里沼更是别提了，里而毒蟒毒蚊之外，到处是流沙，你想想他们去那个地方找死呀!”

“百窍通”水火冷笑，道：

“你是谁的手下?”

那人未开口，一边齐步前道：

“属我那一支，他叫皮冲，弟兄们平日里叫他“屁斑虫”的就是这小子!”

“百窍通”水火当即对皮冲道：

“带着干粮，另派两个人跟你一齐，‘屁斑虫’，你可得尽快跟上前去，看看他们落脚何处，只一找到，拼了命你也得连夜把消息送上总舵！”

皮冲点头，道：

“属下遵命！”

齐步前立刻又叫道：

“花子豪，林二贵，你二人跟着‘屁斑虫’快上路，这是跟踪，可千万放机灵点！”

于是，皮冲招呼花子豪、林二贵二人，腰带上掖上干粮，背着钢刀便往清河下游进去——

夕阳在落山，万道彩霞自西山洒下来，也照上一群南飞的大雁，大雁在空中悲鸣，断断续续的尖叫着——

雁声，河水声，加上沙沙的尘土飞扬，便宛似向青河岸上的一堆新坟奏着哀乐章，那么的单调，也使得人们的心坎有着积压的无奈感！

“黑虎寨”的“百窍通”水火便在一肚皮的无奈中领着一群手下回转唐山而去——

唐山，如今就等着他回去了，因为石牢里可是把个“人物”正一条锁连关着——

仇心良带着臂伤，拉着“双胆”李杰的坐骑，缓缓的回到了“黑虎寨”，马上骑的当然是李杰的尸体——

十里岗的“黑虎寨”第一道卡子上，消息已飞报到总舵——三把头“双胆”李杰死了！

这时，黑虎寨的聚义厅上，铁石心正同他儿子铁少朋在争吵

不休，因为铁少朋一觉醒来发觉胜小玲已不在后寨石牢，气急败坏的找上铁石心，而铁石心却刚刚自“笑罗刹”凤依依住处回到聚义厅上，他把路万里找来正在问话，不料铁少朋已怒冲冲的找他老爹要人来了——

铁石心一直不承认把胜小玲暂“借”出石牢换回凤依依是“百窍通”水火的主意，做老子的当然清楚自己宝贝儿子的个性，如果说是水火的“馊”主意，难保他不会找水火拼命！

父子二人的争吵，路万里一句也插不上口，木然的坐在下面

现在，从谷外传来消息，三把头死了，这才使得铁氏父子相对一愣——

铁石心忿忿的走出聚义厅往吊桥那面迎去，遥望向远处，仇心良拉着马往这边走，吊桥已自千丈高处缓缓的往下面落，近三百名青色劲装汉子纷纷走出来，他们也迫不及待的要想知道三把头李杰是怎么死的！

仇心良拉着马已到了吊桥下面，猛的抬头上看，人群中他发现“飞天虎”铁石心暴戾恣睢的双手叉腰伟岸的站在吊桥上端中央处——

“站住！”铁石心大声吼叫！

仇心良一顿，忙双手施礼，道：

“寨主！”

铁石心再吼：

“这是怎么回事？”

下面，仇心良道：

“且容属下上去向寨主报告，如何？”

大步走下吊桥，铁石心托起马背上的李杰，见果然是他的得力大将“双胆”李杰，牙齿“咯崩”一阵脆响，双目却又直视着李杰的面孔，沉声道：

“说，谁杀的？”

仇心衣应道：

“君不豪！”

一边，路万里戟指仇心良骂道：

“好个混帐东西，大羊坡我遇见那个该死的君不豪，他明明跟着胜小玲他们全走西南方去了，这事情你也在场，怎么会是姓君的下的毒手？难道你们中途中了姓君的埋伏？我不信！”

路万里的话原是依情理判断，因为他当时未同凤依依回唐山时候，李杰露出本来面目，且又同仇心良二人往君不豪一行追下去，为的是要协助火水把胜小玲抢回来，但他绝不会想到中间的那段纠葛——

铁石心牙齿仍在挫，他突然“哦”的一声，回身扭住仇心良的衣领，劈手便是两个大嘴巴子，骂道：

“操你娘，这不合情理，我看准是你在玩奸诈！”

仇心良口角溢血湿透蒙面布巾，他双目一紧，道：

“寨主，属下句句实言！”

铁石心大怒，道：

“姓君的杀了三把头，难道他会饶了你，娘的老皮，你拿铁某当娃儿耍？”

仇心良急又道：

“当时姓君的只同胜小玲二人在，姓君的先伤了属下，再同李杰把头交手的！”

路万里冷笑连连，道：

“胡说八道，姓君的那小子才不过十几个人，他怎敢单独护送胜小玲上路，老子看你是越说越离谱！”

仇心良急又道：

“事实上就在姓君的一行走出不到二十里，他便同胜小玲二人转道绕向大羊坡的绝谷，他们其余的人仍然往西南方向驰去了！”

路万里逼近仇心良，道：

“这么说你与李把头二人又怎么能追上姓君的？你们不是去往清河方面追他们去了？”

仇心良道：

“是在一座山腰，李把头发现有二骑缓缓往大羊坡后方绕去，他才同属下二人也赶了过去，两下里一照面，才知道君不豪那杂种使出金蝉脱壳之计，同胜小玲自另一方向走了！”

半晌未开口的铁少朋闻言，立刻跳起脚来吼叫道：

“好呀！如果姓君的真把胜小玲暗中带走，爹，我看你怎么还我的心上人，你不如拿刀杀了我吧！”

铁石心就这么个宝贝儿子，平日宠爱有加，自己的本事已传授他十之七八成，加上儿子的个性与他自己相同，铁石心更是见人就夸，铁少朋已经十多岁了，铁石心还经常把他扛在肩上逗，如今二十出头，二人已成了父不父子不子的拍肩搭背难分老小

可好，如今为了胜小玲，铁石心便想拉下脸来，他还真的担心儿子会一怒寻短！

忿然戟指着仇心良，铁石心狂怒已极的骂道：

“丑小子，你可真会捏造，今天我绝饶不了你！”

仇心良急急指着背上，道：

“寨主，属下忠心，属下也是带伤回来——”

路万里猛的托起仇心良一臂，冷笑道：

“随便拿刀划上一道，不外企图取信于人罢了！”

虎吼一声，铁石心道：

“拿根铁链来锁上，老子要好好去消遣他！”

仇心良忙施礼，道：

“寨主，何不等三寨主他们回来一问？那时候如果三寨主他们真的遇上胜小玲，寨主即使把属下零碎了，属下也死得瞑目！”

一怔，铁石心道：

“且先便宜你，只等三寨主回来，如果你在骗老子，嘿嘿……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吧！”

仇心良道：

“属下一片忠心！”

铁石心忿忿道：

“你的这种忠心令我寒心！”他大叫一声又道：“把他给我锁入石牢，小心看守！”

吼叫声甫落，一根铁链已套在仇心良的脖子上，连着把他的臂扭在背后锁牢，对于仇心良的剑伤谁也没有去问一声！

推着仇心良往吊桥上走去，下面，铁石心已吩咐道：

“设灵堂，只等三寨主回来，我要亲自祭我的李家兄弟，他是为我流尽了身上的血——”似是带着忧伤，因为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他总得有所表示——

拍拍路万里肩头，铁石心又道：

“也把你的三个兄弟抬在一起，我要亲祭！”

路万里忙低头施礼，道：

“仰寨主大德，兄弟们即算拼死也是值得！”

铁石心如果这时候落上几滴泪，那他就不配叫铁石心，话虽如此，场面话他还是冒出几句……有些伤感的模样，他叹口气道：

“李杰、白鹰、丁泰、石厚，他们死得凄惨，也死得太早，但是，却死得轰轰烈烈，也可以说他们均已尽了本份，是为我们的黑虎寨而死，死得值！”

路万里吁了口气，道：

“江湖生涯，原是充满血腥，是汉子，只要以为死得其所，早死晚死，全都心甘情愿！”

点头，铁石心道：

“几年前你们自秦川来，我与二当家共排众议收留你们，到今日我可以说，我是对的，二当家也是对的！”

路万里道：

“我兄弟一直是心存感激！”

铁石心又道：

“等等我去同二当家合计合计，这三把头的遣缺我倒想由你接补！”

路万里却惶恐的道：

“属下但能侍候二当家便于愿足矣！”

铁石心当然明白路万里话中含意，点点头，道：

“我说过，这还得同二当家合计！”

一边，铁少朋已忍无可忍的吼道：

“爹，照仇心良的说法，胜小玲只怕真的被那姓君的小子带走了！”

铁石心沉声道：

“不尽然，何不等水火他们回来？也许清河那面水火他们已截住胜小玲了！”

铁少朋遥指被拖走的仇心良，道：

“我有预感，所以我相信仇心良的话！”

就在这时候，从谷口跑来两个大汉，铁石心不等二人走近，已看到远处一人拍马而来——

铁石心冷冷的面无表情，双目却又怒视着来人——

两个大汉刚抱拳，铁石心已沉声道：

“你们回去吧！”

两个大汉不敢多言，立刻又回头往谷口走去！

骑马的到了铁石心面前，猛翻身落下马来——

低头，前扑，那人不敢仰视的到了铁石心身前“扑通”便跪了下去，道：

“属下泰山镇第一分舵褚天彪，带罪叩见当家！”

铁石心沉声道：

“怎的没得把你烧死在油槽里？”

褚天彪惶恐的道：

“属下该死！”

铁石心怒道：

“跟我回大厅上去！”说完便当先举步往吊桥上走去——

铁少朋的脸也气白了，路万里却对褚天彪暗示着，二人紧紧的跟着往吊桥上面走——

低声小语，褚天彪问路万里，道：

“二当家可好？”

路万里道：

“在休养！”

褚天彪又低声道：

“路兄，我就是听说二当家被姓君的那小子掳去，才连夜赶来的！”

路万里道：

“都快八天了，你才知道？你的消息也太不灵光了！”

一叹，褚天彪道：

“油坊被一把火烧光，这些天我尽在泰山镇上忙忽着善后，你不知道，这场大火可把我一生心血全部烧光，真叫人痛心不已！”

路万里道：

“烧也是烧黑虎寨的油坊，没得叫你痛的什么，另打庄另开锅，寨主自会拨银子给你再把油坊撑起来的！”

褚天彪道：

“话是不错，可是这些年我存的一点私档也跟着泡汤，我心痛的是这些呀！”

路万里笑笑，道：

“你们外放的各路舵主，油水自是不少，我早就听二寨主提过，就拿二寨主常去的香山酒厂而言，每年单就那十座山上的黑葡萄就有上百万斤，香山下面的那座大酒厂，单就人手就有两百多，‘大酒袋’彭章替当家的在经营，那老胖子就塞饱了他的私囊！”

指指前面的聚义厅，褚天彪道：

“别提了，你看我吃派头吧！”

## 第十九章

褚天彪与路万里二人走进“黑虎寨”那座豪华巍然，庄丽十色的聚义大厅上，褚天彪像吃了颗定心丸似的面子上有了笑意，因为在那最里面的一张太师椅子上，斜着坐了个人，这人他最是“熟悉”，正是那夜与他小楼上“互相切磋”的“笑罗刹”凤依依！

铁石心重重的跌坐在凤依依一边，回头不见儿子铁少朋跟来，忙对路万里吩咐：

“路万里，你给我好生看牢少朋，这小子我看是管不了他了！”

路万里匆匆走出大厅，铁石心一掌拍在桌面上，沉声对褚天彪怒喝：

“你说，那晚上你在干什么？姓君的人都摸进你的油坊杀起人来了，你却不见人影，你是干什么吃的？”

褚天彪当然不能说出自己那晚是同二当家在制造欢喜，他眼前甚至连望望凤依依也没有，只是低着头道：

“属下……属下那晚……”

铁石心叱道：

“你要实话实说，你怎不想想赵沟桥那面？‘拘魂手’阎世齐阎舵主同他的那批弟兄们，他们为了‘江南绸缎庄’，个个把命豁上，如今晚虽说‘江南绸缎庄’完了，可我也并不心痛，唯有阎世齐他们的死令人痛心，可是回头看看你，哼！你说吧！”

褚天彪趋近铁石心，他的那张娃娃面上露出个苦笑，道：

“当家的，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一大早，我的一个伙计对我禀报，说是有可疑的人物来到泰山镇上，属下以为泰山镇相距唐山五十余里，姓君的他再胆子大也不敢到泰山镇撒野，后来我一想不对头，当天晚上属下便亲自往姓君的落脚地方摸过去，万一是姓君的王八蛋，属下就要下手先收拾他，不料我摸到“泰山客栈”后院，发现并没有姓君的人，才刚刚翻出客栈围墙，已见城内起火，等我一赶回油坊，姓君的已搁下话走了！”

铁石心面皮缓下来，道：

“你说的可是实情？”

褚天彪忙应道：

“句句实言！”

铁石心冷冷道：

“十成我只相信两成！”

褚天彪的娃娃脸一僵，道：

“当家的可以去调查呀！”

铁石心摸着粗胡子，怒道：

“向谁去调查？油坊的伙计会替你制造麻烦？只怕他们没这个胆吧！”

褚天彪突然单膝一跪，道：

“至少我褚天彪对当家的可是一片忠心！”

铁石心怒道：

“你起来，我知道你对我忠心的，更知道你对我二当家也是一般的忠心，我清楚的很！”

一旁，面色冷青的“笑罗刹”凤依依这才跟上一句，道：

“褚舵主这一点倒是不错！”

褚天彪缓缓站起身来，道：

“唯天可表！”

铁石心沉声道：

“别再表了，倒是姓君的要你传什么话，快说！”

褚天彪低声道：

“要说姓君的可真不是东西，他要把我们在外的各分舵一个个砸毁烧光，直到寨主放了胜小玲……”

未再听下去，铁石心宛似被一拳捣中心口窝般跳起来大骂，道：

“操他娘，姓君的尽他妈躲在暗中玩坏点子，当初我们血洗‘百灵堡’，怎么会放走他这号人物，先是他们三州十八堂口的人物一夜之间消失不见，这以后他尽在暗中造老子的反，我操，看来非我亲自出马不可了！”

凤依依喘口气，道：

“我料准水火会有好的收获，再说姓君的已救走了胜小玲，他该不会再对我们其余几处分舵下手了吧！”

铁石心忿然道：

“凤妹，你叫我拿什么向少朋交待？”

凤依依道：

“一切就等水火他们回来自然会明白，也许那个丑恶的仇心良在瞎说！”

点点头，铁石心道：

“希望如此，我就安心了！”

此刻，黑虎寨的石牢，仇心良就坐在每间石牢里，里面除了一堆干草，草堆上连个破棉被也没有！

推他进那石牢的汉子说的十分明白，里面的那间有床铺，被单棉被带枕头，一应俱全，不过那是给胜小玲住的，这时候还轮不到别人住！

仇心良被锁链拴着，面前，铁少朋已踢了他十几脚，边厉色疾言的骂道：

“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你为什么眼睁睁看着胜小玲从你眼皮下被姓君的抢去，你这该死的东西，我非活活踢死你不可！”

骂着，铁少朋又是一连几脚，几乎把仇心良踢得岔气，他张口噎气的道：

“少寨……主……属下……尽力了……我……不是姓君……的敌手……”

铁少朋抖手一个大嘴巴，骂道：

“李杰能死，你为什么不能？你孬种？你没骨头？你不是人，老子就打你个怕死！”足踢仇心良屁股，上面还打他的双颊，仇心良连躲的机会也没有，因为仇心良被铁链铐在石壁上的一个粗铁环上——

血自仇心良的脸上嘴角流出来，几乎连鼻子也被打歪，但仇心良却咬牙苦撑——

铁栅外面，路万里低声劝道：

“少寨主，别打了，一切等水火他们回来以后自有所分晓，何必此时同这丑怪生气！”

猛的旋身，铁少朋咆哮道：

“已经分晓了，姓仇的已经对我又详说了一遍，仍然是那句话，胜小玲被姓君的带走了！”

铁少朋回身又要打，路万里忙也走进栅内，道：

“少寨主能听属下一言？”

铁少朋怒道：

“听你的可以，能把胜小玲再找回来？”

铁少朋已向路万里逼去，他那种蜂目豺声，咄咄逼人之势，连路万里也吃一惊的后退一步，笑道：

“就以最坏打算，如真是胜小玲被姓君的抄小路带走，也是因为二当家之故，当初属下同二当家在白马镇东面一场搏杀之后回程时候无意间在尹清曲那老鬼地方发现而掳来，如今又以她换回二寨主的人，情理上也算过得去，不过少寨主放百二十个心，只三寨主回来以后，如果真是如姓仇所言，属下相信二当家必将于伤处养过来，领人马去找姓君的，到时候属下拼着性命也把胜小玲再毫发无损的送到少寨主面前——”

铁少朋突然大喝一声，道：

“去你妈的搪塞之词，哪个不清楚你同凤姨的事，路万里，你给我离远些，我不要看到你！滚！”

路万里头上一热，肺快气炸，秦川四煞，三个已为姓铁的父子送命，如不是凤依依还活着，路万里早又回秦川去了，哪会在此听这黄口小儿的辱骂！

阴阴的一笑，路万里道：

“属下告退！”

铁少朋怒叱道：

“快滚！”

路万里走了，铁少朋旋身面对仇心良，戟指骂道：

“这是一笔算不完的帐，丑鬼，胜小玲若是一日不回，我便每日来修理你，直到——”

仇心良猛的抬头，一张疤痕斑斑的脸上肌肉颤动，双目闪耀着炯炯厉芒，道：

“少寨主，你在折磨一个对黑虎寨忠心的人了！”

铁少朋冷笑道：

“忠的是李杰，所以他死了！”

仇心良道：

“属下只是个猎户出身，我身上已受到剑伤，姓君的没杀我是有话要我带回来，怎能说我不忠？”

铁少朋沉喝一声，道：

“就是要你带话回来，他要以血还血的血洗我们黑虎寨，能吗？”

仇心良道：

“他们当然不能，而且是自不量力，但话我却不能不带回来，少寨主，你多体谅！”

猛的冲出栅外，铁少朋一跃而到了里面的那间石牢外，他双手颤抖的施力扭动着铁栅狂叫道：

“小玲！我的小玲！你真的那么狠得下心的丢我而去？小玲！这世上除我铁少朋，还有谁会为你疯狂？回来吧！只要你回来，我绝不会再让你住在这鬼地方吃苦，小玲！我发誓要你过最舒服最快乐的日子，小玲，我只盼你能回来，我不抱你，也不碰你，只远远的站着看你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啊！胜—小—玲！”

就在一阵痴迷呼唤后，铁少朋突然双手捂面，大嚎冲出石牢而去——

石牢外面的大亭子内，八个劲装大汉谁也不敢走过来，如今见少寨主走去，忙发动机关把洞口堵起来！

石牢内立刻又恢复了平静，但平静中似有着人语！

不错，说话的起自中间石牢！

中间石牢住着段姬儿，一位把青春被全部剥夺在这石牢中三十多年的段姬儿，也是“百草岭”“罍庐”主人胡仙的未婚妻子！

声音在空中飘荡着：

“你为何还回来？不智啊！”

仇心良嘴唇未动，但声音却清晰的传过去，道：

“我不能不回来！”

段姬儿道：

“铁家父子残忍成性，难道你不知道？”

仇心良道：

“我十分清楚！”

段姬儿报怨的道：

“那你为何还要来？”

仇心良道：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你应该知道我再回来的目的是什么。”

段姬儿低声沉痛的道：

“你救不了我的，即便你真的有机会救我，只怕我这模样也没脸再见胡仙了！”

仇心良沉声道：

“姬儿，你错了！”

段姬儿道：

“错的只怕是你呀！”

仇心良有力的声音传向中间石牢，道：

“你被姓铁的折磨近三十年，是肉体上的痛苦，但你可知道胡仙大夫却是饱受精神摧残，他已白发苍苍了！”

有着抽噎的声音传过来，段姬儿哭了——

仇心良接道：

“你的坚贞守节，痴情不渝，已经超越了你当年的美貌，在胡仙眼里，你还是他心中仙女，月里嫦娥，就是因为你的这种高超节操，才大为感动我，想想，我曾袖手旁观的不闻不问，道上我也就别混了！”

段姬儿在拭泪，她低声断断续续道：

“只怕……只怕一天，……胡仙，……见我变得……又丑又老……他会……要我？”

仇心良坚决的道：

“除了高兴，他别无表示，否则我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他，可是……”

隔壁的段姬儿已急急的道：

“不，你绝不能杀他，为我，他已经付出太多太多了，即算有一日他拒绝接受我，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支持我在这石牢中活下去的，便是胡仙的影子在支撑着我！真有那么一天，你绝不能杀他！”

仇心良心中泣血，这何止是天妒红颜，简直就是造化弄人，生生拆散一对美满姻缘！

“百窍通”水火与“黑金刚”巴少雄二人是被人抬着回唐山的，二把头“飞刀”齐步前就率领着只有不到八十名黑虎寨仁兄，架着一大批受伤的，第三天他们才到了唐山谷外的十里岗下

十里岗设有第一道卡子，消息便很快的送进大寨！

时间尚未近正午，聚义大厅上“人面蛛心”佟老古正在向“飞天虎”铁石心商议着事情，一旁还有路万里与褚天彪二人在座！

听得“百窍通”水火率领众人回寨，铁石心当先大步往吊桥那面迎去——

现在，连休养中的“笑罗刹”凤依依也赶到吊桥下面！

谷口处已人声鼎沸，“吱呀吱呀”的担架上面，“百窍通”水火撑起上身望向吊桥，见铁石心等全迎了出来，心中着实不是滋味！

抢步上前，铁石心沉声道：

“怎么回事？”

水火喘着气，道：

“当家的，姓君的那龟孙子是头狐狸呀！”

铁石心当机立断的大吼道：

“伤的人快找人医治，其余的先回屋歇着！”

凤依依走近水火，道：

“没有捉回胜小玲？”

此刻，齐步前走来，忿怒的道：

“我们的计谋原是十拿九稳，哪会想到青河面上根本没有胜小玲，连他娘的君不豪那小子也不在！”

铁石心跺脚连连，道：

“这么说，仇心良他并未说谎骗我了！”

缓缓的往吊桥上移，水火在担架上道：

“难道水火见过君不豪与胜小玲?”

铁石心沉声道:

“他同李杰随后发现君不豪与胜小玲二人一起绕向大羊坡后,他二人立刻跟去,然而……”

水火忙问道:

“三把头呢,先是我叫他伪装着藏在路万里带的人中,事情一了便要他盯牢姓君的一伙,然后在清河下手,他却始终不见人影,我正要回来找他算帐呢!”

铁石心忿怒道:

“他死了,死在你的好计谋下,这下子我看你如何向少朋去说!”

水火忙道:

“发生意外,那是出人意外,当家的,属下惶恐,属下失职!”

就在大厅前面,铁石心对佟老古吩咐:

“去把仇心良放出来,他是冤枉的!”

“人面蛛心”佟老古道:

“放人是对的,至于他的职务——”

铁石心道:

“他那个模样,还是留在那儿守石牢吧,这样也好叫那段姬儿见了不自在!”

佟老古手臂上挂着他那支“火心烟袋”匆匆的赶往后寨石牢去了!

铁石心命人先把水火与巴少雄两人抬到他们住处,齐步前便跟着铁石心到了聚义大厅!

重重跌坐在中央太师椅子里,铁石心冷冷道:

“二把头，你给我仔细说，领了这么多弟兄赶去，竟然一事无成的损兵折将，灰头土脸滚回来！难道他那十多个人是凶虎？而你们是一群小羔羊？”

齐步前双手握拳哆嗦的咬着牙，道：

“说出来真他妈叫窝囊！有朝一日再照上面，我齐步前绝不放过他们任何一个……”

铁石心怒道：

“那是以后的事，我要知道清河那面的情形！”

齐步前道：

“三当家的计谋原是周详的，我们在大羊坡换人的前两天便赶到了清河，而且只过了一天便见姓君的领着十几个手下从清河那座木桥上走过，三当家把人马分在河两边埋伏，且又把木桥拆掉，只要姓君的回头过河，我们的人便两岸兜着射，任他插翅也难以逃了，可是……”

凤依依道：

“可是什么？他们没过河？”

齐步前道：

“河是过了！”于是，齐步前便把当时那场血糊淋漓的搏杀又仔细的述说一遍……

也就在这时候，大厅外面，铁少朋已狂叫着冲进来，他双目已赤，只打量了大厅内几人以后，便恶狠狠的走到齐步前面前，吼道：

“胜小玲呢？”

齐步前一愣，起身想笑，但他知道这笑绝比哭还难看，低声小心的：

“少寨主，我们没遇上胜小玲……”

“粉面鹰心”铁少朋猛然旋身面对铁石心，道：

“爹，仇心良的话果然是真的了！”

铁石心道：

“所以我叫人把仇心良放了！”

铁少朋厉叫道：

“我怎么办？怎不为我想想？”

“笑罗刹”凤依依笑笑，道：

“少朋，我们都出了力也流了血，更死了不少兄弟，这些无法弥补的损失，不都是为你？”

铁少朋怒吼，道：

“要真为我，那就把胜小玲给我找回来！”

齐步前立刻点头道：

“会的，少寨主，找回胜小玲那是早晚的事！”

铁少朋一把揪住齐步前衣领，咬牙切齿的道：

“什么叫迟，什么又叫早？你在搪塞！”

齐步前急忙摇动双手，道：

“少当家，你得听属下说呀！”

铁石心沉声道：

“少朋，怎可对二把头如此，放手！”

铁少朋忿怒的一锤敲在桌面上吼道：

“你有何话好说？”

“飞刀”齐步前先是嘿嘿一笑，道：

“少当家，你小时候就骑在我肩头往山上去摘果子，你想想我老齐哪个地方不护着你？”

铁少朋沉声道：

“丑表功！”

齐步前忙笑笑，道：

“没这个意思！”他一顿又道：“事情是这样的，姓君的手下那帮王八蛋这次全都挂了彩，有几个被杀的可也真够他们哈，就在他们顺着青河边往西南方溜走时候，三当家暗中已派人盯牢他们，属下在想，这批混帐必定去某个地方与姓君的会合了，只要他们窝藏地点被派去的人踩到，消息便立刻会送回唐山，那时候我们暗中调派人马，胜小玲她还能上得天去？”

太师椅上，铁石心点点头，道：

“还是三当家想得周到，只等跟去的人回头，我们可得设一周详计策，务必把他们一网打尽！”

“笑罗刹”凤依依冷笑道：

“姓君的那条命已是我的了，再照面我会叫这野生杂种知道老娘厉害！”

突然，铁少朋吼道：

“不！只等消息一到便由我亲自找去，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一惊，铁石心道：

“这种玩命的事你可不许胡闹！”

铁少朋尖嘴一咧，鼻孔抽动的道：

“爹，你不会要一个怕死又孬种的儿子吧？”

这时候铁石心当然无法回答这句话，他点点头，道：

“不错，但也得看什么情况！”

铁少朋道：

“什么情况全一样，想我那五个跟班的也同儿子一样，迫不及待的要为我去找姓君的了！”

是的，铁少朋身边是有五个武功高强的跟班，那也是他老子专门为他挑选的，几个月前血洗“百灵堡”的时候，铁少朋尚带着五卫士跟了去，现在——

铁少朋决心要自己出马了！

“笑罗刹”凤依依笑道：

“老子英雄儿好汉，古来皆然，凤姨相信你是个好样人物，只是如要找那批人物，总得大家先行商定，然后而动，总是不会吃太大的亏！”

冷冷一笑，铁少朋站起身道：

“就算拼得一死，我也要找到胜小玲！”说完便大踏步走出大厅！

铁石心怒极的双拳擂着桌面，道：

“我怎么会有这么个儿子！他……他！”

凤依依淡淡道：

“当家的，儿大不由爷，想开些吧！”

铁石心的嘴巴看似闭得紧，但他那对虎牙却隐隐外露，“咯嘣”的咬着牙，他沉声发自牙缝，道：

“这些天来，姓君的踹了我几处分舵，也杀了我不少弟兄，如今连跟我出生入死二十年的李杰也死在姓君之手，这头凶残的恶魔，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

“笑罗刹”凤依依低沉的道：

“李杰若是不回头而直逼清河，至少以他的武功，清河那面也可以摆平几个堂主，一对一同姓君的硬干，便绝非姓君的对

手，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凤依依曾两次同君不豪交手，如今话出自她口，铁石心便只有点头的份！

现在，黑虎寨已开始在动员了！

泰山镇第一分舵舵主，“七爷”褚天彪已留在总堂口，另外，铁石心派人召回第二第三分舵两位舵主也连夜赶回总舵，就等凤依依、水火、巴少雄几人伤势痊愈，便将对君不豪等加以追剿了！

“黑虎寨”唐山总舵设在北方“豆北镇”的第二分舵，平常兜拦北地过来的皮货与参药，分舵之主“笑面诸葛”石振芳道地的响马出身，当年跟着铁石心闯道，为铁石心五大杀手之一，每年三大节日，这“笑面诸葛”石振芳才会从五百里外的“谷北镇”返回唐山一次！

除了召回石振芳，铁石心更把远在七百里外的“羊角镇”第五分舵舵主“金箭无敌”寇大勇也快马召回唐山！

黑虎寨外放的舵主中，就属石振芳与寇大勇二人的武功高，两个人同样的心狠手辣！

至于弟兄们的调派，黑虎寨已开始从各路分堂抽调人马，只等人员到齐，便只等查探姓君的窝藏地方了！

两天后的黄昏，黑虎寨少寨主铁少朋又在石牢里面独自望牢兴叹，口中不停的嘟囔着——

大亭子里的八个汉子谁也不敢上前扫他的痴兴，连坐在石牢内的仇心良也低头闭起双目，大洞口的铁栅大门未关闭，因为里面的胜小玲已不在，而仇心良又被认为他对黑虎寨是忠心的，只有中间石牢内的段姬儿一人！

现在铁少朋已不再毒打仇心良，因为他想通了一点，那便是

仇心良也是伙同李杰去捉胜小玲，只不过他没本事打败君不豪而已！

突然，从远处有个年青大汉往石牢这面跑过来，口中边高声大叫：

“少主人，少主人！”

铁少朋猛回头，厉声道：

“左八，干什么？”

年青人已到了铁少朋面前，抱拳施礼，满面兴奋的道：

“有消息了！”

铁少朋狂喜，道：

“快说！”

年青大汉手指向谷口，喘着气，道：

“派去跟踪的人回来了，听说那批人全进了十里沼里面了！”

铁少朋道：

“可有胜小玲的消息？”

年青人忙回道：

“回来的人是齐把头手下的皮冲、花子豪、林二贵三个人，才刚刚到，正往大厅上去呢！”

铁少朋沉声道：

“你确实听皮冲说那批人到了十里沼？”

年青人点头，道：

“不错，皮冲说得很清楚！”

铁少朋冷笑连连，道：

“寨里受伤的人还未好转，我爹调回的人也还未到，就算有消息送来，只怕还要等上个十天八天，那时候潜在十里沼内的那

批王八们不知又溜到哪里去了!”

年青大汉点点头，道：

“少主的思虑对，属下有同感!”

一双大眼怒视着远方，铁少朋沉声道：

“左八!”

年青大汉忙应道：

“属下在!”

铁少朋一字一顿的道：

“你—要—听—清—楚!”

左八忙低头竖耳，道：

“少主吩咐!”

铁少朋道：

“召集丁太斗他们四个，领着我的近卫五十人，一个时辰后我们出谷!”

左八低声道：

“当家那儿……”

铁少朋叱道：

“我管不了那么多，去!”

左八哈腰应道：

“遵命!”回身便往前面大宅子里跑去!

前面的聚义厅上，三个刚刚从清河下游西南方的十里沼回来的皮冲等，肃立在大厅一边，三个人还等着齐步前从后宅请出寨主!

这时候正是吃晚饭时刻，连凤依依也在自己住的屋子里吃饭!

听说皮冲三人返回来，铁石心匆匆便走入大厅里，齐步前便对皮冲道：

“快说吧，那批家伙窝在什么地方？”

皮冲忙趋近铁石心，道：

“当家的，属下三人跟了一天半，才发现那批家伙绕了一个大山角走入十里沼去了！”

铁石心冷冷道：

“那个鬼影子也看不到的地方，他们能待得住？”

齐步前道：

“听说十里沼里面有块干地，地上还起了一座钟馗老爷的大庙，他们很可能住在那破庙里！”

铁石心冷哼一声，道：

“且等寇大勇与石振芳二人到了我们再商定如何来个瓮中捉鳖！”

齐步前忙道：

“等得太久怕他们会逃到别处……”

摇摇手，铁石心道：

“我料他们不会，你想想，他们一个个全带着伤，一时间怕也难以再换地方！”

就在这时候，突的有个大汉匆匆跑来，急急的道：

“禀当家的，山寨主带领他的五大侍卫与五十名近卫出谷去了！”

铁石心“呼”的站起来，吼道：

“天黑他去哪儿？”

那人捂着脸，道：

“属下问少主，可是挨了一嘴巴！”

铁石心一跺脚，道：

“他比我这做老子的还毛躁！”

齐步前道：

“当家的，可要属下追他回来？”

铁石心一咬牙，道：

“任他去吧，叫他在外面吃点亏也好，否则是井里的蛤蟆，就看到头上碟儿大的那片天！”

齐步前道：

“就算磨练磨练，可也不是这时候，当家的，你多琢磨，别出了大祸可就……”

铁石心道：

“不急，且等石振芳到了我们立刻赶去十里沼，一时间少朋也不至于真的会出事！”

从青河东北上游往西南，高威等一行十四人中有一半是半伏在马背上挺不直腰身，若论谁的伤最重，除了高威以外就属官永、熊霸二人，但要说哪个身上没带血，只怕一个也找不出来，而且血全是自己身上的！

原也带了不少伤药，一下子便全用尽，至于有几匹马屁股上的箭伤，也只有任其溃烂了！

现在，十四个带伤的人正凄凄惨惨的进入十里沼，这儿已相距青河近百里了！

十里沼方圆似不只十里，从远处的高望过去，大片整体沼泽中一缕缕灰朦朦的烟夹着呛人鼻子的恶臭冲天而起，或大或小的游泥潭便在三条虬缠不清的河流四周散布着，进入十里沼的人们

皆知道，凡是近黄泥水的那条河两边绝不能走近，因为那儿尽多流沙，连一只小鸟落上去也会在瞬间吸进流沙里！

除了每年三大节日与钟馗老爷的生日，十里沼是见不到人迹，因为太多的理由引不起人们去亲近，其中最大的理由是十里沼年年会发一次洪水，那光景比之出洪爆发还可怕，不少蟒蛇走兽被洪水冲往老黄河！

晨雾加上灰惨惨的轻烟向四周扩散，高威一行便在这时候由一条小路直往十里沼的钟馗庙缓缓移动，沿着小道，尽些半死不活的枯树伸展着奇形怪状的半秃枝芽，就在一撮撮灰黄的藤蔓纠缠下了无生气倒像地狱——

树无生气，便高威十四人又何尝有精神？

如今能顾着自己还能帮上别人的，木概只有巴子龙、张召、苗强、石敢与白文定几人！

“银刀”戈清松大概是用力过猛有些忿气模样，至于他手背上的一刀，他还能承受得住！

“花豹子”任三成在照顾着熊霸，只是任三成也挨了三刀，虽未中要害，却也流了不少血！

包公度与李淦二人咬牙苦撑着合力照顾高威！

潞安州的戚敬业夫妻二人也伤得凄惨，跟着一路往十里沼，大伙尽叫他夫妻先回白马镇休养，可是于萍萍坚持，就算是死，大伙也死在一起，无论如何，也要等二当家君不豪到来以后再决定！

一行到了钟馗庙几乎已快中午，马匹放在庙后面，十四个伤得凄惨的人全挤进庙里面，由苗强把吃的分配各人，没多久，有一半已发出了鼾声！

“白马将军”高威伤势最重，不时的会痛醒过来，加上不少蚊子闻到血腥便围上来，他只得把一旁的李淦叫醒，喘息的道：

“去，燃些枯枝干草，毒蚊子太多了！”

李淦揉揉双眼，道：

“堂主的伤……”

高威道：

“我还撑得住，快燃把火，大白天蚊子也叮人！”

那面，巴子龙靠着神案对高威道：

“高堂主，我以为你们几个伤势重的该尽早医治，在这十里沼待下去可不是办法！”

高威咳了两声，道：

“刚才戚大娘说的对，等二当家的来了再决定！”

“快刀手”石敢也坐起来，道：

“高堂主，我以为你们四位伤重的应该立刻赶回白马镇疗伤，我预感情势不佳！”

高威道：

“姓铁的难不成会找上十里沼来？”

石敢道：

“可难说，万一他们人扑过来，必将对我们施以雷霆一击，我们虽不怕死，但对二当家的计划就产生不利影响了！”

熊霸以巾缠着大腿上的伤，闻言吼道：

“他们若决心追杀，莫非我们就任他们宰割？娘的老皮，谁都是肉糊骨撑的，何妨豁上一拼，哪方死光哪方完蛋！谁走我不拦，我熊霸可不走！”

一边任三成忙道：

“别发你的牛脾气了，小心伤口崩！”

“铁汉”张召道：

“就算是几位伤重的要走，也得等明日一早再动身，我赞成石堂主说的，几位伤重的先回白马镇！”他一顿又道：“各位要知道我们暗中打击黑虎寨的目的，还不是二当家的一心要救出小姐？如今小姐已经救出来了，照计划我们全应该撤回白马镇，就因为二当家要扰乱敌人耳目，才命我等在这十里沼内等他，眼前高堂主官堂主戚堂主皆伤得不轻，已没有留下来的必要，倒不如先回白马镇早早医治，要知道，我们正准备血洗黑虎寨，那才是要紧的大事！”

“银刀”戈清松道：

“张堂主这也是为大局设想，我同意！”

高威无奈的道：

“各位既然如此说，那就等到明日天亮再说吧！”

熊霸已低吼道：

“几位伤重的是该回白马镇，不过我熊霸的伤可不碍事，便这时候再厮杀，老子照样不含糊！”

任三成一笑，道：

“别急躁，等你把伤养好，有得你杀的！”

高威点点头，道：

“陶堂主有你们辅佐，怪不得‘青龙集’的‘四方京什货栈房’的生意一直是蒸蒸日上！”

“花豹子”任三成笑笑，道：

“包李二位也是好样人物，你们白马镇的山货行不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吗！”

哈哈一笑，石敢道：

“如今晚你我就为了‘百灵堡’的基业在拼命，北地江湖两霸，就看谁吃掉谁了！”

夜——就在无数蛤蟆狂叫中又再来临！

夜风吹得庙外面呼呼啦啦狂响不停，远处还隐隐的有着野狼厉嚎，把个原本恐怖的十里沼带到了另一个绝望的世界里而了无生机！

是的，百里外的唐山，正有一彪人马往十里沼赶来，他们怒马疾驰宛如衔风驾云，为首的正是“粉面鹰心”铁少朋！

与铁少朋并马疾驰的丁太斗，是个二十四五岁北汉，这人年纪轻可偏就有一股狠劲，大宽脸上那对豹目阴沉，短髭如戟，血口注乌，背上的大砍刀刀把露出右肩头，红绿两条绸带子迎风“嘟嘟”飘！

二人后面紧紧跟着腰插枣木三节棍的小巫，左手抓着一把虎叉的武忠，肋下挟着丈二长老滕棍的左八与肩上扛着长把双刃的戈然！

这几个人的后面，便是经常跟着铁少朋的五十名近卫！

有一把同铁石心一模样的“旋天环”挂在铁少朋的马鞍上，他冷冷的对一旁的丁太斗，道：

“丁太斗，你说曾去过十里沼，你琢磨一下我们明日一大早可赶得到？”

泛红的大嘴一咧，丁太斗道：

“快的话天不亮就可以看到十里沼！”

铁少朋道：

“我要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一举尽歼那批狗操的，不过你们

千万记住不得伤到胜小玲!”

后面，左八叫道：

“听说他们全受了伤，可是天赐良机!”

铁少朋仰天大笑，道：

“等我把胜小玲掳回唐山以后，也叫我老子知道他的儿子早就不是穿开裆裤子的娃儿了！哈……”

## 第二十章

十里沼里面，天不亮就尖声在树头叫的铁弹子鸟，那地方的人叫它“翅北叉”，别看这种小黑鸟，连老鹰见了也要躲，因为它的两个翅膀扇动起来宛如两把刀，人若惹恼了它，便立刻会被它打得皮开肉绽！

现在，寅时刚过不久，便听得一对铁弹子鸟落在钟馗庙顶吭尖叫不休……

窝在庙内一角的于萍萍，刀伤痛得她早已醒来，坐在丈夫一旁，她用布巾在替丈夫赶蚊子，望望附近，十三个大汉全睡得正浓——

想想，她轻轻的走出庙门，准备再生火驱毒蚊，就在她刚刚走到庙后面，突然听得隐隐的有马蹄声自东北方传过来，那声音一如滚闷雷，而方向——

她不及再抱干草，忙冲进庙内叫道：

“快起来！不好了！”

高威第一个挺直身子，道：

“大嫂发现什么了？”

这时连官永石敢张召全都直起身子，道：

“怎么了！”

手指庙外，于萍萍道：

“东北方有马蹄声传来！”

“花豹子”任三成笑道：

“一定是二当家连夜赶来了!”

摇摇头，李淦道：

“那不可能，二当家若要赶到此地，还得个两天，白马镇离此三百里，何况二当家回去时候是绕在深山走!”

“铁汉”张召立刻跃出庙门，他面贴地上细听一阵便立刻走进庙里，叫道：

“少说也有数十骑，以我推断，只怕是黑虎寨的人追来了!”熊霸怒骂道：

“这他娘的存心要赶尽杀绝，一心想趁我们个个伤重好下手，各位，便拼了也罢，人挣一口气，佛挣一炉香，如今已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

张召道：

“细听声音，总还在六七里之外，我们得在这段时间好生筹谋对策!”

“大袍牙”李淦道：

“除了拼命，别无他途!”

“快刀手”石敢起身，道：

“要快，这时候怕是走不脱了，但我们仍可以把伤重的扶上马从另一方向出十里沼，余下的便计划如何对敌了!”

“银刀”戈清松点头道：

“事不宜迟，快扶高堂主官堂主戚堂主几位伤重的先上马，晚了就来不及了!”

高威沉声道：

“不!死也死在一块!”

戈清松沉声道：

“高堂主，别忘了二当家是怎么说的，我们绝不能随便再有损失，多保存一点实力，未来便多一份胜算，几位重伤的若留下来，反倒增加他人困扰，对大家只是个负担，各位还是听戈某的忠告吧！”

巴子龙已扶起官永往外走，于萍萍一见便也扶住丈夫戚敬业，那面，李淦已扶着高威向庙外走去！

就在庙门口，高威回头见“快刀”包公度未动，立足问道：“公度，你怎么不走？”

包公度一笑，道：

“堂主，属下伤得不重，后脑是破了个血洞，歇了一夜便没事了，至于背上那一棍，堂主别担心，属下还挺得住，不碍事！”

高威知道自己两次被包公度及时挡住水火那致命的一击，自己才没丧命在青河岸，如今又见包色度重伤不走，不由得心口一紧，道：

“公度，我不拦你，但有句话你牢牢记住！”

包公度面无表情的道：

“堂主吩咐！”

高威黯然的道：

“活着回来！”他不等包公度回话，回头就走！

这时候“花豹子”任三成双手叉腰站到闭目不动的“黑牛”熊霸面前，叱道：

“大牛你别他妈的装睡，你一身是血，大腿上还有个半尺伤口，你为何不走？你想玩命是吧，那得等我哥俩杀上唐山，在这里还用不到，快走！”

睁开左眼，熊霸冷冷道：

“娘的，命是我的，我不急你急个鸟！”

任三成跳着脚吼道：

“可好，敢情堂主不在，这里没人管得了你了！”

熊霸摇摇头，道：

“你我二十年青龙集混生活，这节骨眼任什么我也不会独自走人，你还是省省吧！”

任三成怒骂，道：

“我操，又犯了牛脾气！没得我们先打一架！”

熊霸一挺上身，道：

“要打可以，等这一战过后我奉陪！”

钟馗庙外面已有了马蹄声，走的有“铁算盘”官永，“白马将军”高威，“潞安州”的戚氏夫妇二人！

如今这里只余下三位堂主与七位副堂主！

“银刀”戈清松立刻把九个人集中在庙门前，他似是胸有成竹的道：

“时间紧迫，我只能大胆的把各位加以分派！”

“快刀手”石敢道：

“我与张召兄也全听戈兄调派！”

戈清松抱拳，道：

“谢谢！”他指着东北方又道：“我想在三里外先设下一道关卡，那儿地形复杂，小路两旁全是水沼，有两个人就行了！”

不料他话刚落后面熊霸已双手拎着八角大铜锤大步往东北方走去！

“花豹子”任三成一把拉住熊霸，道：

“你去？”

熊霸嘿嘿一笑，道：

“我知道你小子不敢去！”

任三成大怒，道：

“我操，人活百岁总是死，树长千年劈柴烧，鸟毛灰，老子陪你去守这第一关！”

两个人忽的仰天哈哈大笑的并肩齐步直往前走——

竖起大姆指，“铁汉”张召赞道：

“真两个好样的！”

“银刀”戈清松指着一片空荡干地，道：

“那个地方一片密林连着藤蔓，我们可以在那儿埋伏两个人！”

手捋山羊胡子，“快刀手”石敢对一旁的“飞花公子”白文定道：

“走，我们去埋伏！”

白文定问道：

“何时出手？”

“银刀”戈清松道：

“庙前拼杀得紧急时候，但情势却得由二位去判断！”

点点头，石敢道：

“我省得！”

现在，庙门下只有“铁汉”张召、“判官”苗强、“飞虎鞭”巴子龙、“快刀”包公度、“大匏牙”李淦——

“银刀”戈清松一挥手，道：

“我们进庙里去，大伙是生是死，可得好生合计一番了！”

此刻，十里沼的东北方，青河的支流绕过大山脚流入这十里

沼，一批人马已顺着山脚往十里沼冲进来——

也只是进了不过一里远，原本能双骑并进的路也只能容得一人一骑奔驰！

马上，不错，铁少朋已开了腔的吼道：

“左八！”

后面一手抓着一根丈二长上面长着拳大疙瘩的老藤棍的大汉应声叫道：

“属下在！”

铁少朋道：

“可要派几个弟兄往前面探路？”

左八道：

“少主说的极是，便一般行军打仗也得派几个打前站的！”

铁少朋又问丁太斗，道：

“这里可就是十里沼？”

丁太斗点头道：

“少主，错不了，顺路往里走，四五里地便是那座‘钟馗庙’，属下曾去过！”

拢住马，铁少朋道：

“你带几个弟兄打前站，有什么发现立刻回报，我们慢慢往里面摸——”

丁太斗立刻叫了四名弟兄，五个人轻骑直往十里沼内驰去……

大砍刀已拔在手上，丁太斗沉声对身后的四个弟兄道：

“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人在这十里沼想活着出去，就得要放机灵，没得把小命给搁在这兔子不拉屎的荒地！”

一阵疾驰，他人已先到了一处高地，丁太斗四下观望，先落下马来，道：

“不能再往里面骑马了，大伙得把马匹留在此地，蹄声隆隆，可别把那批死胚给先吓跑了！”

一行五人，弯弯曲曲的又走了两里深，隐隐的已见远处高地上的那座钟馗庙——

丁太斗轻松的哈哈一声，道：

“如果王八蛋们没离开，八成便是躺在庙里在养伤！”

有个弟兄笑道：

“丁爷，少主说过了，除了胜小玲余下的一个不留活口，我们慢慢摸过去先宰他娘的几个讨个好彩头！”

猛可里，一棵大毛刺树旁转出个大高个子，丁太斗五人真吓了一跳，心中不约而同的叫了一声，好大个头！

五个人对望一眼，面上的颜色各有不同！

丁太斗先耸双肩，回头，踮起脚再往对面大个子身后看——

然后，丁太斗似是轻松多了，因为这附近大概只有这么个大个头——

五个人斜肩并站，除了见对方个头大以外，发现对方一身鲜血，大腿上扎着布带，连大毛脸上也有伤口！

于是，丁太斗嘿嘿冷笑起来——

不错，大高个正是“黑牛”熊霸，一对八角铜锤握在他那蒲扇大手上，没说话，只是冷冷的拦在路中央，宛如一座挡道的“泰山石敢当！”

丁太斗嘿嘿笑，道：

“听说青河岸边有个大个子同我们的大把头对杀得十分惨

烈，大概就是你阁下了！”

熊霸打量着丁太斗，道：

“你不会是大老远跑来同熊大爷说这么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吧？”

耸肩一笑，丁太斗道：

“那当然不是，不过看你这般狼狈像，也不比我们大把头好多少嘛！”

熊霸面无表情的道：

“大菜虽未吃到，小菜却也吃得不少，死在老子这对铜锤上的总也有那么十个八个吧！”

丁太斗凶狠的一瞪眼，道：

“老子问你，姓君的中途拐跑胜小玲，他二人可曾赶来这庙里？”

熊霸冷然一晒，道：

“你何不自己去看看？”

丁太斗的大砍刀平举胸前，他狂傲的道：

“老子先做了你再去看也不迟！”

熊霸反倒是笑笑，道：

“只怕你们得下大本钱了！”

站在丁太斗右侧的握刀大汉已憋不住的叫道：

“丁爷，下手吧，山寨主等我们回报呢！”

熊霸一声嘿嘿，道：

“娘的，姓铁的连他那个色情狂儿子也派上用场了！”

面皮肌肉，一阵抽搐，丁太斗狂喝道：

“你死吧！”大砍刀快逾闪电般暴斩而上！

八角铜锤并举，“呼”的左锤力旋，熊霸已虎吼一声右锤砸向丁太斗的头上，左锤便在丁太斗回刀相阻中自下向上撞去——

苦在路两边全是池沼，丁太斗难以闪展，就听“当”的一声，连着又是“咚”的一声，丁太斗的身子弹砸得直飞三丈高下，“扑通”便跌入沼里——

丁太斗只闷哼了半声便漂浮在一片血水中，仰着一张无限痛苦的死相！

熊霸一招得手，精神大振，八角铜锤再举，立刻往前面四人砸去——

四个大汉发一声喊，挤蹭着往上冲——

一声霹雳起处，暗中陡然闪出“花豹子”任三成，抡动戟斧狂杀，后面的两名青色劲装人物已尖嚎着翻滚在地！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熊霸也把正面两人砸翻在地！

任三成露出个满意的笑，道：

“就这般的，等龟孙子们送上来！”

熊霸咧嘴笑道：

“快射起来吧！你这头猴儿精！”

幽灵似的，任三成闪身钻进一棵中空的大树干里面，伸着半张面，笑道：

“见一面分一半，我不会叫你一人吃独食！”

旋身贴向大树后，熊霸问道：

“老任，这地上的尸体……”

树干里面，任三成低声道：

“快踢入沼里去！”

熊霸一听，忙又走出来，三两脚便把挡道的尸体全踢入水中！

就这在时候，远处一人狂叫道：

“少主快看，那面冒出个大个子！”

熊霸放眼望去，见一下子过来一群人，再躲藏已是来不及，只得粗声招手吼道：

“来吧！小子们，熊大爷在此候教了！”

几乎是跑到熊霸面前，“粉面鹰心”铁少朋戟指熊霸喝道：

“操你娘，我的手下人呢？”

熊霸一指附近水沼中，淡然的道：

“你那几个货色不经砸，三两下便全翘了！呸！那面火上还浮着两个尸体呢！”

铁少朋冷厉的骂道：

“王八蛋，从你的口气上知你不但狂妄嚣张，更是个四肢发达的泼皮货！”

熊霸冷笑一声，道：

“他们称你少主，想来必是铁石心那个响马的儿子了！”

铁少朋一挺胸，道：

“是又怎样？”

熊霸嘿嘿笑道：

“那你这小子比个泼皮还不如！”

冷哼一声，铁少朋道：

“口舌上占便宜的人往往死得奇惨！”

熊霸既宽又厚的两肩一横，道：

“只怕死得惨的是你！”

铁少朋已举起他的旋天环，从树隙中洒下的晨光，把他那锋利的环上凸出的刃芒，照射得精芒连闪——

突的，铁少朋身后四人齐声道：

“少主，我们来！”

熊霸一声哈哈，道：

“也只是先死晚死而已！”

铁少朋侧身一让，边沉沉的道：

“我料准他除了一身蛮力外没什么了不起的惊人绝学！”

左八与武忠二人并肩向熊霸逼近，左八冷笑一声，道：

“大狗贼，你可要站稳了！”

熊霸面无表情的道：

“请吧，在主子面前求表现可得小心，别砸了自己的招牌在主子面前抬不了头！”

丈二老藤棍乌龙出洞般左右连晃不停的捣向熊霸，左八的身子腾空，口中大吼道：

“娘的！”

另一侧，武忠的虎叉便兜胸狂扎而上！

熊霸早有防范，金芒突映的瞬息，八角铜锤连撞带砸，“叮咚”两声砸击，“冬冬”劲响，八角铜锤发出尖锐的裂帛之声，武忠的虎叉强截，“咔嚓”一声，他人已倒撞回去，铁把生被砸弯！

倒是左八的老藤棍，棍上坟起少大疙瘩，竟未被八角铜锤砸断，但他的人却腾跃到熊霸身后面！

这里路窄没有空地施展，熊霸现在反倒成了腹背受敌，侧身怒视着两个方向，熊霸嘴巴闭得可紧！

主子面前不装歪，左八抡起老藤棍出手便是十七记狠的敲

上，同一时间，武忠的虎叉脱手便往熊霸掷去，随着虎叉，武忠跃身而起，空中一个倒落跟斗，一把明晃晃的短刀搂头往熊霸削去！

八角大铜锤霍霍挥砸，将三十六锤凝聚在一刹的流光闪晃间，左八与武忠二人却在“嗖嗖”的锤声激荡中倏扑倏退，两个人相互配合——由外表看——左八与武忠的个头比之熊霸差一截，乍看宛如两头猎狗斗大熊！

猝然间，武忠贴地暴进，熊霸的右锤砸空，短刀已在他的膝上划出半尺刀口，血雨飞溅中连左手锤也落了空！

弹回丈远，武忠已得意的哈哈一笑——

没等熊霸追赶，这面左八的老藤棍点捣合一，快不可言的直往熊霸的后脑上送！

幽灵似的一条怪影子募然而从树干里冒闪而出，雾霭迷蒙中但见寒芒隐闪如电，左八的老藤棍中途一窒，整个人侧着连闪带晃几乎跌入沼里！

武忠收起笑容，大叫道：

“老左小心！”

快得出奇的戟斧便在武忠的喊叫声中闪过左八的后腰，左八回头颤巍巍的挺直身子，左手反向后腰去捂，一股股鲜血泉水似的从他指缝间溢出，只是瞬间，他的双目已在涣散，变得似一双死鱼眼！

“花豹子”任三成轻松的走近左八，左手只伸出个食指往左八的面门一点，道：

“下去吧，我的儿！”

“扑通”一声水花四溅，左八还真听话，真不愣的便横跌在

沼里！

“粉面鹰心”铁少朋见熊霸已伤，胜利在握，不料暗中跳出个任三成，一照面便杀了左八，惊怒交并，更不知前面道上还有什么埋伏，立刻狂吼一声，道：

“给我杀！”

身后面，戈然与小丘二人立刻狂叫道：

“杀！”

铁少朋闪身路边，后面五十名卫士举刀往上冲去！

熊霸虎吼一声，道：

“老任，你守在我后面，有漏网过去的你就狠着砍！”

“花豹子”任三成一举砍死左八，这时更咬牙吼道：

“大牛，这地方就是你我兄弟扬名立万之地，你在前面砸，我在后面兜，他们一个也休想走过！”

萧木三节棍“哗啦啦”一招“蜈蚣飞天”，劲道怪异的直往熊霸面门砸去，也就在此时，武忠的短刀再次的贴地扑向伟岸挺立的熊霸——

金芒旋射激荡成层，熊霸忿怒的出手便是四十八锤，好一阵刺耳“叮当”响……

武忠的短刀尚有半尺，却如插进一座溶炉般刀身不知断掉到哪里去了，上面三节棍弹起三尺几乎自小丘手中脱出，他吭口发麻，隐隐有一道血槽——

一片血糊淋漓的那条腿，可真是多灾多难，原本在青河中了巴少雄一斧，现在又多缀上一刀，虽是如此，熊霸在击退扑上去的两个敌人后，他居然笑哈哈的道：

“娘的老皮，就凭你们？老子在想，倒不如引你们到宽敞地

方干，必将杀得过瘾！此地倒是便宜了尔等！”

他话声未完，戈然的双刀已连劈带斩，疯一般的直扑而上，口中厉叫道：

“好杂种，老子陪你一块上路吧！”

跟着戈然冲上的，尚有三个劲装大汉也嚣叫着往上扑——熊霸霍然错步抛肩，八角铜锤左抡右砸直往刀层中撞去，前扑的戈然突地侧身又上，双刀一阻一杀，快不可言的扫劈敌人下腹！

右手八角锤下砸如电，硬生生撞上戈然钢刀，火花四溅，戈然的身子怪异的反方向转往熊霸的肚皮上撞去！

劈胸开膛的一刀未得手，顺势砍在敌人大腿上，伤处又见连连鲜血，但熊霸大脚尺半长，踢出一脚踹倒牛，戈然哪里吃得消，“砰”的一声被踹出两丈外，连着他身后的人也倒下三四个！

钢刀再一次杀上去，武忠抓过一把钢刀就杀，身后面一窝蜂似的十几个大汉狂拼猛杀！

就在一阵狂斩猛拼，各不稍让中，小道两边的沼里便似下水饺股的“扑通”之声连接不断，六七名大汉被熊霸砸得血肉横飞的落在沼里！

固然敌人被砸死不少，但熊霸已是满头鲜血，一身刀伤，宛似刚从大染缸爬出来的“红”人般！

敌人在前仆后继，而熊霸更不稍退，后面，“花豹子”任三成已在大叫：

“大牛！由我来！”

双肩猛晃，鲜血随之纷洒，熊霸吼道：

“过瘾，也够本，哈……”

金光暴闪如西落秋阳，就在熊霸狂笑声中，那道浑圆的金芒快得出奇的旋上了他的头——

熊霸的双锤平伸在外，八角铜锤上面尽是红白碎肉和着鲜血，忽见那绕头金环，双肩狂闪，虎目怒视，张口去咬，却听得“冬”的一声，熊霸的一张嘴几乎被金环上面的尖刀旋到耳根后面，就在熊霸满口牙齿震碎，连喉管也看得见的狂喷鲜血中，“花豹子”任三成已厉噪狂喊道：

“大牛！”

戟爷狂杀连砍，任三成腾身直往金环激荡中扑去——

是的，“粉面鹰心”铁少朋便在双方混战中猝然扑击而上，他的“旋天环”虽不及他老子火候，但在此时对付熊霸还是绰绰有余！

本来，他猝然下手是要旋掉熊霸的那颗人头，却被熊霸张口咬去，不过“旋天环”上五支尖刀却把熊霸的嘴旋削得一片血糊难辨，惨不忍睹！

衔恨出手的任三成，好一阵舍身忘我狂砍，逼退正面敌人，边大叫道：

“大牛，回庙里去！”

熊霸已难开口说话，闻言，“唔唔”连声却就是不退！

任三成边砍边骂，道：

“大牛，你这大混蛋，还不快退，你他奶奶的难道不想回青龙集了！”

熊霸身子一晃，滴着鲜血硬是要往上冲，任三成吼道：

“大牛，我的大爹，我求你快退回庙里，娘的，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拿什么见堂主？见二当家？我的亲爱的老祖宗，你

倒是快走呀！”

又是一阵“唔呀”，熊霸突的发狂般的直冲而上，八角大铜锤已不管章法路数，十字交叉着狂打猛砸直往敌人那面杀上去！

任三成没拦住，不由气急败坏的道：

“大牛完了，奶奶的老子也豁上了！”

迎着熊霸乱打，铁少朋已跃退三丈，道：

“垂死挣扎，也是强弩之末，快杀了这两个泼皮我们往庙里去！”

冷芒激荡似银河流星，武忠的钢刀平推如电，箭一般的撞上了熊霸的胸前——

“扑通”两声，熊霸的双锤脱手抛去，他的蒲扇大手却把武忠的透腹一刀刚想拔出，便铁箍似的掐住武忠的脖子——

似乎，熊霸的一身力道全集中在双手，“咯”的一声，武忠的舌头伸出口外半尺长，转眼一偏，双目凸出，便在一阵乱刀狂杀中，熊霸的巨身压着他矮一个头的武忠倒在沼边！

戟斧暴砍，任三成双目尽赤见泪的狂叫道：

“大牛，你不能撇下我，你等等！”

本来，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情，不过进展到这般地步，已超越了保命求存的狭意境界，江湖争斗，原就是欠缺人性里的悲悯，但眼前这光景，那又该怎么说？

任三成的戟斧连翻狂砍，却在他怒骂的一刻，捅进迎面一个大汉肚皮刹那间，想不到大汉也不含糊，竟然双手拼命紧拖住满是刀锋的刃锋戟斧，任三成一抹未得手，头上的冷焰激荡而下，五把砍刀全招呼在他的头上！

于是“叮咚”之声挟着红白浆水向下溅洒——

双脚力旋，任三成拼着最后一口气，只一个晃荡，“哈哈”一声便倒在身后熊霸身上，血自他那含笑的脸上往下流，流过了颧又滴上了熊霸的破嘴巴——

铁少朋冷冷泉叫道：

“戈然，整顿人马，准备往庙里冲杀过去！”

戈然挨了熊霸一脚，才刚刚挺起身，闻言应道：

“遵命！”

抹着溢出口外鲜血，戈然数着人马，那面小丘已走近铁少朋身边，道：

“少主，属下可否进一言？”

铁少朋冷冰冰的道：

“你说！”

小丘望着远处钟馗庙，小心的道：

“少主，眼下这光景，只怕不宜再往大庙那面杀了！”

双目圆睁，尖嘴紧翘，铁少朋怒道：

“你怕死？”

小丘道：

“属下绝不怕死，属下是为少主着想……”

铁少朋道：

“怎么说？”

小丘道：

“回禀少主，敌人只有两个受伤家伙，据要道而截我们去路，便杀死我们不少人，如果再往前冲，只怕我们将吃大亏！”

铁少朋戟指大庙，吼道：

“小丘，你是头怕死的猪呀！胜小玲还在庙里呢，马上就要

照面了，你却叫我退走，可恶！”

便在这时候，一脸死灰色的戈然，抖着声音向铁少朋喘息的道：

“回禀少主，人马已整顿好了！”

铁少朋道：

“死伤如何？”

戈然黯然的道：

“五位护卫武士死了三个，属下被踢中一脚，尚可再战，少主的近卫弟兄却死了十二个，余下二十七人，如果连少主算在内，我们仍有四十人可以拼！”

“粉面鹰心”铁少朋厉叫道：

“上马！”

所有劲装大汉立刻跃上马背，而戈然还是被小丘伸手扶上马——

铁少朋举手一挥，道：

“冲！”“哈”的一声，摧马当先便往钟馗庙驰去！

后面，小丘与戈然紧紧护着，三十七名劲装大汉便齐声大叫着拍马举刀杀来！

此刻，钟馗庙附近十分平静，铁少朋直冲三里未遇拦截，这光景连小丘也透着不解！

四十快马，一下子便冲到庙门前，铁少朋等见庙门关的紧，一声吼叫，道：

“下马！”

“四十个怒汉，八十喷火的眼睛全注视着庙门，铁少朋双手叉腰站在门前两丈远，沉声吼道：

“出来吧，里面的仁兄们，你们逃不掉了！”

半晌，庙里一丝动静也没有——

铁少朋忽的仰天尖声笑道：

“你们保护不了胜小玲了！”他提起胜小玲便突然换了人似的，缓声小心的道：“小玲，是我，铁少朋远自唐山来接你回去了，只要你跟我回去，一切我们好谈，你知道吗？当我发现你被他们利用去换人，铁少朋几乎心碎，小玲，你可怜可怜我吧……”

大庙里仍然没有动静——

铁少朋并不死心的走近庙门又道：

“小玲，只要你露露面，先叫我安心，如何？”

一旁，小丘低声道：

“少主，只怕庙里没有人了！”

铁少朋怒道：

“你胡说，八成胜小玲在里面！”

有个大汉走近铁少胆，小心翼翼的道：

“少主，小子有个办法，准能把庙里的人逼出来！”

铁少朋双眉一扬，道：

“快说！”

劲装大汉道：

“放火烧呀！”

“叭”的一个大嘴巴子，打得大汉七荤八素的就地打了个旋身，铁少胆骂道：

“你要烧死胜小玲，你是想坑我！”

回头，铁少朋又高声道：

“君不豪，你若在庙里挟持着胜小玲不让她走出来，今日我会同你没完没了！你若自许是个人物，就开门走出来，别尽在里面缩头装乌龟！”

戈然已大叫道：

“撞门！”

立刻，四个大汉排成行，并起肩便往庙门上顶过去——

“轰”，庙门根本虚掩着，四个大汉用劲过猛，竟并肩翻滚在庙里面！

小丘就近腾空而起，三节棍迎着连劈带打四十二下，人已进了钟馗庙，后面，十几个大汉也跟着往里面杀去！

铁少朋已在庙外大叫，道：

“可看见胜小玲了？”

小丘已在里面叫道：

“少主，庙里人毛也没有！”

就在这时候，突然附近人影连闪，藤蔓里，密树顶，大庙后，土堆边，一下子便转出六个狂汉——

不错，为首的正是“银刀”戈清松——

原来他把人员分配以后，更把留下的巴子龙、张召、苗强、包公度、李淦调在庙外面，戈清松说的十分明白，如果敌人来的多，又是高手，便尽量不出面，也许敌人以为早逃走了，收兵而去也说不定，反之，如果敌人不强，那就在一声暗号中加以痛宰！

如今，戈清松等知道了铁少朋，这可是绝佳机会，无论如何也不会放掉搏杀此恶狼的机会！

银刀劲斩，两名劲装大汉无备，立被拦腰劈死，戈清松已到了铁少朋面前，冷笑道：

“小子，戈爷发现你这身原本贱得不能再贱的皮肉，突然变得蛮值银子的！”

猛的一旋身，铁少朋喝骂道：

“你是谁？”

戈清松笑笑，伸左手，缓缓把三尺银刀上的鲜血轻轻擦拭着，道：

“这光景人的名儿要紧吗？少寨主！”

铁少朋冷冷边往戈清松身旁逼，边厉吼道：

“胜小玲呢？君不豪把她藏哪儿了？”

“哈”的一声，戈清松道：

“老了问你，胜小玲是你姐？还是你姑妈？你同胜小玲沾的什么亲又带的什么故？胜小玲在什么地方管你小子什么事？”

铁少朋大叫道：

“她是我的人！”

“胚！”戈清松叱道：

“你是什么东西，胜小玲虽非金枝玉叶，但在我们眼里她同金枝玉叶没两样，而你——一个响马头儿的杂种，却恬不知羞的想他娘的攀这门亲，岂非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铁少朋“旋天环”已平举在胸，咬牙“咯咯”道：

“老小子，我再问你一遍，胜小玲在不在此？快说！”

“银刀”戈清松一咧嘴，笑笑道：

“只怕今生你看不到她了！”

铁少朋那双大眼一瞪，鼻孔抖动，道：

“怎么说？”

戈清松道：

“小命难保，你又如何见得了？”

铁少朋忽然大喝道：

“痛宰这批狗操的，一个也不饶！”

那面，“快刀手”石敢也已狂吼着奋力杀上，口中大喝：

“我劈死你们这群响马！”

半空中，人头飞闪，五名劲装大汉已倏忽间截住了石敢，甫一接触，双方已不要命的狠干成一团！

一声狂吼，“铁汉”张召抖然挥出双掌，大鹰爪一抡疾抓猛拍，“咔嚓”的一声一名劲装大汉吃他连肩带背抓得衣破肉绽，却又被他扭住推撞向三名举刀杀来的大汉中——

大鹰爪便在这时狂风似的卷向挥支三节棍的小丘！

刚自庙里冲出来的小丘，迎面见一个半百山羊胡大汉空着双手扑来，一声冷笑，三节棍“嗖嗖嗖”一招之间便是十八棍自十八个方向砸向张召，口中骂道：

“老家伙，你死吧！”

两个人猝接倏闪，刹时各自腾扑抢攻，张召便以他那双细干瘦，十指如鹰爪般的巨灵大掌迎着小丘三节棍拨抓挡拍，兀自攻多守少！

从庙后面转出来的包公度与李淦二人，一上来便砍翻三个敌人，如今正被七个大汉围在大庙左边杀得十分惨烈——

包公度本来后脑伤得很重，伤口才不流血，背上连着肩头，肌肉翻卷半尺长一道血口，如今这么一折腾，鲜血又在开始外迸！

“大貔貅”李淦抡动钢刀，一上来便不要命的干！

那面，“扑通”连声响，五个追击“飞虎鞭”巴子龙的仁兄，

就在水沼岸边同巴子龙照上面，飞虎鞭便在巴子龙的腾身间击中，一连卷翻三个大汉，有两个被他卷入沼里！

斜刺里，人影晃闪，又两名大汉向巴子龙杀过来！

巴子龙嘴巴紧闭，半声不吭，猛的抛下身边两名大汉腾身便往庙前掠去，他人未落地，飞虎鞭劲旋猝抽，“叭”的一声将一名大汉打翻在地！

落地，再起，巴子龙斜身又往另一个方向掠去，空中挺腰扬鞭，又见一名大汉抛刀捂面哀叫着跌坐地上！

是的，这正是巴子龙的绝活——虎跃戏龙！

几个追杀巴子龙大汉，见巴子龙根本不同他们对杀，却一味的左腾右跃，尽抽冷子挥鞭，只气得“哇哇”大叫不已！

正中央对搏的“银刀”戈清松与“粉面鹰铁少朋，二人已杀得昏天黑地，喝叱不断！

而戈清松的左手便是在银刀几乎脱手时候情不自禁的出手拨拍敌人的“旋天环”而被对方环上尖刀削得鲜血淋漓！

钟馗庙外的这场拼杀，看来真够惨烈的！

## 第二十一章

十里沼内馗庙内外的这场拼杀正惨烈的进行着，声声不断的凄厉狂噪，便在人头抛飞鲜血四溅中相继不断的传入人们的耳膜，是谁在号叫，已没有人管得了——

大庙左边，李滢的钢刀刃钝，上面变得宛如一把破烂锯子，锯齿上面挂着鲜红的东西——人肉！

包公度便在迎面七个人的围杀中，双瞳泛赤，伤口迸血，分握的双刀已有些力不从心之感！

一边，李滢已看出包公度的情形不对，从包公度的移动与出招上看，显见他气虚力竭，力不从心，不由得沉声对包公度道：

“老包，你给守住后路，这几个泼皮由我打发！”

双刀交叉抡劈，但劲头上的威力已大大减低，难比平时的一半，包公度依然咬牙出声，道：

“李滢，别为我担心，情势上已十分明显，如今杀一个够本，撂倒两个有得赚，杀吧，兄弟！”

斜身腾起的巴子龙突然从空扑来，人未落，“飞虎鞭”已“叭”的一声卷翻扑近包公度的那名大汉！

大汉扭动流血的脖子，仰头对落地的巴子龙骂道：

“你妈的！”

“咔嚓”！包公度的左手一刀已狠砍在大汉的顶门上！

钢刀卡在那人的头骨上，包公度一时间未能拔出来，稍一迟钝，头上冷芒激荡，猝然流烁暴掠，包公度偏头举右手，双目凸

出的大喝一声：

“杀！”

包公度人称“快刀”，刀法之辛辣与出招之快自不待言，不幸他身负重伤，先是未能运力收回左手钢刀，已是大异平常，今见钢刀劈来，他咬牙挥出右手钢刀，快不可言的切过对方腰腹。

“咔”！“噗”！两声不同声音，包公度肩头上承受的一刀可真不轻，肩胛骨只怕已被砍裂，鲜血上标半尺，包公度闷哼一声往右偏身撞在墙上，而对面大汉已捧腹左右摇晃着往地上萎坐下去，口中正发出“呜呜”哀叫！

巴子龙已腾身往场中央扑过去，但他见包公度挨刀，李淦又难以照顾，空中一个倒翻又扑过来！

“叭叭叭”连着七鞭逼退敌人，巴子龙叫道：

“李兄快去照顾包兄伤势，我来料理这几个狗东西！”

包公度原可以不必挨那一刀，但他却宁愿拼着再挨一刀也要送对方上路，只要自己不死便有得赚！

“大龅牙”李淦横身挨到包公度身边尖叫道：

“包公度！”

睁着一双大眼，一口一口的喘着带声的气，包公度浑身上下，已完全被血浸透了，斜靠在墙上就像个血人似的不即倒下，微弱的，包公度出声，道：

“李淦，杀便杀他娘的……过瘾！”

李淦目流四方，低沉的道：

“少说话，老包，白马镇上包大嫂在等你回去，你可不能噎气走人，我护着你！”

喃喃的，包公度道：

“别……把……精神……放在……我身上，李淦……我像是……害了……伤寒……全身……像是……没骨头，这他娘……的大概……就是……五神……离位……怕……不行了！”

李淦双目赤如血的道：

“别你娘的尽冒些丧气话，包公度，听我的，闭目，想些快乐事，这里有我撑着，记住，但有一口气在，就别泄气！”

包公度已闭起眼睛，闻言又睁开来，道：

“李淦……多宰几个龟孙子叫……我看……那才……是令我……快活的……事！”

拧下一把酸鼻涕，李淦道：

“包兄弟，有得你瞧的，眼下你得提住气！”

就在这时候，小道上人影晃动连闪，川县四分堂堂主，“快刀手”石敢与副堂主“飞花公子”白文定呼喝着冲杀过来，二人原本是“银刀”戈清松的一支伏兵，见敌人就来了这些人，而且双方正杀得难分难解，时机正是最适当时候，于是石敢一声招呼，二人便立刻扑击过来！

石敢腾身空中，已对白文定叫道：

“你去支援戈堂主！”

怒翻三个跟头，白文定人未落地，三支“梅花钉”抖手便往“粉面鹰心”铁少朋打去。

“银刀”戈清松绝对想不到铁少朋的环上功夫如此惊人，如今除了左手淌血，连胸前也已裂了半尺长，虽只伤得表皮，但已足令他寒心——

现在，白文定从空而降，他来的时间巧，而扑击的方向更妙，因为铁少朋是背对着他，更出铁少朋意外的，白文定竟然未落地

便打出“梅花钉”！

“叮叮叮”连三声，铁少朋一个踉跄，忿怒的回头，恶毒的望着白文定，骂道：

“好不要脸的东西，你竟偷袭本少爷！”

有三支打中铁少朋身上，一支中在头上，两支分中背上，殷殷的鲜血在向外浸，而白文定已与戈清松并肩站在一起——冷笑一声，白文定道：

“这不叫偷袭，而是正当教训你这头小色狼！”

戈清松沉声骂道：

“便偷袭又怎样，总归是杀光死绝算数！”

眨巴着一双大眼睛，铁少朋晃动一下流血的脑袋，道：

“死绝的一定是你们！”

白文定一声冷哼，道：

“言之尚早！”

白文定的话令铁少朋流目四望，光景地上躺的全是清一色自己弟兄——

戈清松已低声对一旁的巴子龙道：

“白老弟，觑准了取他两个照子！”

也是低声的，巴子龙道：

“我也正有此想法！”

“旋天环”便在二人低语中飞闪猛卷，丝丝锋芒撩起激荡冷焰，猛可里便往白文定的头上递去！

身形疾旋，横移九尺，白文定突然跃起两丈余，一个怒翻，已往铁少朋左侧落去。

戈清松便在这时，暴喝一声，银晃晃的光华倏映，银刀拼力

劈出三十一刀，悍不畏惧的斩向敌人怪异的金环上，顿时光芒耀目，一片碎芒狂溅中铁少朋叱道：

“你找死！”

只见煌煌绚烂的金芒涵盖而吞蚀了大片银芒，戈清松“嘿”的一声直往上冲，他在双目尽是金芒，拼命劈出三刀，却刀刀落空，甫觉不妙，锐风已扑面，尚幸他发觉得早，奋力上冲，大腿上连裤带肉已被生生划破尺长一道血口，人未落地，鲜血已往外喷洒！

戈清松右腿伤的不轻，但他咬牙沉喝，左腿却怒踢而出，“砰”的一声端上正要狂笑的敌人肩头——

身子暴偏，铁个朋闷哼一声，却发觉两点寒星已到了面门，这时他连闪的机会也没有，看着两支梅花钉射入双目，大叫一声：

“痛死我也！”

正同“铁汉”张召杀得难解难分的小丘，听得少主铁少朋的凄叫，暴砸七棍击退张召，立刻腾身而起扑向场中央，正迎向铁少朋似没头苍蝇般撞来，忙伸手一架叫道：

“少主，你的伤……”

张召已衔尾扑过来，大叫道：

“狗操的，拿命来吧！”

大鹰爪“呼呼”连声抓向小丘后脑，一旁的白文定已扶着戈清松，道：

“戈堂主，你的伤不轻，我扶你进庙里去！”

“银刀”戈清松摇头，道：

“敌人尚有十余多个，白老弟快动手，我还能自保！”

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一声尖号，“大鹰爪”张召的右手五指几乎全插入小丘的脑袋，而小丘的三节棍正奋力挟住张召的脖子，而张召缩肩瞪眼，看着小丘慢慢的往地上滑，直到小丘的七窍也在流血，直到小丘的三节棍自他两手慢慢缩离，张召才猛的一阵咳嗽又喘息！

凄厉的惨叫声正发自狂奔的铁少朋，只不过奔出不到二十丈远，便一头撞进水沼里！

便在这时，突然有人高声大叫，道：

“快救少寨主！”

是戈然的声音，他正在水沼附近同几个大汉围杀“判官”苗强与张召二人，小丘因为铁少朋哀号，忙不迭扑过去，却把张召引到场中央——

戈然的狂叫声立便有三个大汉扑到水沼边，见铁少朋双目流血，双手乱抓，忙伸手把他拉上岸，铁少朋已喝了不少泥水！

戈然补过来，道：

“少主，我们撤吧！”

铁少朋厉叫道：

“我不撤，我一定要见胜小玲！”

戈然急的跳脚道：

“可是少主的双目……”

戈然未说完，铁少朋已吼道：

“至少我还可以听得她的声音！”

戈然望望几处拼杀弟兄，急又道：

“少主，胜小玲绝不在十里沼，否则姓君的怎会这时候不出面？”

铁少朋已是摇摇欲倒，连声厉吼不已……

戈然又道：

“少主，要走现在还来得及，晚了只怕一个也别想退出十里恶沼！”

咬着牙，铁少朋喝道：

“我不甘心！”

戈然道：

“玩命搏杀，总得有个目的，如今既知胜小玲不在，拼杀已失去意义，更何况救治少主伤势要紧！”

铁少朋大吼一声，道：

“撤！”

戈然立刻对近身的四个大汉吩咐：

“保护少主上马！”

四个大汉齐应一声，道：

“遵命！”

两个大汉扶持铁少朋，另两个断后，急速往附近的马群移去

……

戈然已高声大叫，道：

“少主有令，黑虎寨哥们扯呼了！”

十三个劲装大汉并肩往后退，光景是要上马走人了！

那面“银刀”戈清松戟指铁少朋狂叫道：

“铁少朋那个小杂种绝不能放他走，杀了他铁石心那老贼必会发疯！”

“判官”苗强已大吼着飞扑过去——

后面，巴子龙与白文定也双双腾身而上——

“快刀手”石敢往路口一站，大吼道：

“要走可以，肉身子留下来，魂灵儿尽管走！”

“铁汉”张召手扶着伤重的戈清松，高声对石敢道：

“石兄，一个也别留下，别忘了熊霸与任三成两个死的够惨呐！”

大庙左面，同“快刀”包公度蹭在血滩上的李淦也厉烈的尖声狂叫，道：

“操你娘，要走得把命留下！”

虚脱得快要断气的包公度，断续的道：

“老李，你……你……别……尽在……我耳根……穷咤唬……去……合力做……了……这批……王八蛋……”

“呼”的站起身来，“大貔貅”李淦沉喝道：

“老包，我听你的，可是你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我为我找回来，你个王八蛋要是闭上眼，我李淦准骂你祖宗十八代！”

包公度苦笑，道：

“妈的……罗嗦！”

操起身边钢刀，李淦“哦”的一声抡刀狂追而去——

那边，双目已瞎，面色已青的铁少朋吼叫道一抖双肩，震脱两个正要扶他上马的大汉，叫道：

“给我杀！”

原本伤势不轻的戈然，这时也看出情形不对，光景是不拼命真的完命！

双刃双刀并举，戈然厉吼，道：

“哥儿们，拼了！”

话声响自空中，戈然半空中双刀连劈，搂头五十一刀撞向

“飞花公子”白文定！

狂笑连连，白文定旋身往左，右手呼的一仰，吼道：

“照打！”

“叮”的一声，梅花钉正中戈然左手腕，“当”的一声双刃双刀掉落地上，白文定一招得手正欲回身发出左手“梅花钉”，猛可里发觉敌人双手抱刀直往自己怀里旋进，同时戈然更梟叫道：

“好杂种，爷来侍候你上路！”

暴闪狂旋，白文定空中一个倒翻，梅花钉尚未出手，突觉背上一阵裂肌刺痛，已知背上挨了一刀，落地疾旋，三枚梅花钉抖手便打出手，戈然已抛刀双手猛的捧着脖子，“咯”声连连的叫不出声音，鲜血已自他的指缝外溢……

白文定伸手袋中，梅花钉已被他打完，背上那一刀痛的他龇牙咧嘴几乎倒在地上！

伸着舌头喘大气，白文定连踢腿力量也没有的看着戈然往小道上晃荡着走去——

“飞虎鞭”巴子龙连连卷翻两个敌人，他已扑进马群附近，铁少朋双目流血，一支金光烁烁的“旋天环”已不知去向！

巴子龙嘿嘿笑道：

“小杂种，你的末日到了！”

“飞虎鞭”暴旋疾抽，“叭”的一声鞭梢子带过铁少朋的右目，一股乌血被皮鞭带出来。

“哦！”铁少朋不辨东西的左右连晃血脑袋，尖声狂嚎，声入云霄……

“叭！”又是一鞭抽来，鞭梢怒卷，铁少朋已跌趴地上，他双手撑地欲起，巴子龙的第二鞭又到，“砰”的抽在铁少朋后腰上，

打得他衣破肉绽！

铁少朋狂嗥道：

“戈然，你们死绝了？还不快来收拾这个狗杂种！”

“咚”的一声，戈然已倒在铁少朋身前，他拼命挤出一句话，道：

“少……主！”

铁少朋听声辨位，双手猛的抓住地上戈然尖叫道：

“戈然！戈然！”

虽双手力抖，但戈然已没有反应，铁少朋忽的弹身而起，双手抱头往前面疾冲，他那湿漉漉的身子，掺杂着乌红的鲜血，尖叫道：

“爹！”

迎面，“判官”苗强刚从一个汉子胸前拔出判官笔，见铁少朋往自己扑来，他吭也未吭的右手判官笔点进了铁少朋胸膛，判官笔未拔出来，斜刺里一刀劈下，刀声“嗖”的便砍在他的肩头上！

巴子龙的“飞虎鞭”就在那汉子第二刀未劈下，“苍龙戏珠”“啞”的便抽在那汉子的手腕上。

苗强猛的回头，口中骂道：

“去你娘的！”

大汉“哦”的双手捧腹，挟着缕缕血雨，踉跄着跌入水沼中！

搏杀狂热的进行着，寒光血影，相互辉映，人肉便在追逐砍杀中到处飞溅，各形各状的惨怖尸体，有的身子扭曲，有的少个脑袋，五脏外溢，钟馗庙前面已是可怕的修罗场了……

“快刀手”石敢与“铁汉”张召二人已在联手——

联手对付仅余下的五个敌人——

现在，巴子龙扶着苗强，对冲过来的李淦，道：

“李兄，快扶白兄到庙墙下，我去助张堂主二人！”

苗强噎着大气，道：

“不！我自己还撑得住，你二位快去收拾那五个王八蛋！”

“大匏牙”李淦道：

“苗兄言之有理，巴兄如伤的不重，你我合力杀过去！”

巴子龙点点头，腾身而起，空中鞭影激闪，已将一名敌人卷到三丈外，李淦也不客气的一刀砍在那汉子的脖子上，“咔嚓”的一声，人头溶向水沼里去了！

但在这时，“铁汉”张召斜身撞入一个扬刀敌人怀里，横肘疾撞，一声“咔嚓”骨折声，后面李淦正好赶上，一刀便砍在那人头上，登时了帐！

不旋踵间，另外一名敌人生生被石敢与李淦合力乱刀劈死在泥地上！

握刀萎坐在一棵缠绕藤蔓老树下的“银刀”戈清松喘着大气撑起身子，他沙着嗓子叫：

“快回庙里包扎伤肘，此处不能久留！”

疲累不堪的“大匏牙”李淦迅速来到了大庙左墙下的包公度身边，边叫道：

“老包！老包！我们胜了，一顿好宰，王八蛋们一个也不留的全进他娘的鬼门关了！”

近身检视，李淦见包公度双目紧闭，不由大叫道：

“包公度，你个王八蛋真的撇下我一个人走了？”

疲累的睁开眼，包公度嘴唇抖了一下，以小得不能再小的声

音，道：

“没得……被……砍死……倒被……被你咒死……”

李滄略放宽心的双手兜起包公度便往庙里跑，边嚷道：

“快！快包扎伤口！”

急步迎过来，巴子龙问道：

“李兄，包兄伤得如何？”

凄凉，却又是安慰的一笑，李滄道：

“就剩下半口气了……”

巴子龙细看包公度，旧伤加上新创，痛不痛别管，就只鲜血大概也流了几大碗，包公度的双目深陷，面色灰中透青，脸皮似是包不住他那溢血的嘴巴，有一半牙齿露在外面，浓稠稠泛腥的乌血，几乎把衣裤全染透！

摇摇头，巴子龙道：

“李兄，要快敷药，包兄不能再流血了！”

小心把包公度放在神案下，那面戈清松已叫道：

“记得昨日所带伤药全都用完，得辛苦几位兄弟去敌人身上找了，也许他们带的有……”

李滄第一个往庙外冲，边吼叫道：

“快找！”

于是，巴子龙、苗强、白文定、石敢、张召，几位伤势不重的全出动了！

不旋踵间，几个人还真的在庙外敌人尸体中找到不少刀伤药——

冲近庙里，李滄忙着撕开包公度上衣，老天爷，包公度左肩头上一刀，三寸肩骨白森森外露，明显的刀口几乎把肩骨砍断

.....

敷药包扎，连着旧伤也重新敷药，包公度已沉沉睡去！

戈清松右大腿伤势比之左手背重多了，所幸他受伤后未再运力拼杀，如今敷上药，痛楚大减！

苗强的肩头也挨了一刀，刀口深可见骨，尚被削掉一片皮肉，情势所逼，他还是拼战最后，但也流了不少血，如今也是躺在地上直喘大气！

白文定背上一刀也不轻，敷上药，反倒痛的他直流眼泪，直吸大气，情形与巴子龙差不多！

石敢这时坐在地上，他叹口气，道：

“江湖风云，随处是血腥场所，我们这一场搏杀，没得倒为钟馗老爷制造麻烦了！”

张召问戈清松，道：

“戈堂主，小弟也觉得此处已不宜久留了！”

戈清松点点头，道：

“不错，江湖上谁都知道铁石心那个老响马十分宠他的这位独生宝贝儿子，说不定铁石心真会随后赶来！”

巴子龙道：

“以我们目前情况，只怕难以抵挡姓铁的雷霆一击，还是避一避为妙！”

戈清松思忖一阵，道：

“唯一担心的是二当家，万一二当家找来不见我们，那该如何是好？”

张召道：

“二当家西去白马镇，我们往西应该可以遇上！”

戈清松点点头，道：

“也好，大伙填饱肚子便立刻上路！”

石敢走出庙门望向远处，他心事沉重的又回到庙里来，深长的叹口气——

戈清松道：

“石兄心中有结？”

石敢指着外面，道：

“青龙集第一分堂这次最惨，先是陶堂主重伤，如今熊霸与任三成二人又战死在这里，而我们几处分堂的人全有一口气在，对他们而言，这也太不公平了！”

戈清松点点头，道：

“是有些不公平，但铁石心那个老响马死了独子，成了绝户，对熊霸与任三成而言，他们死得值，也死得令我们既佩服又怀念！”

李淦已在外面砍了树枝，马背上他又做了个兜架，把包公度扶上去……

就在距离大庙三里地，戈清松等发现熊霸与任三成二人尸体，附近地上至少有十五具是敌人的，水沼里也有三具被一堆浮在水面的枯树枝挡在那儿！

立刻，巴子龙与张召石敢三人把熊霸尸体包扎捆在马背上，一行匆匆便离了十里沼！

“追魂老六”君不豪领着胜小玲沿着大羊坡后面那群山层峰中摸进去，烟霭里景色如画，清新中透着几分寂静，山鸟尖叫，几里外也听得见——

透着几许高兴，君不豪对胜小玲道：

“小玲，二叔绝想不到堡主竟还活着，这真是令人最鼓舞的一件事了！”

笑笑，胜小玲道：

“在‘黑虎寨’时候，爹一直不许我多问，他更不承认是我爹，但我心中明白他是！”

君不豪道：

“那种光景，你应该知道堡主的苦心！”

胜小玲点头，道：

“所以我不再追问！”

君不豪笑笑，又道：

“堡主是个一诺千金的人，他答应照顾段姬儿，便一定会照顾到底……”

胜小玲道：

“段姬儿可也真够可怜，几十年内被囚石牢，过着受尽虐待的日子，真不敢想万一我也步上她的后尘……能不能支撑三天！”

君不豪摇头，道：

“你绝对不能，这一点二叔十分相信！”

胜小玲一怔，道：

“怎么说？”

君不豪道：

“因为你缺少爱情支撑，要知道段姬儿是同胡仙二人立过盟约定过亲的一双情侣，她的能承受各种痛苦，便在她想起胡仙时候全化为乌有，而你……”

胜小玲一笑，道：

“造化在捉弄她了!”

君不豪缓缓道:

“二叔预测,段姬儿就要苦尽甘来了!”

胜小玲道:

“我爹能救她出来?”

君不豪立刻接道:

“能!就在我率领弟兄们攻进黑虎寨的时候!”

胜小玲点头道:

“对,爹是要里应外合!”

连夜翻山越岭,高山之巅,君不豪指着远处笑道:

“看,再翻过那座高山便是白马镇地界了!”

回头,胜小玲指着东边,道:

“已经走了一夜,天都要亮了!”

君不豪四下回望,道:

“这里已十分安全,先找个地方歇歇喘口气!”

胜小玲坐在马上笑笑,道:

“爹还活在世上,太高兴了,我一些也不累!”

君不豪笑道:

“便人不累马也累了!”

二人刚往山下走,那面竟然有白烟袅袅升自半山腰处,君不豪手指过去,道:

“渺渺有人家,云深不知处,谁会结庐在这荒山野岭上,这人不是神仙便是个疯子!”

胜小玲道:

“遁世之人好去处,我们过去瞧瞧!”

这段山路还真难走，别说是骑马，便牵马也相当吃力，几次，两匹马没翻滚下山崖！

君不豪立刻把马藏在荒林子里，同胜小玲二人直往半峰腰的茅屋扑过去。

有一股草药味道飘过来，茅屋门口忽见一个穿长灰衫老者，手提一只小木桶走出来，晨曦微微，老者白髯飘胸，瘦骨嶙峋，双目有神，见君不豪与胜小玲自山道走来，先是一怔，旋即迎上前，道：

“二位怎的这时来到此荒山，敢情迷路了吧？”

笑笑，君不豪道：

“倒是没迷路，来此只是想稍做休息，老人家给个方便，如何？”

望望胜小玲，又看看君不豪，老人道：

“莫非私奔？”

君不豪一怔，道：

“你弄错了，她是我侄女，何来私奔！”

老者一笑，道：

“我渴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即算私奔，我老人家也照样给二位方便！请！”

走入茅屋中间，正面墙上有块木匾，上面写着：

“器庐”。

胜小玲一怔，不由张口结舌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君不豪见胜小玲面色有异，低声问道：

“可是累了？”

胜小玲指着“器庐”二字，道：

“我在想，不知爹提过的那位老人家是否……”

老者已提了个茶壶走来，笑道：

“二位，桌上有杯子，二位自己沏茶吧，我去为二位弄吃的！”

胜小玲立刻迎上去，道：

“请问老人家，此地可是叫‘百草岭’？”

点点头，老者道：

“不错，百草岭出百种草药，配制得法，样样可治大病，老汉便是为百草而居于此……”

胜小玲笑笑，道：

“老先生可是姓胡？”

老者双目一亮，道：

“你们是谁？”一顿，旋即又摇手，道：“我不姓胡！”

胜小玲望了君不豪一眼，道：

“这么多年的逃避，竟还怕姓铁的找来，这种日子可也过得提心吊胆不好受了！”

君不豪指着胜小玲对老人道：

“她叫胜小玲，是百灵堡主胜英的掌上明珠，如果你是胡仙胡大夫，我们便有大好消息送给你！”

老人一愣，忙道：

“可有什么证明？”

胜小玲道：

“我爹全身烧得体无完肤，多亏你大力施救才保住一命，如今我爹仍在唐山，就等着把段姬儿救出来了！”

老人双目见泪的道：

“不错，老夫正是胡仙，我那姬儿真的有消息？”

胜小玲道：

“有，但她活得十分凄惨……”

胡仙，不错，老人家正是胡仙，一位痴情不渝一等便是二十多年的人，在闻得段姬儿有了消息以后，竟然高兴得双手颤抖的抓住胜小玲双肩摇晃着，涕泪滂沱的道：

“姑娘，你快告诉我，姬儿她如今怎么样了，她被姓铁的占有了？她的日子过得凄惨，什么意思……”

胜小玲缓缓道：

“胡先生，你别如此激动，我们已经一天一夜滴水未进，且容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如何？”

指着桌边破椅子，胡仙点着头，道：

“二位，你们快坐，我先替二位弄吃的去，哈……”

望着几乎是跳着拍手走出去的胡仙，君不豪道：

“好可怜的老人家！”

胜小玲道：

“春蚕到死丝方尽，但有一口气在，他都要痴痴等下去，如今一旦有了消息，他又哪能不高兴得忘我？”

君不豪道：

“我十分理解！”

胜小玲提壶倒茶，那茶十分清香，二人举杯各自连喝三杯才舒畅的坐下来！

老人已端着木盘走进来，盘中不外粗食几碗，包谷汤与包谷面饼，小菜不知名，却甚是可口！

胡仙似是突然沉默起来——

直到三人放下碗筷，胜小玲才缓缓的道：

“胡先生，说来也真是巧，我们竟冒打误撞的到了你这清修之地，可算巧合！”

胡仙叹口气，道：

“也算天可怜见！”

胜小玲道：

“自从我爹进了唐山黑虎寨以后，他见到了我，更在同一石牢洞里看到了段姬儿——”

胡仙急问：

“姓铁的竟把姬儿关入石牢？”

胜小玲道：

“已经关了二十余年了！”

胡仙双目热泪奔流，他双手握拳抡空，咬牙道：

“姓铁的为什么要折磨姬儿？为什么？”

胜小玲道：

“姬儿是有节操的女子，她不从姓铁的——”

胡仙吼道：

“那也不合把人关入石牢呀……啊！老天……”

胜小玲咬咬唇，道：

“别忘了，段姬儿至今未忘你，她活着也是为你而活，她的那种毅力，连我也十分佩服！”

胡仙大哭，道：

“我可怜的姬儿呀……”

君不豪走至胡仙面前，道：

“别忘了，你老不也为她在荒山吃苦？”

胡仙突然捶胸顿足嚎叫道：

“我活该，我应该受苦，谁叫我连保护她的能耐也没有，她那样为我吃苦，为什么？”

胜小玲木然的感动着，半晌她才又接道：

“前三年，姓铁的每日探望她，也还给她送好吃的，但三年后姓铁的全变了，除了粗食以外，每十天还鞭笞她一顿，旧伤刚愈，便又是一顿毒打，这种日子她还是勇敢的承受着，她……”  
连胜小玲也在垂泪……

“追魂老六”君不豪沉声道：

“娘的，果然铁石心肠，得不到的便毁了他，世上真有这种人？”

横袖拭着老泪，胡仙道：

“有，这种人世上到处有，所不同的是许多具有这种性向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像姓铁的这样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不幸姬儿遇上了铁石心，而我又是个窝囊废！”

胜小玲叹口气，道：

“闻得家父言及，胡先生除了医理高明，也会武功，难道……”

胡仙摇摇头，道：

“实不相瞒，我与你父相识十多年，否则他在被火烧得面目全非之后，又怎能护住一口元气跑来找我医治？”

连君不豪也吃惊的道：

“老堡主十多年朋友？怎的没听堡主提起过？”

胜小玲也讶异的道：

“我也一样未听家父提过他认识胡先生！”

胡仙面无表情的道：

“是我的要求，一个遁世的人，心中又充满着痛苦，自然不想为人所知了！”

胜小玲道：

“胡先生的遭遇，家父十多年前便知道了？”

摇摇头，胡仙道：

“本来会知道的，可是我却一直未能启齿！”

君不豪道：

“却是为何？”

胡仙缓缓站起身来，双手背负在身后，迈着十分沉重的脚步走到草屋门口，缓缓的凝视着远方，道：

“十多年前，那时候老夫结庐于此尚不足十年，有一天我在对面那条山峰上采药，遇到了令尊‘金刀太岁’胜英，当时我多么的高兴呀……”

君不豪遥望对面山峰，点头道：

“那是往白马镇去的山道，平日走那条小道的人不少！”

点着头，胡仙道：

“是的，当时胜兄便是往白马镇去的，嗯！有一百余里远吧！”

君不豪道：

“一百四十里左右吧！”他一顿又道：“胡先生怎的遇上堡主便高兴了？”

胡仙道：

“自从姬儿落入铁石心手上，胡某当时便奔走江湖，花银子买杀手，甚至赏重金，只要能救出姬儿，便任何代价在所不惜，可是，每当提起‘唐山黑虎寨’，竟然再多银子也没人敢接手，我的武功又平平，痛定思痛，老夫才来到这百草岭结庐遁世，精研

医道，以求忘却痛苦……”

胜小玲道：

“那家父……”

胡仙回过身来，接道：

“罄庐十年，遇上胜兄，当时胜兄见我深山采药，立刻向我问及几项病理，山道上大家言谈甚欢，老夫既知道他是‘百灵堡’堡主，立刻又升起一线希望，因为当时江湖上两雄并立，一为‘黑虎寨’，另一便是‘百灵堡’，只要胜兄肯为我出面，姬儿便有机会重回我跟前来……”

君不豪点点头，道：

“不错，堡主一诺千金，如果他答应，便必能为胡先生主持公道！”

一叹，胡仙道：

“但我思之再三，终未启齿！”

胜小玲道：

“为什么？”

胡仙缓缓的道：

“十年山中遁居，老夫也悟出不少人生道理，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的主要缘故吧！”

君不豪一笑，道：

“我懂先生意思！”

胜小玲眨着一双大眼，道：

“君叔，你懂？”

君不豪道：

“不错，我懂！”他望望胡仙，接道：“先生要一力承担自己

痛苦，如果要求堡主，必须引起双方人马拼杀，一己之利而令他人流血，是先生所不愿之事了！”

深深的点点头，胡仙道：

“所以几次我都忍了下来！”

## 第二十二章

胜小玲紧拢柳眉，道：

“可是你还是对家父说了！”

胡仙点点头，道：

“不错，但我只是请令尊探听姬儿情况，我不苛求令尊能救出她人，再说情况有变，因为百灵堡已毁，令尊虽被我竭尽心力救活，他的人也全变了形，天底下只要他自己不说，谁也不会知道他就是名震宇内的百灵堡主胜英！”他面上出现一丝笑意，又道：“巧的是没有几天，竟然有个姓李的重伤找来，这人自承叫李杰，是黑虎寨一个把头，于是，机会来了，令尊便同姓李的一同去了唐山！”

哈哈一笑，君不豪道：

“姓李的已被堡主收拾了！”

一震，胡仙急道：

“胜兄已离开唐山？他人呢？还有……姬儿她……”

伸手一拦，君不豪道：

“先生别急，堡主还在唐山，他如今仍然叫仇心良！”

胡仙道：

“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君不豪便把大羊坡交换人质的事情详细说一遍……

胡仙大为感动的道：

“胜兄果然侠义中人，我胡仙感激涕零！”边说着，匆匆走入

右手暗室里，没多么，便取出一个巴掌大的小秘本子，十分庄严的对胜小玲道：

“姑娘，这本小册子你收下！”

胜小玲接过来，见上面尽是蝇头小字，首页上写着：

“修罗刀法。”

胜小玲惊奇的道：

“武功秘籍？”

指着远处，远处层峦叠嶂，胡仙缓缓道：

“老夫在那座尖峰下面洞中得到的，只叹老眼已昏花，小册子上大部份字看不真切，我便一直把他放在床下面未示人，想这‘修罗刀法’必然也是武功绝学，为报恩，便送给你吧！”

胜小玲摇摇头，道：

“不，我不能挟恩收惠，再说，那是我爹的意思，他也是为了先生救治他的伤才答应，这本秘籍我不能收！”

胡仙庄重的道：

“你一定得收下！”他边拉过一张旧凳子站上去，伸手在那块写着“器庐”的木匾后面取出一个长包裹——

君不豪与胜小玲惊异的望着胡仙把包裹上灰尘掸去，那个褚色旧缎布已被胡仙打开来！

君不豪一惊，道：

“是把刀！”

胜小玲惊异的道：

“刀鞘怪异，是什么做的？”

双手托起，胡仙道：

“千年蟒皮缝制！”

胜小玲道：

“刀把上面镶着两只猫眼，亮晶晶的可爱极了！”

胡仙道：

“刀鞘刀把并不重要！”说完，“呛”的一声拔出刀来，立刻见一室毫光，宛如东出晨阳洒下一片彩霞……

刀不长——二尺二寸半，弯弯的，像倒挂在西天的弯月，晶莹泛蓝的刃芒，闪烁着细碎的冷焰，怪的是这把弯刀几乎有半尺宽，而刀的两面皆是锋利刀刃！

胡仙把头一甩，左手把刀鞘交在胜小玲手上，扯下几根白发，就嘴对着右手刀刃一吹去——

只见胡仙白发一根根的落下地，胡仙高举着刀，双目直视上方，他缓缓的道：

“二位，且走近来看！”

君不豪与胜小玲并肩走近胡仙，见胡仙手指刀身，道：

“你们细看这刀身，可有什么发现？”

胜小玲第一个惊叫道：

“刀身有字！”

点点头，胡仙道：

“不错，刀身上有字！”说完把刀收回，刀身上的字又失去踪影！

君不豪接过刀再高举过顶，仰头上看，口中喃喃道：

“修罗刀！”

胡仙笑笑，道：

“不错，是‘修罗刀’三字！”

恭谨的把宝刀双手送还胡仙，君不豪道：

“有此宝刀，加上刀法，先生为何迟不修练，然后找上唐山要人？”

一叹，胡仙道：

“太晚了，如是在二十年前，老夫将会毫不犹豫的苦练这修罗刀法！”

胜小玲道：

“这是为什么？”

胡仙沉重的道：

“也许我是个以救人为宗旨的人，加以年事已高，尘世上的人情冷暖，江湖上的是非恩怨，早已看得开了吧！”

君不豪道：

“先生却仍然难忘心上之人！”

胡仙道：

“不错，我是没忘，而且永远难忘，因为老夫毕竟是老人，如今听得姬儿为我吃苦，更令我难以安心，所以老夫下决心把这‘修罗刀法’与‘修罗刀’赠与姑娘，万望姑娘别拒老夫于千里之外！”

望望君不豪，胜小玲道：

“君叔，我可以接受吗？”

君不豪道：

“可以！”

胜小玲道：

“为什么？”

君不豪道：

“你有回馈，只要有一天你能陪着段姬儿一同来此百草山，

便足以令胡先生感激涕零了！”

胜小玲道：

“一时间我又如何练得此修罗刀法？”

君不豪道：

“胜家刀法江湖驰誉四十年，你已自堡主那儿学得用刀妙法，如今再练这修罗刀法，应该水到渠成！”

忙点点头，胡仙道：

“对，对，你一定会修习成功的！”

胜小玲缓缓走近胡仙，又缓缓的跪下地，道：

“但愿胜小玲不辜负先生之托！”

胡仙哈哈大笑，忙着扶起胜小玲道：

“快起来，快起来！哈……”

胜小玲接过“修罗刀”，又收下“修罗刀法”，庄重的对胡仙道：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胜小玲为不负先生所托，更为了报那毁堡之恨，必将竭尽所能，修习此刀法！”

君不豪思忖一阵，道：

“小玲，你既然有此奇遇，我得把计划重新修改了！”

胜小玲道：

“一切全由二叔做主！”

君不豪道：

“二叔以为，不如你暂在此修炼这修罗刀法，我马上赶往十里沼，实在，我担心熊霸他们会遇上麻烦！”

胡仙笑道：

“留下来最好，这里长年没有人来，再说我也可以每日配些

补气良药，助你修炼，岂不是好？”

胜小玲道：

“白马镇那面，二叔不去了？”

君不豪道：

“去，当然是急需要赶去，陶主与阿万的伤也不知如何，弟兄们暗中往白马镇集中的事，我更须要知道，但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尽快赶往十里沼去！”他顿了一下，又接着：

“希望他们没有出事才好！”

当然，君不豪绝对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也正是十里沼那面搏杀得惨不忍睹时候，虽然，君不豪千方百计要保留实力，准备最后决战，量他还是想不到熊霸与任三成二人已“含笑”的死在十里沼，就连包公度也是气若游丝，生死路上闲晃荡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离开“百草岭”的时候已经过午，他绕过山路，当晚快马便到了泰山镇，而泰山镇上，人们仍然在津津畅论“褚家油坊”被大火烧的那档子事！

君不豪仍然住在城外的“泰山客栈”，也许他到泰山镇时候已经二更天，客栈内只有四个大汉围坐一桌，有个伙计正边侍候四人吃喝，边对四人述说着“褚家油坊”被大火烧的事，伙计见君不豪走来，便立刻住口不谈——

“追魂老六”君不豪走到店里，另一个伙计迎上前笑道：

“客官，你一个人？”

点点头，君不豪道：

“先弄些吃的，再给我弄间客房！”

君不豪抖着身上灰尘，缓缓的坐在一张近窗的桌子边，两碟小菜刚送上桌，君不豪正要斟酒，有个大汉已到了他的桌前，道：

“子母双剑，阁下可是姓君？”

仰头，君不豪手按腰上插的子母剑，双眉一紧，道：

“阁下是——”

那人反手摸摸背上插的三支金箭，那是三支箭头金黄灿灿，箭身褚红泛赤的三尺长箭，沉冷的，带着不屑的意味，沉声道：

“羊角镇寇大勇就是我！”

笑笑，君不豪道：

“恕下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

寇大勇道：

“我的名字并不重要，要紧的是阁下是否姓君！”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错，我姓君！”

寇大勇回头对另外三人呵呵笑道：

“听见了吧，果然是正主儿！”

君不豪一杯酒下肚，拾起筷子挟了口菜塞入嘴巴，缓缓的嚼着，他连正眼也不再看面前的大汉——

冷冷的一哼，寇大勇道：

“将死之人总在死前大喝一顿，姓君的，你好生吃喝吧，完了，你就得上路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仍然坐着不开口，不，他开口，不停的张口喝着酒——

寇大勇嘴角一牵，回头去又坐在三人一起，除了其中二人注视着君不豪，另外寇大勇与一个青面大汉竟然举杯对饮起来——

“泰山客栈”刹时充满杀机，两个侍候客人的伙计已把刚刚

睡下的掌柜请出来!

掌柜边扣着衣扣，边躬身哈腰的走近寇大勇面前笑道：

“客官，泰山镇这几天出了大事，如今晚又是二更天，我这后面客房还住着客人，千万请大爷体谅，今晚这顿酒菜我请客……”

仰头，哈哈一笑，寇大勇捋着络腮大胡子，道：

“吃饭给饭钱，住店给店钱，大掌柜快去歇着，我们不会驴得在你店里动手!”

掌柜抖着八字胡，哈腰笑道：

“客官，出门在外讲的是平安，希望各位吃好了回房歇着，那不是……”

“叭”的一掌拍在桌面上，酒杯碗盘弹起半尺高，寇大勇猛起身怒喝道：

“滚!”

可真干脆的一声吼，掌柜的缩着脖子道：

“是是，我多口!”

掌柜的退到帐房里，这光景连两个伙计也溜在二门口，店内立刻又沉寂下来!

那面，“追魂老六”君不豪匆匆吃过酒饭，招手道：

“伙计!”

有个伙计忙走近君不豪，笑道：

“客官，你还要点什么?”

君不豪道：

“带我去房间!”

“唿”的一声，青影幽闪，坐在寇大勇对面的青面大汉已堵

住君不豪去路，冷冷道：

“吃饱喝足就去睡，敢情养膘？”

“追魂老六”双目怒视，手扶剑柄，道：

“嗯，身法够快，不愧‘青衫幽灵’！”

青面大汉惊怒交加的骂道：

“我操，你竟知道爷们何人！”

君不豪冷笑，道：

“羊角镇开窑子的货色，一脸的王八相，江湖上又有几个不知道你们这些下五门的妖精！”

嘿嘿一阵冷笑，“金箭无敌”寇大勇已缓缓走向君不豪，双手叉腰，大咧咧的站在青面大汉一边，道：

“娘的，你早就知道爷们何人！”

君不豪道：

“不错！”

寇大勇怒道：

“你为何刚才不说？”

君不豪面无表情的道：

“怕脏了我的口！”

青面大汉怒骂道：

“放你娘的狗臭屁！”

寇大勇伸手一拦，叱道：

“祈老九，沉住气，要钓大鱼总得费点手脚！”

忽的，另两个大汉也围上来，一人戟指君不豪骂道：

“操你娘，十里沼你为何杀了我们少寨主，王八操的，你逃不了啦！”

“追魂老六”君不豪一愣，突的放声大笑起来……

有个大汉对寇大勇道：

“寇舵主，杀了这王八蛋，寨主那儿便是一大功劳！”

那面，掌柜的不敢出来，但他还是在帐房里面求道：

“各位，千万别在我店里杀人呀！”

收起笑意，君不豪道：

“铁少朋虽非我杀，但在闻知那头小色狼命丧十里沼，的确叫人难掩内心快活，哈……”

另一青装大汉怒骂道：

“姓君的，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别他娘的装蒜种，明明是你领着一批王八蛋干的，今晚一人落单便不敢承认，你他娘的果然既狡猾又不是人！”

君不豪收起愉快神情，面色一寒，道：

“我相信铁少朋那头小色狼死在我的属下手中，这件事我有担当，由于我的属下做了这件十分为我露脸之事，当然，一切后果自应由我负起责任！”

嘿嘿一声冷笑，寇大勇道：

“你可知道后果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什么？”

君不豪笑笑，道：

“血腥！”

寇大勇咬着牙，腮帮子的薄皮在抽动，是牙齿顶磨的，但君不豪看得十分清楚——

“不错！”寇大勇沉冷的又道：

“你除了死，只怕别无他途！”

君不豪淡然的道：

“五十里外便是唐山，君某敢于走来，便不惧姓铁的找上来，姓寇的，你吓不倒我！”

嘿嘿一声笑，寇大勇道：

“江湖上早就听说‘百灵堡’二当家是个人物，从你进门到现在，你的表现果然令寇某激赏！”

君不豪淡然，道：

“好说！”

寇大勇又嘿嘿笑道：

“所以我要以江湖规矩搏杀你！”

君不豪冷冷一哼，道：

“我接着！”

寇大勇道：

“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们也是刚刚从四百里外羊角镇赶来泰山镇，原是要到‘褚家油坊’歇一宿，不幸‘褚家油坊’遭了大火……”

君不豪哈哈一笑，道：

“火烧‘褚家油坊’正是君某亲自策划、参与、执行，当然，我也十分愉快的验收我的成果，带着万分的得意笑着离开泰山镇——”

双目恶毒的直视着君不豪，寇大勇道：

“对于你的卑鄙无耻恶行，寇某已听到了！”边指着身后站的两个劲装大汉又道：“他二位便是从唐山远去羊角镇请我们来的，你最近替我们制造的各种痛苦，阴损而摆的道，相信铁当家都能忍下，但你弄死当家独子，断了人家香烟，我的儿，只怕你将遭到磨骨碎肉捣浆喂狗的死也难消铁当家的气，你……”

君不豪伸手一拦，道：

“别再罗嗦了，因为我早已不耐烦你这种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的王八样！”

一边，“青衫幽灵”祈老九骂道：

“不知死活的东西，谁耐烦同你罗嗦，寇舵主只不过在你死前数说你的可耻罪状罢了，你咋唬个鸟！”

君不豪牵动嘴角，道：

“是吗？”

寇大勇怒道：

“早晚免不了一搏，姓君的，老子在镇外松林边，道旁茅屋外候教，我说过，要以江湖规矩搏杀你！”

君不豪笑笑，道：

“我接着，四位先请吧！”

有个青装大汉喝道：

“别想溜！”

君不豪沉哼，道：

“放屁，就算是铁石心本人，君某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你们又算他娘的什么东西！”

寇大勇嘿嘿一阵鼻笑，道：

“别人信不过，寇某相信，江湖上要名不要命的人还真不少，姓君的，你就这号人物！”

君不豪面无表情的道：

“正是我要说的话！”

猛回身，寇大勇对祈老九三人道：

“我们走！”

君不豪伸手一拦，道：

“等等！”

寇大勇怒道：

“干什么？”

君不豪指着桌面上寇大勇四人吃喝的东西，道：

“吃了人家东西，一抹嘴就要走人，说不过去吧！别忘了开饭店的人辛苦，人家小本经营赚取蝇头小利，可也方便了你我出门人，姓寇的，何必前面走人后面叫人指着背骂你祖宗十八代？”一笑又道：“没银子说一声，君某请客！”

寇大勇大怒，骂道：

“放你娘的屁，老子们马上还要回来，怎说白吃？”

君不豪笑笑，道：

“万一回不来呢？”

仰天一声干笑，寇大勇道：

“马房还拴了四匹马，总够了吧？”

君不豪一笑，道：

“足够了，各位，请吧！”

走至大门外，“青衫幽灵”祈老九尚回头骂道：

“操你娘，老子已迫不及待的挖你的心了！”

门外黑漆漆的，月牙儿还没有星光亮，但星光又哪会比人们心里亮？

君不豪取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见掌柜的走出帐房来，急急的道：

“客官，你真的要去镇外赴他们的约？”

君不豪点点头，道：

“不错!”

掌柜的一拦，道：

“客官，听我的，千万别去!”

笑笑，君不豪道：

“为什么?”

掌柜伸头门外，见寇大勇四人已走远，这才忙对君不豪迫切的道：

“我看得出你是个好人，千万别相信那个胖大胡子的话，他们四个合杀你一个，再傻的人也不会上这种当!”

君不豪一声笑，道：

“诚如那个胖大胡子的话，我也是个为名儿拼命的人!”他一顿又道：“倒是有件事情想向掌柜的打探!”

掌柜的忙点头道：

“你猜问!”

君不豪道：

“几天前我们那批弟兄在你店里住过——”

一旁有个伙计立刻走上前，道：

“不错，那晚上还有位爷命我二更天把马牵出槽，我记得!”

点点头，君不豪道：

“这三四天里可曾见着他们?”

掌柜的望向两个伙计，三个人彼此摇头，掌柜的忙问：

“客官同他们走失散了?”

君不豪摇摇头，道：

“看情形他们没来泰山镇!”

掌柜热心的道：

“可知他们从什么地方来?”

君不豪道:

“十里沼!”

掌柜的惊异的道:

“十里沼? 那是个白天也闹鬼的地方, 如是往唐山, 他们就会经过泰山镇, 十里沼在西北, 如果不是去唐山, 便不会经过此地了!”

君不豪道:

“他们去白马镇的可能比较大!”

掌柜伸手一指, 道:

“往白马镇有两条路, 一条走山路小道, 可以节省个百来里, 另一条走官道, 三百里快马两头不见日头!”

一笑, 君不豪道:

“谢谢!”

大步往客栈外走去, 掌柜上前拉衣裳, 道:

“客官, 你还去赴约?”

君不豪点点头, 道:

“我能不去吗? 嘿……”

店里面, 掌柜在跺脚, 君不豪已跨上马背走了——

微微的夜风轻悄悄的从远方吹来, 树叶在动, 风像是有了反应, 反应在每个人的心里, 簌簌的掀起阵阵哀伤, 宛如在幽幽的诉说着什么。

晴空万里如洗, 洗不尽一天的星斗, 星斗不动, 大地寂静, 寂静得倍增夜色的苍茫与索然, 太多的无奈便在这种寂寥的夜晚笼罩着大地, 以及大地上的人们!

三更天已到了——

远处，官道旁松林子黑如墨，一间孤伶的茅屋，屋顶上依着山墙边竖着一支烟囱，烟囱看来似要倒下去般透着冷清，屋顶连着前檐破了一个大洞，光景是破落得有些可怜！

远远的，君不豪已看到茅屋前的小小场子上一排四个黑影——四个等着索他命的“家伙”！

抛鞍下马，“追魂老六”君不豪迈着四方步缓缓走去，那面已传来“金箭无敌”寇大勇的声音：

“你总算没开溜！”

君不豪冷冷道：

“就算是跑了今天，明天免不了兜上，所以我也不客气的来了！”

“青衫幽灵”祈老九沉声骂道：

“娘的，听听这口气！”

君不豪道：

“口气是有些托天，但也是实情！”

“金箭无敌”寇大勇哼了一声，重重的道：

“你吹牛！”

君不豪嘴唇角轻撇，道：

“对你？君某不屑于！”

冷酷的，寇大勇道：

“你是一个目空一切，眼高于顶的阴险小人！”

君不豪冷然一晒，道：

“比之你们在羊角镇上吸女人血，啃女人骨头过日子可就高尚多了！”

一边，“青衫幽灵”祈老九暴喝一声，骂道：  
“你娘的，搏杀气氛已浓，别尽耍嘴皮子了！”  
淡然的，君不豪道：

“划下道来，君某这里照单全收！”

平伸左手，寇大勇沉声道：

“寇大爷说过，我们照江湖规矩！”

君不豪一笑，道：

“怎么说？”

“一对一，至死方休！”

君不豪接道：

“如果死的是在下，你这位羊角镇上寇大舵主可就露脸了！”

寇大勇嘿嘿一笑，道：

“提着你的人头回唐山，也是大功一件！”

君不豪耸耸肩，道：

“别因功而丧命可就划不来了！”

寇大勇哼了声，道：

“只怪学艺不精，不过我们尚后继有人！”

哈哈一笑，君不豪道：

“说什么后继有人，不过是车轮大战罢了！”

此刻，站在寇大勇身边的“青衫幽灵”祈老九打横抱拳，恭谨的道：

“舵主，且容属下挡他一阵！”

答应的可真干脆，寇大勇竟然大马金刀的点点头：

“小心了！”

看来是一场早安排好了的把戏，君不豪不愠不恼的哈哈一

声，道：

“谁先谁后全一样，可别急躁，须知天燥有雨，人躁有祸，玩命的事就更不能急躁了！”

“青衫幽灵”祈老九“嘿嘿”的道：

“姓君的，唯一令我急躁的是如何尽快收拾你！”

冷冷的，君不豪道：

“那更是不能急躁！”

祈老九开始移动，极快的移动，他以君不豪为中心，围绕在四周打旋，越转便越迅速，像一阵黑风般身子渐渐模糊不清，一串串虚实相映的形像，冲激着空气激荡，发出“唿唿”响声而使得附近的人感受到空气中有涡，这时，早已分不清他躯体的定点是在哪个方位上了！

君不豪冷静以恒，双手仍按在剑柄上，他的剑眉上扬，丹凤眼直视天际，似乎对于敌人那如旋风般的流转，随时对他暴袭的压力，不屑一顾！

突兀间，祈老九一跃腾空，空中纵起的是从无数形像中汇聚的一个实体，果如幽灵般已扑到了君不豪头顶，有一支钢棍，闪耀着慑人的寒光当头砸下！

君不豪蓦然以“移形换位”身法，右手长剑上劈，左手短剑护胸，“当”的声！

果然，祈老九的那支二尺钢棍有名堂，就在长剑与钢棍碰撞而发出一声脆响中，钢棍顶端已抖出一枚球体般溜圆的蒺藜，君不豪不等敌人落地站稳，右手长剑已快得宛如要追回逝去的千百年流光，猝旋猝劈猝收，刚落地的祈老九一声惨号，整个身子猛的倒翻斜撞，洒着一天血雨，哼哼咳咳的碰上路边树干上，只哈

了两口大气便再也不动了！

祈老九的血正急速的在汩滥，血腥味随风可以嗅到，然而却并没有人低头去看他一眼，甚至在场的人也没有一个因他之被几乎拦腰劈断而激动——君不豪没有，寇大勇与他的另两个仁兄也没有！

寇大勇毛脸上难辨喜怒哀乐，从神态上看，他相当冷漠与僵硬，仿佛死的祈老九与他根本扯不关系，一点关心的表示也没有！

君不豪双剑入鞘，冷冷的孤立在场上，道：

“人言戏子无义婊子无情，而你们这些开窑子的更何以说是无情中的无情，自己兄弟档已断气了，却兀自漠然于无视，冷傲的不屑一顾，简直与畜牲何异！”

寇大勇冷沉的道：

“你错了！”

君不豪双眉一挑，道：

“我没错，至少你应该派你一旁两人过去瞧瞧！”

寇大勇道：

“为什么？”

几乎气结，君不豪道：

“因为他是你的手下，因为等于是替你而死，因为刚才还同你共桌共饮，太多的因为，难道要君某一一向你细诉细述？”

寇大勇道：

“他已经死了，对黑虎寨而言，他是求仁得仁，在我，祈老九仍活在我心中，因为他为羊角镇上五分舵露脸，至于形式上的表态，对死人而言，已毫无意义了！”

君不豪道：

“不是高调，却也新鲜。”

大毛脸已开始抖颤，抖颤难掩饰寇大勇的杀机，他沉沉的道：

“不新鲜，姓君的，至少我不觉得有什么新鲜之处，已死去的，任谁也透着无奈，但致祈老九死的祸源，活的人便有义务去索讨、去追究，姓君的，我之不把情绪摆到无谓的哀痛上，正是九死的祸源，活的人便有义务去索讨、去追究，姓君的，我之不把情绪摆到无谓的哀痛上，正是把这种情绪予以力量化，用以搏杀你这泼皮，懂吗？”

君不豪一笑，道：

“无耻论调，搪塞之词，如果事先下场较量的是你，如今好端端站在那儿的，必是祈老九！”

寇大勇摇摇头，道：

“姓君的，你又错了，江湖搏杀，如同赌台上比大小，有的人前道大后道弱，求个自保，有的衡情量势，把力量集中在后道，战术上的运用，便各显神通了！”

仰天哈哈大笑，君不豪道：

“这就是阁下所言，以江湖规矩比斗？娘的，你别笑掉君某的大牙！”

寇大勇道：

“别忘了，我们并未四人围杀你！”

君不豪道：

“那么，现在该你们哪位出场？”

寇大勇已缓步往君不豪逼近，边冷冷道：

“他二位是总堂派往羊角镇的信使，我无权叫他们出场向你讨教，就让我们之间诉诸实力，一赌彼此之间的造化吧！”

寇大勇似是与祈老九不同，他甚至比君不豪还要镇静，每抬一步，犹似双足拖着千斤重的铁锤，他那个斗大的头颅，一如日头西移般那么缓慢的移动，双目死死的盯住两丈远的君不豪一眨不眨，宛似要透视到敌人的内心！

君不豪注视着寇大勇的右手，右手弯曲的右肩头，距离他背的那三支金箭只不过半尺，看来他似是把右手放在右肩上——

他更注意到寇大勇的左手，左手平伸在正前方，左手单掌竖起，五指分岔，如果硬猜，大概他是以中指作为瞄准点，准备一击而中，但他瞄准在君不豪的哪个部位，那便难以看得出来了——

君不豪便在这种猜测中出手了，因为他不能让对方把自己当箭靶那样毫无忌讳的瞄准！

子母剑交互闪击如墨云下的闪电，快得无与伦比的直点寇大勇咽喉！

寇大勇的反应出奇的快，旱地拔葱而起，三丈高下，他反力道的平睡空中，左掌仍然指向君不豪，一支金箭骤然划空而来……

从射击的方位看，拿捏之准，无懈可击！

长剑劈出，短剑疾点金箭，“嗖”的一声，锋利的箭光自君不豪的左耳下面穿过，有着一点刺痛，君不豪立刻知道左耳已裂，鲜血在滴……

旋身，君不豪冷冷道：

“姓寇的，你还有两支箭了，千万别轻率出手！”

落地，寇大勇偏头冷笑，道：

“姓君的，若非你左手短剑，只怕寇某第一支箭已贯穿你的咽喉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冷笑道：

“这就是你的疏忽，不该未把我的短剑加以重视，如此也许会造成你终生遗憾！”

杀机盈溢的寇大勇又开始他的那种看来十分抽象的动作，移动身形在虚无飘渺之间——

君不豪不能不有所移动了，因为他发觉羊角镇的这位“金箭无敌”寇大勇，武功造诣上并不比黑虎寨的凤依依稍差，黑虎寨能笼络如此高手，难怪铁石心是嚣张跋扈——

沿着寇大勇的身子移动，面对着敌人放在右肩头的手，君不豪进三步退两步，动作十分怪异——

冷笑，寇大勇道：

“姓君的，你终于沉不住气了！”

毫不示弱，君不豪道：

“你别事情弄拧了，君某是在想，如何斩掉你那只射箭的右手，也许……”

一闪而起，金芒翩旋，寒芒炫目一现，寇大勇的金箭便在他的曲腿腾闪中破空而射向刚自双腿离地的君不豪！

金芒稍差不到半寸的擦过君不豪鼻尖，又擦过前胸，从双腿之间射入地面三寸深，“噌”的便斜插入地，箭身兀自颤弹不已！

君不豪斜冲而上，子母剑根本不去拦挡那支将来的金箭，交叉互劈如天外两颗流星，只听得一声极其尖锐的泣噪，寇大勇右臂下垂，左手捂胸，挟着一缕鲜血，跌跌撞撞的萎坐在地上！

怒翻三丈外，君不豪的子母剑连着鲜血插入剑鞘，他走前三步，冷冷道：

“轮到二位了吧！”

右手暴伸，寇大勇厉骂道：

“姓君的，你他娘的想赶尽杀绝？”

君不豪道：

“没这意思！”

寇大勇道：

“你很幸运，竟又躲过寇某一箭穿心！”

君不豪一笑，道：

“我不否认，因为我在扑杀你的时候，估量的也是你要向我心口下手，我估对了，当然也躲过了！”他一顿又道：“你也够幸运！”

寇大勇道：

“怎么说？”

君不豪道：

“我的子母双剑要斩断你的右臂，更要穿刺你的肚皮，而你竟然反应奇佳的全躲过，难道你不算幸运？”

寇大勇喘着大气道：

“君不豪，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们的心腹大患，难怪连凤依依二寨主也连番吃你的亏上你的当！”

君不豪笑笑，道：

“好说，好说！”

寇大勇看着身边两个青装大汉，又道：

“君不豪，眼下你是大赢家，你准备怎么样？”

忽的仰天哈哈大笑起来……

而就在君不豪的笑声里，一缕金芒……

## 第二十三章

寇大勇的最后一支金箭，便在君不豪的大笑声中猝然以左手抛射而出！

也许，君不豪真的幸运，因为他大笑着竟自然的往右转动着身子，那原也是自然现象，否则，又何谓“幸运”？

“噌”的一声，金箭直入左臂透骨，一溜腥赤鲜血，已伙同耳上滴下的血，交融在一起往手臂滴流！

寇大勇左掌拍地狂骂道：

“我操，老天在帮你这王八蛋的忙！”

左手短剑几乎痛的握不住，君不豪面目狰狞的猛旋身，他一步一步的喝道：

“你现在一支箭也没有了，姓寇的，死吧！”

寇大勇厉吼着，左手一挥，道：

“给我杀！”

身边两个青装大汉似也不弱，两把钢刀两个方向，同一时间，奋力劈斩而上——

君不豪的左手短剑入鞘，足尖力旋，人已闪出两丈外，他那握着长剑的右手，已拔出插在左臂上的金箭！

两把钢刀带起波芒冷焰，在夜里宛如流星纵横，江河倒泻，光景是豁上干了！

君不豪陡然间躯体腾空，“嗖”的一声便见一缕金芒奔流而下，劲急的射入近身大汉身上——

这位中箭仁兄的姿势可透着怪，他右腿上抬，左足尖撑地，仰面张口，似在向君不豪祈求什么，双手已紧紧的握住穿肚的金箭，刹时弓腰倒在地上，隐隐然有一股鲜血从他的双手指缝往外溢！

另一大汉平刀横斩落空，君不豪的长剑已掠过他的面门，血雨中挟缠着许多零件，是鼻子，也有眼珠，但闻大汉那股子厉嗥狂号，大概他是活不成了！

双腿一弹而起，寇大勇骂道：

“姓君的，我承认你胜了！”

君不豪冷冷道：

“我原本是要放你一马，因为你多多少少还信守了江湖规矩，可是——”

寇大勇道：

“到现在我还是遵守不渝！”

君不豪“呸”的一声，道：

“你却中途破坏了这坑人的规矩！”

寇大勇怒吼的道：

“就因为我发出的第三箭？”

君不豪道：

“不错！”

寇大勇叫道：

“姓君的，彼此搏杀，你并未把寇大爷摆平，三支金箭也还有一支在我手中，当然我要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出手，这有什么不对？”

君不豪怒道：

“你已承认落败，而我也正准备走人，偏就你抽冷子一箭，几乎要了君某的命，当然，这一箭的代价与后果，你应该比我清楚，更何况你又下令他二人向君某捡拾便宜！”

寇大勇吼道：

“你想怎样？”

君不豪冷厉的道：

“你死！”

寇大勇狂烈的以脚尖挑起地上钢刀抓在左手，道：

“但有一口气在，也不叫你得逞！”

君不豪笑笑，道：

“也算公平，因为彼此只有一臂，姓寇的你接招吧！”

他话声未落，一束极光当头罩下，寇大勇已骂道：

“劈死你这狗操的！”

君不豪冷哼一声，旋身跃起一丈，手起剑落，一篷血雨进洒着，寇大勇那粗壮高大的身躯，陀螺似的旋跌在五丈外，口中兀自“操……操……”

君不豪连多留一步也没有，径骑马往“泰山客栈”驰去，三更过半，而客栈大门虚掩，掌柜的见君不豪带伤走进来，忙对一旁伙计道：

“牵马上槽，端盆热水来！”

君不豪坐在凳子上喘口气，道：

“掌柜的，我这里带有刀伤药，烦你替我包扎……”

掌柜忙点头，道：

“应该的，我来！”

敷着药，掌柜问道：

“另外四位呢?”

君不豪道:

“走了!”

掌柜忙问:

“他们的马匹……”

一笑,君不豪道:

“不是说定了,折合酒饭钱?”

掌柜立刻闭口不敢多问,伙计端过一盆热水,君不豪稍事擦拭,左耳左臂伤得不重,但一时间痛苦难消,他站起身低声道:

“掌柜的,五更一到便叫醒我,准备些吃的,天不亮我就上路!”说完,跟着伙计回后面客房去了——

睡在客房床铺上,“追魂老六”君不豪好一阵无法合上眼,由于寇大勇与祈老九的出现,他不得不把计划重新修订,否则,等到“黑虎寨”各分舵人马集中,再袭击唐山,便免不了牺牲大了!

窗外面传来击梆声,三更已过,君不豪这才静下心沉沉睡去……

从泰山镇绕道转向十里沼,君不豪快马加鞭申时刚到,他便望见远处的十里沼——

他已知道铁石心的宝贝独子死在十里沼,相信“银刀”戈清松等必也不在十里沼的钟馗庙,然而他还是放心不下的赶到十里沼,因为,铁少朋绝不会一人赶未十里沼,他必然是在胜小玲脱困以后率领不少人马追赶而来,那么,一场惨烈的拼杀在所难免,如果能杀了铁少朋,自己方面又有什么样的牺牲?

现在,君不豪已缓缓的策马往十里沼进……

小道上有着马蹄印,从迹象上看,驰进十里沼内的马匹不在

少数——

距离进入十里沼三里不到，地上已出现血迹，连着树干上也有着黏叽叽的肉块——

就在这时候，“追魂老六”君不豪吃惊的“咦”了一声跃落马下，他走近沼边，在一堆水面聚集的枯树皮里伸手往水面拉——

于是，君不豪痛心疾首，咬牙“咯嘣”，只见他手中提着一支八角铜锤，铜锤在颤抖，君不豪已凄然泪下的喃喃道：

“熊霸！熊霸！几个月你跟着我出生入死，我竟然连称赞你一声也没有，你就这样血淋淋的去了！”

一阵悲痛，君不豪提着那支八角铜锤正要往大庙走去，侧面的树干上，丝丝扬扬掩不住一溜溜闪亮的刃芒，那面正插着一把戟斧！

一冲上前，君不豪横着柳枝拔出戟斧，不由得引吭大声厉吼，道：

“任三成！”

是的，也只有“花豹子”任三成使用这怪玩意儿，四天了，四天前的一场拼杀中，“花豹子”任三成在一阵乱刀招呼在他头上同时，发出最后一声狂笑，旋身跌在熊霸尸体上面，悲壮的结束了生命，就在他的旋身中，他的戟斧竟被他抡空甩出四丈外的树干上！

沉痛的，君不豪拎着两件兵器到了钟馗庙前，附近除了一滩滩乌七八黑的血迹便一具尸体也看不到！

走进大庙内，里面一如往常，面目盼狞的钟馗老爷，依然双臂箕张，目怒十方，宛如将扑下神案般！

“追魂老六”君不豪已找不到别的兵器，一支戟斧与一支八角铜锤并放在钟馗老爷的足下，君不豪想起几个月前还曾在“百灵堡”打了任三成两个大嘴巴子，不由得喃喃自语，面色沉痛的道：

“三成！你一直是君不豪心目中好样人物，遗憾的是没有能够携手并肩杀向唐山！”

十里沼已没有再留下的必要，从研判中，君不豪转而往正西的另一条路上追下去——

这时候君不豪之往西，一方面是要顺道再回百草岭探看胜小玲，更希望胡仙大夫能把自己臂上箭伤也治好，此后的搏杀更不知凡几，能讨些伤药带在身上，是有其必要的，更何况从百草岭赶回白马镇，也只是一天路程！

“银刀”戈清松等一行，自从离开十里沼以后，九个人伤了五个，其中“快刀”包公度几次没有断气，每回都赖李淦在他耳根大叫着，生把包公度从阴阳道上叫回头！

从十里沼去白马镇的山道，还是李淦指引，为了逃避被黑虎寨的人追杀，逼得他们只有走山道了！

走山道便不能怒马飞驰，直到第三天中午，他们已深入荒山中，也许李淦久未也这条山道，这时候他才在马上自言自语起来：

“哥子们，好像有些不对劲吧！”

李淦身后，巴子龙道：

“你说什么不对劲？”

李淦道：

“这几年没走过这条山路，怕迷失方向了！”

“快刀手”石敢忙问：

“喂，老李，你在白马镇上几十年，附近山道你应该十分熟悉，合着你是杀昏了头？尽叫大夥走些冤枉路！”

李淦举目四下观望，边咕哝道：

“要说也该望见白马镇附近的白马坡了，怎的会……”

“飞花公子”白文定笑笑，道：

“多走些冤枉路倒没什么，可千万别拐三扭四的绕到唐山，那才叫冤哉枉也！”

李淦拍胸，道：

“这点尽管放心，唐山在东，我们一直往西，不会的！”

“判官”苗强道：

“万一真的到了唐山，他娘的，大不了豁出去！”

“铁汉”张召叱道：

“拼？这时候你拿什么同人家拼，可是你的脖根粗？还是人家的刀不快？”

一行刚登上峰腰，远处见对面偏左的山腰上有户人家，三间茅草屋前面有棵大树遮着，不细看还真难辨——

“大龅牙”李淦遥指对面，道：

“看，有户人家在那面，且过去瞧瞧！”

“飞花公子”白文定已惊“咦”的道：

“你们看，那是什么？”

大伙齐齐望过去，只见茅屋前面彩芒激射，宛似有人在那儿以镜子反射日光！

“铁汉”张召道：

“难道深山果有剑仙？好像是有人在练剑！”

巴子龙道：

“别管那么多，且过去看看！”

距离并不算远，但李淦一行到了山前，发现不能再骑马，张召对李淦道：

“这儿是你在引路，就由你上去问路，我们在下面候着，如何？”

“大龠牙”李淦望望躺在马背架子上的“快刀”包公度，遂点点头，道：

“应该的，各位坐地歇着，我去去就来！”

巴子龙一笑，道：

“走，我陪李兄，如果上面果有剑仙，这种机遇我可不愿错过！”

那面，“飞花公子”白文定也笑道：

“巴兄不提，我倒忘了，我也去！”

三个人顺着山径直往上面扑过去——

山腰深处，大茅屋前面那有什么人在练剑，只不过一个苦哈哈的老者蹲在茅屋前面在捡拾草根！

“大龠牙”李淦把上唇在两颗门牙上连刮带蹭的笑着走向老者，道：

“先生，你是……”

仰头，老者以手遮阳，惊异的道：

“各位从何处而来，这地方可荒凉得很呀！”

李淦笑道：

“荒山当然荒凉，想向你探听，往白马镇如何走法？”

老者见李淦问话，另外两个大汉却在附近左顾右盼，心中暗

想，这批家伙必有问题！

哈哈一笑，老者指着左面一条山沟，道：

“去白马镇得走大鹏沟，那还很远呢！”

李淦抱拳笑道：

“谢谢，谢谢！”

巴子龙却狐疑的道：

“怪事！怪事！”

李淦手一挥，道：

“走吧，尽早赶回白马镇去，别忘了老包快要断气了！”

三个人刚刚往山腰下走去，突然一声清脆声音传来！

“是李副堂主？”

三人猛回头，只见从大树浓叶里跃下一个女子，敢情正是胜小玲！

“大貔貅”李淦一见狂喜，三个人一拥上前，欢叫道：

“是小姐！太好了！”

这时巴子龙见胜小玲手上握着一把宽刃弯刀，惊异的指着宝刀，道：

“可好，原来我们刚才所见彩芒竟是这把短刀所激闪出来的，太妙了！”

胜小玲一惊，道：

“往后我再练刀可得小心了！”

抚髯哈哈大笑，胡仙站起身来，道：

“原来是自己人，虚惊一场！”

李淦指着山下，道：

“见小姐安然无恙的在此修练，属下我们也放心了，只是山

下面我们还有几位伤的甚重，得连夜赶回白马镇治疗，也许二当家已在等候我们了！”

胜小玲指着胡仙对三人道：

“胡先生圣手回春，药到百病除，医术好得很呢！”她未说出老父被救活的事，其实她尚有疑虑！

李淦闻言大喜，道：

“可好，老包有救了！”

胜小玲又道：

“二叔去十里沼接你们了，怎的你们未碰见？”

摇摇头，巴子龙道：

“我们走小道，两下只怕错过了！”

李淦已对巴子龙与白文定二人道：

“快下去，你们把马匹藏好，背他们上山来！”

“快刀”包公度伤的不轻，他被李淦背上山来时候，喘息的双目直翻白眼！

抬放在左面茅屋里，那个大床曾睡过“金刀太岁”胜英，也睡过李杰，现在包公度也躺在那儿，连“银刀”戈清松也被扶着躺在那里——

戈清松一行怎会想到荒山中遇上胡仙？

“白髯叟‘胡仙见来了这么多人，每个人或重或轻的身上全带着伤，便立刻忙着为各位看伤医治，胜小玲更是下厨烧饭，直忙到天黑才歇下来！

好不容易，胡仙喘口气走出茅屋，后面李淦已跟上来，低声的道：

“先生！”

回头，胡仙道：

“吃过饭就睡下歇着，有时躺着不动比吃药还管用！”

李滢道：

“我是想问问先生，我那位兄弟的伤你真能把他医治好？”

笑笑，胡仙道：

“有句玩笑话，我同阎王老子是道道地地的对头冤家，你那个包兄弟他死不了！”

“扑通”跪在地，李滢道：

“果真捡回老包的命，我李滢认你当干爹！”

一惊，旋即哈哈大笑，胡仙道：

“姓包的对你一定十分重要了？”

李滢在胡仙的搀扶下站起来，道：

“兄弟的情义，加上包兄弟在白马镇上的老婆，更要紧的是他老婆肚子里的孩子，这一切加起来，他就不能死！”

点点头，胡仙道：

“够义气，着实令人佩服，不过你别当真给我做干儿子，怕我没这个福份！”

李滢一挺胸，道：

“我李滢说话算话，先生只要能让老包挺腰下床，二话没得说，你就是我李滢干老子！”

就在当夜，泰山镇外面，“追魂老六”君不豪一举搏杀了那黑虎寨远从四百里外的羊角镇调回总舵的“金箭无敌”寇大勇，与“青衫幽灵”祈老九——

这夜，胜小玲正练到“修罗刀法”第二招——“白虹贯日”，而第一招的十六式心法，她已牢记在心，对于那招“星河罩魂”，

她也已练了三天——

本来胜家刀法她曾练过，如今手握“修罗刀”练来驾轻就熟而有水到渠成之势！

果然，已经三天只能喝口水的包公度，天一亮他便叫嚷着肚子饿！

胡仙在床前，探手入怀，取出另一根老山人参往包公度口中一塞，笑道：

“嚼着吃，中午就叫你喝碗稀的！”

门外面劈柴的李淦匆匆进屋子里，见李淦双目有神，吐气有力，中气十足的开口说话，不由得欢叫道：

“好家伙，你果然没叫我白操心事！”

包公度口中嚼着人参，边呜呜的道：

“我之所以不即死了，是有桩心事搁不下？”

“李淦忙问，道：

“人都要死了，还有什么心事搁不下的？”

包公度道：

“我是想……嗯，我是想把你的包大嫂推给你去照顾，等她肚子里那块肉出世，千万叫他姓包，至于你包大嫂，我便诚心的送给你了！”

李淦大怒，骂道：

“放你娘的屁，你是诚心在气我！”

包公度一笑，又道：

“只是心里话，当然，现在你什么也没有，包大嫂永远还是你的包大嫂！哈……”

李淦忽的得意一笑，道：

“老包，你给我听清楚，你的这条命可是我干爹救的，惹恼了你多受几日罪吧！”

一怔，包公度与一边的戈清松双双惊讶的对望着……

戈清松道：

“谁是你干爹？”

李淦笑指胡仙，道：

“他，胡大夫是我干爹，不信你们问！”

不用问，因为胡仙正捋髯微笑……

包公度拍着床铺叫道：

“先生，你要收什么干儿什么没有的，怎会收他这种大龅牙小鼻子，王八眼眼兔子耳的人物当干儿子，真是的！”

胡仙笑道：

“老夫十分欣赏他的侠义肝胆，尤其他的那颗火烫的心令人敬佩！”

大龅牙几乎全抖在嘴巴外，李淦道：

“如何？我李淦这下子有乐的了，哈……”

时光便在苦中寻乐里度过，第三天过午不久，“追魂老六”君不豪又到了百草岭上，大家见面，免不了彼此一阵唏嘘！

胡仙替君不豪那红腥溃烂的臂上伤处洗净，敷药，小心的包扎起来……

君不豪更把“泰山镇”外搏杀之事细述一遍——

这时他见几位正副堂主伤得如此惨重，再想起熊霸与任三成二人壮烈牺牲，不由得凄然一叹，道：

“熊霸与任三成的死，是我计划不周，我应负起责任，陶堂主那里真不知如何向他交待！”

一旁，胜小玲道：

“都是因为我——”

戈清松道：

“江湖生涯，原是充满着血腥，生与死也得看各人造化，怨不得任何人，只要死得有价值、有目的，便谁也没话可说，倒是我们立刻策划下一步行动才是真的！”

点点头，君不豪道：

“琢磨着，再过几天大家的伤势养好，我们便扑向‘谷北镇’，别忘了‘黑虎寨’第二分舵便设在镇头上！”

“快刀”石敢道：

“‘金背刀’石振芳也是个厉害角儿！”

君不豪道：

“我绝不叫铁石心把他的力量集中，那对我们未来的行动不利！”

“快刀手”石敢点着头，道：

“二当家的意思是……”

君不豪道：

“有件事情不知小玲已告诉你们没有？”

石敢几人闻听，彼此对望，不知道二当家所指何事！

戈清松腿伤渐愈，靠起上身道：

“同我们未来行动有关吗？”

笑笑，君不豪道：

“大有关系！”

“铁汉”张召忙问：

“是什么事情？”

君不豪笑道：

“敢情连胡先生也未同你们提起了，说出来也好叫各位高兴……”

石敢笑道：

“敢情好，大伙正需要好消息来打气呢！”

君不豪笑道：

“告诉各位，老堡主尚在人间，各位千万记住暂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而且……”

未说完，石敢等已雀跃而起的欢叫道：

“天大的好消息，堡主竟然未曾抛下我等！”

戈清松已在拭泪，道：

“真是天可怜见，堡主今在哪里？”

君不豪笑笑，道：

“这个我就不能再多说了，不过，相信用不了几日，大伙便能见到他老人家！”

头上缠着布带，包公度直着身子低声道：

“闻得如此好消息，我他娘的像是好了一大半！”

缓缓走出茅屋，君不豪迎面见胜小玲走来，笑笑：

“小玲，‘修罗刀法’练得如何？”

胜小玲一笑，道：

“二叔，‘修罗刀法’共三绝招，每招十六式，我已领悟第一招‘星河罩魂’，正在修习第二招，所差的只是心领而不能神会，更缺乏火候！”

君不豪道：

“走，演来让二叔瞧瞧！”

胜小玲喜孜孜的走到崖边大树下，伸手拔出“修罗刀”，壮严的双手捧刀，双足并拢，便在她一声清叱中，“修罗刀”刹时爆发出碎芒片片，“嗖”声在激荡在空气中接连不断的传出，十六式看似简单实则极端深奥的武学，也只是在喘了几口气的时光，便一气呵成的演练完毕——

拍刀闪腾在原地，胜小玲满面冷煞，直到君不豪向前拍着她的肩头，她才缓缓的笑道：

“二叔，‘修罗刀’比我胜家的‘金刀十二斩’更充满了残酷杀机，每次练完，我便有不能自己的感受，宛似千方百人正等我去击杀他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君不豪笑道：

“修炼刀法，首重修养心性，江湖杀手与真正的武士，便在于武士习刀法之前先修炼心性，慢慢你便会体认出来！”

胜小玲道：

“希望有一日能同二叔一齐杀上唐山，与爹会合！”

君不豪道：

“练刀期间，专心致志，把刀法当成一种艺术，你便能心领神会，别的任何事情，切莫放在心上！”

胜小玲点头，道：

“我会的，二叔！”

五天后——

君不豪率领着所有的九位正副堂主离开了百草岭，几天时间，“快刀”包公度的伤也好了大半——

现在，十个身负艰巨任务的“百灵堡”属下人物，由山路赶回百里外的白马镇——

胜小玲已被救出来，君不豪自认这次任务差强人意，更何况又知道老堡主人也安然无恙的潜伏在唐山！

君不豪如今应该做的事只有两桩，一是确定白马镇已集中多少百灵堡各地分堂人马，另外便是拦截远道赶往唐山的“黑虎寨”分舵人物！

白马镇外面的刁家骡马栈房的大门紧紧的关着，有块大木牌挂在大门上，那上面写着：

“停止营业”。

从外面看，栈房那个大院十分宁静，但院子里四周二十多间房子里全住着人，至少骡马更集中拴在另一个大院子里面——

如今，三更天刚到，刁家骡马栈房更是寂静，“追魂老六”君不豪一行到了栈房外，有个伙计提着一盏灯笼边走边高声叫道：

“客官，我们不营业了，换换地方去吧！”

后面，“大豹牙”李淦已沉声喝道：

“小五子？是我们！”

油灯高举，那个叫小五子的伙计已大笑道：

“是李爷回来了！”边叫着，拨门拉开大门——

李淦立刻对伙计道：

“快叫灶上弄些吃喝送到大客房！”

君不豪等进得大院下马，已见另外两个伙计跑来把马牵上槽，这里是“百灵堡”第二分堂所在，地方一切李淦等最是熟悉。

包公度仍然虚弱，他喘口气问伙计：

“高爷他们头睡了？”

那伙计点点头，道：

“全睡下了！”

一行先到了大客栈屋，见所有椅子凳子全堆在大方桌上，刁掌柜已披着衣衫走出来。

君不豪点点头，道：

“这些天来了多少弟兄？”

刁掌柜笑道：

“一共三百多了！”

小五子也接口，道：

“所有房子全住满了！”

就在这时候，从门外走进一批人，君不豪见是陶堂主、高威、戚氏夫妇，另外贯县的“金枪”欧阳风、清河的常玉良也赶到了

几位堂主立刻上前见礼——

君不豪叫大家坐下来，边走至“鬼使”高威面前，他双手搁在高堂主双肩，未开口双目已见泪光……

高威惊异的道：

“二当家，你这是……”

君不豪未把泪珠子流出眼眶外，眨巴着单凤目，深痛已极的道：

“十里沼一场搏杀，熊霸与任三成壮烈牺牲了！”

陶勇双眉一紧，转头望向大客房各人，喃喃道：

“怎么个死法？”

“铁汉”张召走过来，沉痛的道：

“熊霸与任三成守第一线，他二位死了，但他二人四周躺下的不下二十人，够本了！”

陶勇喃喃道：

“只要死得轰轰烈烈，我便没话说！”

张召道：

“十里沼一战，我们大丰收，铁少朋那小杂种生被我们砍死在那儿！”

陶勇双目一亮，大笑道：

“如此，他二人便死得太值得了！”

君不豪面色凝重的道：

“这次是我疏忽，不该叫他们在十里沼停留，否则……”

陶勇忙道：

“不，二当家，你也是跟弟兄们一样的出生入死，面对凶恶敌人，死伤总是难免，只要死得够意思，谁也没话好说，二当家千万别放在心上！”

君不豪点点头，道：

“好，凭陶堂主的几句话，君不豪相信我们的‘百灵堡’又将雅风于江湖了！”

二人相扶相恃的坐下来，君不豪见店中坐的尽是各路堂主，立刻低声道：

“有件事情先叫各位堂主知道——”

说着伸头见掌柜伙计全去张罗吃的，便立刻又接道：“我已见过堡主了！”

陶勇第一个惊喜的道：

“真的？”

“金枪”欧阳风也喜道：

“太好了，堡主今在何处？”

君不豪道：

“暂时我还不便说出来。”他一顿又道：“眼前我要分派人马赶往几个地方，因为我发觉唐山那面正在调集人马，万一等他们人马集中，对于我们未来行动便十分不利了！”

“鬼使”陶勇道：

“二当家，我这左掌伤势已无大碍，第一支派令便由我来接！”

君不豪道：

“不，我要所有受过伤的弟兄全留下来，我们各路人马也就在这几天该到齐了，少不得你们要加以安排！”

张召问道：

“二当家，我们几个轻伤的早就好了，二当家尽可再派我们出战！”

君不豪道：

“我以为你们这些天的拼杀，多少也知道敌人的状况，所以我要你们留下，把各路人马加以整编，等我命令，便一路杀上唐山！”

陶勇道：

“二当家呢？”

君不豪道：

“明日我率领八分堂欧扬堂主与秦副堂主、七分堂金堂主、副堂主王中、九发堂堂主、副堂主齐先勇六人就近扑向敌人几处分舵拦截，情况如果顺利，十天八天我们便会转回白马镇！”

“百灵堡”第七分堂，堂主“火豹子”金鹏，原在贯县被人称做第一条好汉，手下副堂主王中，更是个不要命角色。

天才刚放亮，王中已招呼伙计把七匹快马牵出栈房外，第八

分堂副堂主秦勇正提着一袋吃的走来，有个伙计提了大壶茶水，分装在各皮囊里——

那面，七位堂主已簇拥着君不豪走出来——

坐在马背上，君不豪对陶勇高威等几位堂主吩咐：

“约束弟兄们不可入城，更应注意可疑人物！”

高威等一齐送君不豪七人出了刁家骡马栈，便立刻命伙计紧紧关起客栈门，任谁也不准随便外出！

怒马疾驰中，“追魂老六”君不豪已在马上对金鹏几位道：

“距离最近的是东南方不到四百里的谷北镇，那儿是‘黑虎寨’第二分舵，如果幸运，我们或可拦截住石振芳！”

马上，金鹏掀动厚厚嘴唇，露出一口黄板牙，道：

“二当家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的！”

君不豪道：

“从谷北镇往唐山，应该转道白马镇打尖歇一宿，也许姓石的知道白马镇是我们地盘，只怕绕道而偏西从凤凰沟绕往唐山去了！”

“虎贲”常玉良尖声应道：

“我们就去凤凰沟拦截！”

七匹快马过午不久，已到了一处大山下，君不豪指着一道峡谷，道：

“这儿就是凤凰沟，我们且找地方歇着。”

“金枪”欧阳风道：

“万一姓石的已经过了这条山沟，我们不是白白在这儿耗时辰？”

一笑，君不豪道：

“泰山镇搏杀了羊角镇的寇大勇，从羊角镇到唐山的距离看，只怕谷北姓石的没那么快，如我所料不差，姓石的也就在这两天内必然会打此经过！”

七个人就在一堵绝崖后面，掩藏起马匹，撕吃着干粮，谁也不再多说一句话！

日头偏西，君不豪无聊的跃上山顶去，不料他才回头往远处一望，便立刻一路跃下山，边高声道：

“来了！来了！”

欧扬风几人正歪倒在草石中闭目养神，闻言一个个弹身而起，金鹏仰面遥望，边叫道：

“在哪儿！”

君不豪皱紧眉头，道：

“距离尚有六七里，不过我这次只怕失算了！”

一愣，常玉良道：

“怎么说？”

君不豪直不愣的道：

“姓石的像是大搬家，人马不下一百多！”

一旁，齐先勇道：

“真有那么多？”

君不豪道：

“迤迤一里长，怕只多不会少！”

欧阳风道：

“以我七人之力对抗一百多人，必得出奇才能致胜！”

金鹏点头，道：

“时间仓促，未必就能有致胜之道！”

常玉良道：

“依我看，不如我们七人上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尽力冲杀，反正是免不了的一场厮杀，去唐山或在此山峡中没什么两样！”

半晌，君不豪没有开口，他只是低头沉思……

甚至，他连欧阳风几人说的话也未听入耳里……

远处已有了马蹄声传来……

君不豪当即对欧阳风六人道：

“去两个人照顾马匹，不能让马嘶叫，记住，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轻举妄动！”

王中与齐先勇二人便立刻往藏马地方扑过去——

隐藏在山崖后面，君不豪几人暗中往峡谷中望过去，只见大队青色劲装大汉，人手牵着一匹大马，每个人背着大砍刀，足踩芒鞋，大步往凤凰谷中走来——

细看马上，皆驮着两只大麻袋——

最前面一人率领着十二名劲装大汉，威风凛凛的骑在马上，那人看来四十多岁，一把金背砍刀挂在马鞍上，长髯垂胸，牛蛋眼几乎挤出眼眶外……挺胸凸肚，一副唯我独尊的坐在马上！

山崖后面，君不豪低声道：

“那个大胡子汉子便是谷北镇的‘金背刀’石振芳，老小子果然走这条山路了！”

常玉良道：

“他像是在押运粮食嘛！”

君不豪笑笑，道：

“鲁西的谷北是有名的粮食之地，唐山黑虎寨经过乔太冲那

次烧粮，大概山寨存粮无多，才顺便召石振芒押运粮食赶往唐山了！”

“火豹子”金鹏道：

“他娘的，八九不离十！”

常玉良道：

“如此，我们更不能叫姓石的把粮食运上唐山了！”

君不豪斩钉截铁的道：

“当然！”

## 第二十四章

“金枪”欧阳风已从腰间拔出金枪，两节闪亮着金芒的铁杆互相衔接，“咔”的便成了一支八尺金枪，沉声对君不豪与金鹏二人道：

“二当家，我先下去叫阵，你们再暗中杀过去！”

君不豪冷冷的摇摇头，道：

“不可以！”

欧阳风一怔，道：

“二当家以为行不通？”

君不豪道：

“硬攻硬杀，匹夫之勇，结果吃亏的必是我们！”

“虎贲”常玉良道：

“二当家可有良策？”

君不豪道：

“眼下没有！”

欧阳风又急道：

“二当家，总不能眼看着敌人从我们面前走去吧！”

君不豪面无有表情的道：

“我说过，这些粮食绝不会自我们眼帘下面溜去……”

峡谷口已有了声音，是清脆的马蹄声，接二连三的越听越响，刹时整个凤凰谷中有了回荡，仿佛这座山谷就要爆裂开来一般！

前面骑马的长髯大汉，不错，正是“谷北镇”的“金背刀”石振芳，跟在他身后的二十名杀手，一进入谷中便两边张望，一匹匹运粮健骡，皆有一个马夫子拢着缰绳大步往谷中走来，仔细的数，正好是一百匹运粮食，五十名武士押队，因为骑马跟在后面的尚有三十人！

崖后面，君不豪面色凝重的望着谷中的运粮队而使他想起数月前在松林坡对付乔太冲那一幕，那时候乔太冲是用鸡公车运粮，人数上也没有眼前的多！

现在，自己方面只有七人，通天本领也难以一抵挡二十多人！

一边，欧阳风不停的用眼神瞅向君不豪，然而君不豪却一直未有指示，直到运粮的全部进了凤凰沟，直到所有的人马渐渐消失……

君不豪突然沉声道：

“王中！”

附近立刻跃来这位巴县七分掌副堂主，他来到君不豪几人面前，道：

“属下在！”

君不豪字字铿锵有力的道：

“快马回转白马坡，把四、五、六三个分堂的正副堂主立刻召来，另外出动一百人马，叫他们连夜往此地赶！”他一顿又道：“娘的，我忽然觉得我们很需要这批粮食！”

王中立刻回身便走！

欧阳风道：

“二当家，等我们人马赶来，只怕……”

君不豪一笑，道：

“绝对赶得上，别忘了此地距离唐山尚有三百里，他们是人，总不能不找地方歇息，如我估计不差，今晚他们会在这大山里过夜！”

“火豹子”金鹏点头，道：

“两百斤重的粮食驮在马背上，人不困马也累了，我相信二当家的话！”

君不豪道：

“我不会叫他们安稳的歇着，看吧，我会叫姓石的痛苦一夜，直到我们的人马追赶而来！”

胖嘟嘟的“虎贲”常玉良笑道：

“属下理解二当家的谋略，哈……”

凤凰谷又恢复了平静……

平静得有些出奇，人是铁饭是钢，觉睡足了有力量！

这夜月色甚好，大半个月亮高挂在顶头上，山谷中就算有个小兔子出现，也会看得一清二楚！

君不豪与金鹏等一行六人，缓缓的骑马往凤凰谷中深入，举头望望天色，君不豪沉冷的道：

“正是三更天！”

后面“火豹子”金鹏道：

“也是搏杀的时候！”

君不豪道：

“我再重复一遍刚才的话，我们的目的是骚扰，绝不可恋战，当然，机会到来我们也照样把握住杀人机会！”

一行已经越过一道山岭，前面有道河，就在近山崖处，一道

宽敞的乱石滩上，星星点点的躺卧了许多人和马——

不错，远处“谷北镇”来的运粮马队，正在这石滩上歇息，从高处望下来，有几堆营火缓慢的就要熄灭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笑了……

常玉良也笑道：

“光景这位石舵主是个行军行家，他娘的，这不就是诸葛亮强调的‘靠山近水安营扎寨’嘛！”

“火豹子”金鹏的“练子双镖”已托在手上，道：

“二当家，我们怎么个杀法？”

欧阳风道：

“怒马冲过去，我们见人就杀！”

“虎贲”常玉良道：

“只怕未到，敌人已惊觉了！”

君不豪冷笑，道：

“别忘了我们的目的！”

说完当先往山下驰去——

六个人尚未驰近石滩，附近一闪之间，四个大汉已横在路口，喝道：

“干什么的？”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赶夜路的，朋友，你们是……”

有个大汉厉吼道：

“回头找地方歇着，前面是爷们营盘，岂容他人轻易踏入？”

君不豪道：

“我们溜边过，如何？”

那大汉细看几人一眼，沉声道：

“不准！”

君不豪淡然的道：

“既如此，我们回头走，金堂主，他们四个是你的了！”

君不豪已上得山坡，后面，欧阳风、常玉良、齐先勇也相继的回马便走……

只有“火豹子”金鹏未动，他嘻嘻的直发笑……

迎面四个大汉正自想着君不豪说什么“堂主”，见金鹏未回头，那大汉立刻怒叱道：

“你怎么不走？”

马上，钢链“沙”的一声轻响，“火豹子”金鹏弹身而起，空中一个盘飞，摆出一种粗犷又疯狂的动作，便听得四个大汉抚头抱胸，连着翻滚抛掷在荒草乱石中！

凄厉的惨叫，早惊起乱石滩上沉睡的众人——

那面已有人高声喝问：

“什么人？”

“火豹子”金鹏已跨坐马上，他一声哈哈，便立刻夹马往山上驰去！

乱石滩上，清晰的传来喝骂声：

“操他娘的，你们乱什么？”

另一人叫道：

“舵主，敌人往山上逃去了！”

突又听得一声雷吼，道：

“申副舵主，来人只有六个，你立刻率领二十名弟兄冲过去，记住，一个活的也不能留！”

立刻便听得那人应道：

“是！”

刹时间，二十骑快马已跟着姓申的往山道上冲去！

乱石滩上面，又听得那人吼道：

“大伙不许乱了阵脚，小心粮食！”

“追魂老六”君不豪当先到了半山腰，再往前便是凤凰沟，他边拍马往岭下驰，边琢磨着如何应付下一步！

就在奔驰中，他向身后的“虎喷”常玉良，道：

“看清追过来多少人？”

常玉良道：

“得再往山谷奔驰一段才看得清楚！”

君不豪又道：

“金堂主赶过来了？”

常玉良笑道：

“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那凤凰沟足有五里长，弯弯曲曲的山道，月夜里也亏得这些健马未失蹄！

一连绕过两个弯，君不豪沉声，道：

“在附近藏起来，看一看到底有几个追来！”

六个人分左右掩进荒谷野林子里，不旋踵间，便听得一阵蹄声滚雷似的传来，姓申的已高声催叫道：

“快！快！”

黑暗中，君不豪见追来的不过二十一人，其中并未有姓石的，不觉有些失望的缓缓拨马出了荒林，道：

“姓石的没有来！”

一边，欧阳风道：

“如何收拾他们？”

君不豪轻松的道：

“叫他们回来吧！”

哈哈一笑，齐先勇已高声大叫，道：

“喂！王八蛋们别追了，老子们在这儿候教了！”

“火豹子”金鹏已笑哈哈的道：

“大菜末端出来，小菜我先尝，哈……”

金鹏的链子镖共两支，固定在丈二长的钢链子两端，他能以独特手法，同时两镖齐发，“火豹子”威名，便是因他在扑击之下抖手两镖透发，看去便宛如豹子抖着利爪扑人模样！

远处，姓申的二十一人闻得身后喝叫，一怔之下便立刻拨马回头扑来！

六匹马挡住去路，姓申的双手托着开山大刀挤到前面来，见迎面六人稳坐马上，冷冷怒道：

“操你娘，杀了人就想拍屁股走人？”

淡淡的，君不豪道：

“我们相当负责任，绝对不会杀了几个小萝卜头就轻易走人，是你弄错了！”

姓申的丹胡一翘，吼道：

“不是走人为何调头而去？”

君不豪耸耸肩一笑，道：

“说穿了一文不值，不过是一种战术的运用罢了！”

姓申的骂道：

“去你娘的战术运用，申大山只要你们的命！”

君不豪笑笑，道：

“你就是申大山？”

姓申的砍山大刀一竖，吼道：

“不错，谷北镇的申大山就是我！”

君不豪道：

“黑虎寨第二分舵的副舵主？”

申大山头一仰，道：

“不错！”他一咬牙，骂道：“你是谁？”

君不豪双手一摆，道：

“江湖上最是可怜人便是我！”

申大山怒道：

“报个名儿上来！”

君不豪叹口气道：

“一个被人烧了老窝而又扫地出门的可怜人，对于自己的名儿实在有些难以启齿！申副舵主，这一点，你可得多多包涵呀！”

申大山骂道：

“近你娘，油嘴滑舌，一派胡言！”

君不豪面无表情的道：

“如果申副舵主当真要知道在下贱名，好吧，我便说给申副舵主听，江湖上有人叫我“追魂老六”，号是有些不雅，但我倒还蛮喜欢的……”

申大山一怔，道：

“你是君不豪那畜牲！”

君不豪笑笑，道：

“申副舵主，你失态了，怎好尽在咒骂？”

申大山嘿嘿厉笑，道：

“老子不但骂你，马上就要收拾你，他娘的，这一阵子你的臭名远扬，恶名昭彰，总舵已有令下，单就你这条命就是千两银子的赏金，今夜兜上，合该你倒楣！”

沉声怒哼，君不豪冷冷道：

“凭你？”

申大山道：

“够了！”

君不豪轻松的翻身落马，道：

“事情原本是好商量，看情形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君不豪下马，身后面欧阳风等也相继下马——

对面，申大山便立刻把坐骑往山道两边推开，二十个大汉已拥着申大山逼向五丈远的君不豪等！

君不豪已大声喝道：

“申大山你们听着，就凭你们不过二十人，也想在君某面前逞凶，识相点弃刀投降，莫非定要死绝了才甘心？”

他正在大声吆喝，迎面，劲风骤响，申大山的开山大刀已笔直的砍来！

侧身怒闪，君不豪子母剑“嗖”的闪击，一声惨号，申大山竟是不堪一击的旋身抛刀翻滚在山道边的石堆上！

君不豪也是一愣，他的那一招够狠，斜面带胸，入肉半尺，杀得申大山血糊淋漓，几乎开膛！

于是，迎面二十名大汉便一窝蜂似的拥杀而上！

腾身斜翻，半空中君不豪已大声喝道：

“围起来杀！”

落地再起，子母剑吞吐如匹练般，暴闪出成束冷芒，便听得噪声连连，三名大汉已被他拦腰横斩！

对面，欧阳风的金枪如毒龙出洞，长挑疾点，一个大汉被他一枪扎入肚皮，欧阳风双腕力卷又挑，一段肚肠已随着他的金枪被挑上了半空！

大砍刀暴劈横斩，“虎贲”常玉良已奋不顾身的冲入敌人阵中，齐先勇见堂主独自扑进，一声厉吼，也杀进阵中，两个人一经联手，便立刻把集中的敌人冲散！

兜在退路的“火豹子”金鹏，便在此时旋身疾转，每次他的链子镖必然激起一溜血雨！

狂号凄叫声此起彼伏，狂烈的搏杀正炽热的进行着，申大山率领的二十个仁兄，绝对想不到面前六个敌人全是不好对付的人物，论地位不比他们舵主低，讲武功那更不必说！

就在一阵砍杀中，二十个大汉已躺下过半！

附近，秦勇一人力战两个大汉，这位八分堂副堂主使的是一条乌皮鞭，乌皮鞭几次缠上荒林枝干，抖落不少树叶纷飞，不料两名大汉似已抱定“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拼命方式，就在秦勇的乌皮鞭旋身回抽而绞上头顶树枝的刹那间，两个大汉约而约的分左右连刀带人扑向秦勇身上！

这种猝然撞进，对于秦勇而言，实难以适当闪避，但秦勇的武功终在二人之上，他一声怒叱，目光一闪便顺着顶上皮鞭缠上树枝力道一飞冲天！

秦勇猛的双腿上卷，“冬”的一篷鲜血便自他的双腿往外溅洒，一声狂号出口，秦勇已斜落两丈外！

两个大汉错身闪过，砍刀回闪，猛的又往秦勇扑去！

双腿中刀，痛的秦勇龇牙咧嘴几乎站立不稳，见大汉扑来，右腕一振，乌鞭横卷，“呼”的卷上那人劈来砍刀，左掌猛拍，虽然拍在对方肩头上，却将那大汉连人带刀反撞出去，刚好撞在他同伙挥来的一刀！

那人一声尖叫，配合着秦勇的双腿鲜血标溅，而另一大汉却又咒骂着一刀挥来！

就在这时候，金芒倏闪猝映，高举在半空的砍刀未及砍落，大汉已抛刀双手紧抓肚皮！

大汉身虽难转，但一颗大脑袋却拼命的往身后面扭，他要看清楚是谁抽冷子从背后捅了他一枪！

一支左脚蹬在大汉后背，“金枪”欧阳风“吭”一声已自大汉身上拔出金枪，一股箭般鲜血犹似受到大汉体内挤压似，标溅出一丈远！

腾身扑过秦勇，欧阳风沉声道：

“秦副堂主，你伤在哪里？”

指着双腿，秦勇道：

“堂主别管我，属下尚能自保，倒是快摆平眼前几个敌人要紧！”

猛回头，欧阳风狂吼道：

“老子捅死你们这些狗操的！”金枪陡闪连连，围攻常玉良的三个大汉当场又被他捅死一人！

那边，“追魂老六”君不豪以一敌五，兀自腾跃自如，轻声冷笑，子母剑便在他精狠老辣的招式上猛劈暴斩，两个大汉已互相挤撞的洒着一溜鲜血倒在石堆上！

欧阳风便在这时举枪便刺，金芒激荡，声势暴厉，竟然一枪

刺在一个大汉面门上！

就在一声狂号中，围杀齐先勇的三个大汉，有两人举刀交叉着从欧阳风背后杀过来！

怒翻一个跟斗，君不豪子母剑左右暴刺，“哇”的一声便把一名大汉喉管刺穿倒在地上，另一名却左面脸皮不翼而飞，露出一张血糊大脸，痛得他一头栽下山沟里！

那边，“火豹子”金鹏练子镖正抛掷得满天银芒连闪，三个大汉已是全身是血，兀自挥刀向他围杀，却见金鹏跃高击低，扑东打西，他那双镖交替暴射，几乎把三个大汉逗得发疯发狂！

明知非敌手，却又疯狂厮杀不退，倒是令君不豪也感到惊异，难道这些人已失去了人性？

一念及此，君不豪试着大叫道：

“你们所余不过五七人，君某网开一面，别给脸不要脸的再死拼下去，滚吧！”

他正大声吆喝，一边，劲风骤响，两把砍刀同时劈来！

斜身怒翻，君不豪子母剑既挡又斩，一声惨叫，一个大汉直不愣的倒在地上，另一人却大叫着托起右手断腕处，狂奔往山上逃去！

于是，所剩下的几个大汉一窝蜂似的一齐向君不豪举刀杀来，反倒不管金鹏、欧阳风几人了！

狂暴的大旋身，君不豪子母剑闪劈如乌云奔雷，“哇”的一声势斩一名大汉，另几名随之杀到，却被紧扑而到的常玉良等及时追上，几个大汉回刀立斩，君不豪已冷声一晒，右手长剑挫身横扫，立刻便听得凄泣贯入夜空，那些难辨颜色而又血糊淋漓的碎肉便宛如一桶剁碎的血肉泼洒出来，竟是顶肩搂抱，撞跌一

起!

那面,“金枪”欧阳风已扑到树下面急急的道:

“秦勇,你的伤……”

欧阳风目光下极目望向秦勇双腿,见自膝以下裤管全被鲜血染红,而秦勇全身在抖颤不已……

秦勇咬着牙齿苦撑,低头看看双腿,笑道:

“筋骨未伤,堂主,属下撑得住!”

“追魂老六”君不豪已走近前来,他立刻取出刀伤药,对欧阳风道:

“快给秦副堂主敷药包扎!”

仰头,秦勇感激的道:

“谢二当家!”

君不豪对齐先勇道:

“拉出我们的马来!”

“虎贲”常玉良道:

“二当家,下一步你做何打算?”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稍做歇息,大伙填饱肚皮!”仰面望向天空,天空中月儿西移,晶莹的月色,透着圣洁与可爱,却无法洗涤去凤凰沟的血腥

---

缓声的,君不豪道:

“先叫秦勇回头走,他双腿伤得不轻!”

那面,齐先勇已拉出马匹来到现场!

君不豪道:

“吃饱歇足劲,我们再下手,我预测姓石的在山那面的河岸

必然心焦如焚，草木皆兵！”

大树下，秦勇已叫道：

“二当家，属下还有再战能力，至少……至少可以在马上一搏！”

秦勇是丈二乌皮鞭，如是在马上，比之他在地上拼斗还灵光多多！

一笑，君不豪道：

“秦副堂主，你已为‘百灵堡’流了忠义之血，付出了赤诚之心，够了！”

秦勇急道：

“属下并没忘记这是一场至死不休的搏杀，何况对方尚有那么多人……”

君不豪笑笑，道：

“你回头，当然也负有任务，这里敌人留有二十一匹健马，是我们最需要的，你就把这些马也赶回去吧！”

秦勇再想开口，一边，欧阳风已沉声道：

“副堂主，这是两军阵前，二当家怎么说，我们就只有照着做，别再多说了！”

秦勇被扶上马背，齐先勇等忙着帮他把附近散落的马匹集中，长鞭在秦勇上手上抖得“叭叭”响，仿佛他把眼前这些马当成了敌人，鞭子尽抽打在马身上，刹时间已驰向夜色茫茫的远方……

“追魂老六”君不豪点点头，道：

“我们的敌人狠，但我们也不含糊，江上有浪，湖中有漩，江湖本就是噬人地，且让彼此把生命交付上苍，赌一赌自己的造化

吧!”

欧阳风胖脸蛋一颤抖，沉声道：

“对，赌一赌各人的造化!”

君不豪烈烈扬眉，上牙咬着下唇，腾身便坐在马上，道：

“走！折腾姓石的去!”

现在，君不豪等只有五个人了，但五个人皆是高手，如果一对一，只怕敌阵中除了石振芳，没有一个斗得过!

五匹健马又翻过了凤凰谷，马上，君不豪道：

“到了诱敌的时候了!”

常玉良道：

“二当家，你得说明白些!”

君不豪道：

“十分明显，不予正面交锋，敌人扑来，我们回头便走，敌人回头，我们依旧跟来，娘的，大伙就在这凤凰谷中耗上了!”

就在君不豪五人绕上半山腰往河岸乱石滩上望去，只见下面已有不少大汉手持着火把站在那里，火光中刀光霍霍，一个个全站在那里往上面看着!

灰朦朦的月色下，君不豪五人一经出现，便立刻引起乱石滩上一阵吼叫声!

有个近山边的大汉狂叫道：

“快向舵主报告，那几个王八蛋又来了!”

不旋踵间，山下面已见“金臂刀”石振芳怒瞪着一双牛蛋眼，抖着一嘴大胡子来到一堆大汉前面——

仰头，石振芳已高声吼道：

“朋友，可否下来一谈?”

十丈外，君不豪已哈哈大笑道：

“说吧，我们听得见！”

石振芳厉声喝道：

“我的那批兄弟呢？”

君不豪相当干脆的道：

“死绝了！”

石振芳不由高声骂道：

“操你娘，哪条道上的？”

君不豪笑笑，道：

“别管那条道上的，反正彼此绝不沾亲带故！”

石振芳恨得牙痒痒的吼道：

“什么目的？”

仰头哈哈大笑，君不豪道：

“粮食马匹留下，至于人吗……我行好，我放生！”

这次反倒是石振芳一阵狂笑起来……

抖动着飘胸长髯，石振芳收起笑容，道：

“打劫的遇上强盗，也不打听爷们是谁！”

君不豪叫道：

“不就是唐山那个老响马铁石心的‘黑虎寨’，吓不倒爷们！”

石振芳忽然想到一个人，江湖上大概也只有这位人物敢于同黑虎寨做对，因为，这些天来他已经在不断的给老当家制造痛苦，而且是接二连三的在制造……

石振芳一想到这人，不由脱口而出，道：

“君不豪，‘百灵堡’漏网之鱼，是你？”

君不豪一声哈哈，道：

“不错，你猜对了，但我必需有一点要对你加以纠正，君某可绝非是漏网之鱼，如果有人硬说君某漏网之鱼，那么，这条鱼也是食人鱼！”

石振芳发觉果真是“百灵堡”的二当家，心中已知申大山绝无生还之望，眼前，他却面临着如何能摆脱姓君的纠缠——

那面，君不豪已高声道：

“石振芳，我给你一炷香时间考虑，到时候君某人不但要粮，连人也一个不放，你可要拿定主意了！”

仔细的往山上望，石振芳低声对身边的人道：

“你们仔细看，姓君的究竟领了多少人马？”

不料几个大汉皆低声道：

“没看到！”

石振芳大感不解的道：

“难道他们仅只五个人？”

突听附近一人叫道：

“不，刚才这些人曾经下来，我数一数是六个！”

石振芳点点头，道：

“我有些明白了，他们之中有一个也被申副舵主他们击倒了！”

沉声低喝，石振芳道：

“马老六！”

身后面突然走出个矮壮汉子，道：

“属下在！”

石振芳道：

“天黑我们难辨对方虚实，你率十名弟兄冲上去，如果我的

推测不差，姓君的必然回马便走，到时候你们只追到岭那面，便停下来，记住，仔细看看凤凰谷中敌人究竟有多少人马，立刻回来向我报告！”

马老六一挥手，举刀叫道：

“弟兄们，上马跟我冲过去！”

马老六也是“谷北镇”上二分舵副舵主，如果论武功，可就好比申大山高明多了，问题是申大山沾着裙带关系，申大山的亲姐姐嫁给石振芳，他当然会受到特殊待遇！

现在，马老六十人已往山上扑去，从山下面望过去，果然便见君不豪五人回马便往山腰那面绕过去！

石振芳跺脚骂道：

“姓君的王八操果然狡猾，他在诱我入彀，老子岂会上他的洋当！”

一边有个大汉急切的道：

“我看姓君的最多只有这五个人毛，怕他个鸟！”

石振芳点头，道：

“从姓君的行动上看，他可能就是这么五人，如果真的如此，老子准备亲手搏杀此獠！”

另一大汉道：

“我去叫他们牵马，一旦发现就是这五个人，我们便以十倍人马冲杀上去围歼姓君的！”

点点头，石振芳道：

“正是我心中想的！”

于是，那大汉匆匆在乱石堆上吆喝着，没多久，五十骑人马已围在山边，光景就等探马一报了！

天上，那个可爱的明月尚挂在西天，东边已冒出鱼肚色，晨曦的微光把个明月照得凭般可怜兮兮的黯然无光，宛似天上贴了一张灰色膏药！

“膏药”下面，马老六的十人已匆匆自山上驰下来，尚未到乱石堆，马老六已高声大叫，道：

“堂主，这下子马老六可看得清，凤凰谷根本就是姓君的五十个人！”

另一人也点头，道：

“没错，我们全看清楚了，凤凰谷中确实就是姓君的几个畜牲！”

于是，石振芳耸肩嘿嘿大笑起来……

一旁，有个年长的灰发汉子，走过石振芳低声，道：

“舵主，属下以为运粮食要紧，趁着姓君的没来捣乱，我们还是快点过河……”

“叭”的便是一个嘴巴打去，灰发汉子“哇”的吐出一口血来，石振芳已骂道：

“你是个无义的畜牲！兄弟们死了二十一，其中还有我小舅子在，我今不杀姓君的，要我拿什么向老婆交待？”

突然，一个大汉手指山上，道：

“舵主，你看！”

石振芳举头望去，见君不豪五人又缓缓往下驰来，他嘿嘿一阵笑，低声道：

“听我命令，上马追去！”

山上面，君不豪又把马停在十丈外，高声道：

“时辰已到，姓石的，你怎么说？”

石振芳冷冷喝道：

“即使把粮食送你，试问你拿得了？”

君不豪哈哈一笑，道：

“那是我的事！”

石振芳道：

“可也是石大爷的事！”

君不豪一怔，道：

“怎么说？”

石振芳已缓缓在接过缰绳，边沉声道：

“因为石大爷并不打算把这批粮食双手送人！”他话声中，拧身上马，“哈”的一声狂叫，又道：“追！”

君不豪等可看得清，石振芳是有备而来，数十骑快马就紧紧的跟在石振芳马后追上来！

仰天一声大笑，君不豪高声道：

“来吧，姓石的，你不给，我非要，一场搏杀势在难免了，哈……”

君不豪的五匹快马拨回头直奔凤凰谷——

后面，石振芳拍马疾追，边大声狂喝：

“姓君的，就算你上天，老子也要追你上天，今天你走不脱了！”

五匹马朝凤凰便滚雷似的直往谷口奔去，君不豪沉声，道：

“下一步棋就看王中的了！”

是的，昨日他命王中快马驰回白马坡，他说的十分清楚，除了立刻把四、五、六三个分堂正副堂主立刻连夜召来，便派出百名人马——

四分堂的石敢、白文定，五分堂的张召、苗强，六分堂的戈清松、阿万，这六个人也是君不豪信得过的六员猛将，阿万与戈清松的伤如今也全好了，为了劳逸平均，君不豪本不欲再召他们，但这次任务特殊，也许就是大战之前的小接触，至少君不豪便是如此想！

往往，大战前的小战斗便能影响未来战局，所以君不豪便狠下心的又把戈清松等召来了！

现在，整个凤凰谷内充满了擂鼓似的铁蹄声，前面，君不豪五人怒马狂驰，看上去宛似落荒而逃——

后面，石振芳抱着笃定的心率领着五十骑快马紧紧衔尾直追——

蹄声加上呼喝，一时间凤凰谷中充满了杀机！

即使石振芳一行发觉弯道处的二十一名弟兄尸体，但他连正眼也不去瞧！

人死无奈，除了背负着义务为这些人报仇，活人还能做些什么？

远处已见谷口，一道大斜坡横在前面，草深树高，山径从坡上穿过，两边除了一条山溪，便是巉岩峭壁！

君不豪五人已上得坡上，远处已见大队人马往这里疾奔而到——

是的，“银刀”戈清松等适时的赶来了！

迎面，王中大叫，道：

“二当家，属下交令！”

君不豪马上笑笑，道：

“你办得很好！”

人马扑近君不豪五人，为首的“银刀”戈清松已高声抱拳施礼，道：

“属下等遵命赶来了，希望来得及！”

君不豪回身遥指追兵，笑道：

“及时，正是我所预料的！”

后面，石敢已叫道：

“二当家，你们且歇着，来人由属下等收拾！”

拨转马头，君不豪道：

“姓石的由我来，余下的你们给我杀！”

君不豪拍马便迎上去——

刚刚冲出凤凰谷口的石振芳，骤然发现敌人竟比自己的人马还要多上一倍多，心中惊异得一哆嗦，一咬牙，他沉声对身边的马老六骂道：

“娘的老皮，这么多人你竟然没发现！该死！”

马老六一脸煞白，道：

“操他娘，从哪儿冒出这么多人熊！”

“追魂老六”君不豪已冷冷笑道：

“姓石的，你不应该把君某的话当成耳边风，眼下你怎么说？”

石振芳怒道：

“怪不得这一阵子你姓君的扬眉吐气的好一阵嚣张，石大爷总算今日领教了！”

君不豪一笑，道：

“领教不敢当，不过，君某最是欣赏识时务的人，如果你还愿意遵守我刚才的话，留下粮食马匹走人，君不豪绝不为己甚的

会放人，如何？”

忽的哈哈大笑，石振芳道：

“你在唱戏？”

君不豪笑笑，道：

“不，我是在积阴德，没听人说，上天有好生之德？”

石振芳冷沉一哼叱道：

“你在同石大爷打哈哈！”

君不豪道：

“没这意思，句句肺腑之言！”

马老六低声对石振芳道：

“舵主，我们何不拨马回头？也学他们，把他们引到乱石滩，我们的人并不比他们少！”

石振芳沉声道：

“来不及了！”

对面，君不豪已逼问道：

“你怎么说？降是不降？”

石振芳咬牙吼道：

“休想！”

眼前情势，我可以告诉你，除了束手投降，我们绝不接受其它选择，当然，除了最后诉诸彼此实力！”

石振芳吼骂，道：

“什么东西，黑虎寨属下各路人马，只有断头的鬼，绝没有降敌的人！”

嘿然一声冷笑，君不豪道：

“好一股凛然正气，只可惜你是当年铁石心手下的大响马之

一，这时候老子怀疑你们是色厉内荏，吓人罢了！”

石振芳骂道：

“放你娘的屁！”

于是——

## 第二十五章

晨阳刚从东出头露出大红脸，人们已感受到一股子火辣辣的炙热，宛似山头上冒出的是一把火，但火却正在人们的心中燃烧着，至少凤凰谷口外的那道山坡上，人们是如此的感受——

石振芳的特号金背砍刀已迎着晨阳，喷洒着比金阳还历烈的冷焰，网一般的罩向对面的“追魂老六”君不豪！

弹身如脱弦之箭，君不豪宛似从马鞍上弹向半空，森森流烁炫闪，子母剑已拔在手上，便在光影难辨，剑身合一的瞬间，口中狂厉的叫道：

“百灵堡儿郎，狠宰啊！”

石破天惊的吼声响起，后面石敢、张召、戈清松三人已挥臂大叫着：

“杀！”

杀声骤起，马上的百名刚从白马镇赶到的百灵堡弟兄们，立即跃下马来分从两边往敌人那面包抄过去——

马老六一声尖叫，道：

“哥儿们！跟着舵主杀！”

两边人马便刹时在这坡上对砍起来，只见刀赛雪芒，势气如虹而杀气腾腾，立刻，西方已混战成一团！

马老六的武功是比申大山高超，一把砍刀兜上“金枪”欧阳风，两个人竟然杀了个半斤八两！

那面，“追魂老六”君不豪已同石振芳二人一路直往山坡顶

上移，从远处望，二人倏合又分，清脆的金铁撞击声宛似山坡上开了一家铁匠铺！

但若仔细看，“追魂老六”君不豪似是相当轻松，不时的，他会一声冷笑！

“金背刀”石振芳在一轮狂杀中已有些焦急，飘胸长髯不时反扑在面上，被他“呼呼”的吹着！

君不豪嘿嘿笑道：

“姓石的，你为铁石心尽忠的时刻为期不远了！”

石振芳牛蛋眼几乎崩出眼眶外，金背刀劈砍怒斩，酷烈的怒骂道：

“狗东西，且莫得意过早，君不豪，你切莫太得意，打眼前直到杀戏，其间过程尚遥远得很呢！”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是吗？我却不作此想，正因为我的想法与你的不同，所以我杀得相当轻松！”

气咻咻吐字如掷石，石振芳吼道：

“你——你他娘的别以为老子含糊你！”“嗖嗖嗖”金背刀怒卷暴斩，石振芳狂烈的又道：“我就叫你试试——”

君不豪的动作宛如一片飘忽的风，只那么连晃带闪，整个身子陡然凌空，有若一朵大红云般扑击而下！

金背刀上挑又砍，双肩耸晃不停而刀身似未稍动，旁人眼里他的刀路只是一个动作，其实，他已经砍出三十二刀了！

石振芳当年跟随铁石心拉杆当响马之时，在铁石心的几员虎将中属于中坚人物，武功自是高绝，自从铁石心立寨设舵干起买卖人之后，外放的九个舵之主，石振芳便是其中一人，也算是

对当年一同跟他闯道的哥们一种报偿，这些年来，养尊处优的日子过惯了，反倒是武功方面显得大不如前了！

如今，面对的是当年江湖上第一杀手君不豪，石振芳不敢丝毫大意的一身绝学全施展出来——

石振芳以纯厚的内功，弥足惊人的刀法，交叉腾扑，连着又是七十一刀，刹时一刀刃芒成层，望之便宛如布了一道银网……

斗然间——

君不豪半空中哈哈长笑，笑声抛在他的身后，接连不断的空心跟斗，君不豪竟然一口气悬空做了七十二次腾翻，而石振芳的砍刀，便全部带着窒人“嗖”声，差之毫厘的闪过君不豪而刀刀落空！

两团极光来自天边，君不豪的长笑方落，手中银芒如电，耀目的激流暴旋，子母剑又闪击到石振芳胸前！

“嘿”然冷哼，石振芳大八式变小八式，金背刀竖在胸前左挡右拦于三尺之内——”嗖”“嗖”……

只见君不豪那支长剑平举疾绕，石振芳边挡边退——

君不豪变被动为主动，他似是再也不给敌人有还手机会的右足前踏连连，左足紧紧后跟而上，一把短剑却扬在他的身后上方，不断的闪着毫光……

石振芳直退到山坡顶上，却仍然无法摆脱敌人剑芒的威力，胸前半尺之内，尽是冷焰碎芒……

“追魂老六”君不豪边挥剑疾点，边哈哈冷笑，道：

“石振芳，你快要‘泰极否来’的血溅五步了！”

石振芳已是喘气如牛，额头冷汗，他生涩的吼道：

“吹你妈的牛！”

君不豪沉声，道：

“你不信？”

石振芳突然双手握刀，发疯般的往胸前连闪的剑芒上压过去，口中大吼道：

“老子同你拼了！”

“沙”的一长声，火花便在剑与刀刃相互交错喷洒着，便在刀剑并起而石振芳突然拍出左掌的刹那间，极光已自君不豪后面一闪而逝！

“哦——”石振芳的左掌下拍——无力的拍在君不豪的左小臂上，侧身、偏头，两个人似是哥俩好的靠在一起……

直到——

挫着钢牙，肩头一顶，君不豪“吭”的一声自敌人右侧腹部拔出短剑……

随之可见的，便是石振芳的身体扭动，一股标射如箭的鲜血，“唰”的射出一丈远，“噠噠噠”连连扭转着身躯，石振芳兀自大声狂叫……

“杀！”

杀声犹在，石振芳已双目崩血挤出眼眶外，“咚”的便翻身摔向山坡下——

“追魂老六”君不豪走至石振芳身前，带血的短剑在敌人身上稍拭，便大踏步往山坡前走去！

那面，“金枪”欧阳风与马老六二人已杀得难分难解，一旁，“虎贲”常玉良拿着大刀紧紧的替欧阳风掠阵！

“金枪”欧阳风不只一次的对常玉良叫道：

“常兄，千万别插手，我要亲手挑了这头顽熊！”

马老六的砍刀如层层浪涛翻滚，悍不畏死的猛杀不退，闻言，冷笑道：

“娘的，你得使出吃奶本事，否则，只怕躺下的不是马六爷，而是你这王八蛋！”

金枪陡然疾挑，中途忽的变招，啾啾沙沙的挟着雷霆之威刺扫拨挑，一波接一波，相连成串，无休无止，金蛇似的彩芒则宛如初旭霞光，炽热的幻起变化多端的冷焰金星，三丈内似全被这种星点所充斥着！

于是，快得难以令人相信的猝然一闪——

马老六狂吼着似是失去重心般连连从一侧错步歪撞着，每闪错一步，便溅洒起一轮一轮的鲜血，他的颈上、前胸，甚至双腿，竟被金枪挑刺血糊淋漓，形象上已至凄厉可怖，惨不忍睹！

一旁，常玉良已欢声叫道：

“欧阳兄的绝活硬是要得！”

就在这时，君不豪已自山坡来到谷口，望着即将再次拼杀而上的欧阳风，沉声道：

“欧阳堂主，常堂主！”

猛回头，见是二当家，欧阳风与常玉良便立刻跃到君不豪面前，道：

“二当家！”

君不豪道：

“此地由你二位负责，我率领其余正副堂主进凤凰谷去，我还真担心那批粮食会被敌人运过河！”

欧阳风忙道：

“二当家思虑极是，这里二当家尽放宽心，不出半个时辰，必

尽歼敌人于此!”

常玉良立刻高声吼叫：

“二当家令谕，正副堂主随二当家进凤凰谷，其余弟兄们把力量扭成股，狠宰敌人，一个不留!”

“追魂老六”君不豪已落在马上，后面，“火豹子”金鹏第一个上马追去，齐先勇、王中、石敢、苗强、张召、白文定、戈清松、阿万，八人随之也跃身上马，似乎眼前的搏杀已与他们无关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十骑健马怒奔疾驰，一路冲进凤凰谷中，十个人谁也没说话，不到半个时辰，他们便绕过凤凰谷翻到山的另一边!

这时候君不豪反倒是一阵轻松，马也缓了下来——

只见，河岸边的乱石堆中，从谷北镇运来的粮食，一袋袋的已捆上马背，光景就等他们的舵主石振芳回来后便起程过河了

就在君不豪十人一经出现，石堆上早引起一阵强烈的骚动，有个老者已大叫道：

“不好了，舵主必已遭毒手!”

不少人已拔出钢刀，大声吼骂道：

“操他娘，不就是十个人毛嘛!”

老者已高举双手，大吼道：

“兄弟们，千万别再上当，昨夜我们追的二十名弟兄一去不回头，那时候敌人才不过五六人，如今连舵主率领的五十名弟兄们也被他们吃掉，你们看看，敌人反倒是又增加了一倍，这他娘的可透着邪门，要我看，敌人若不是崂山道士，便一准他娘的是

白莲教!”

“追魂老六”君不豪低声笑笑，对身后几位堂主道：

“我只要看到大批粮食还在，心里也就踏实多了!”

后面，大伤初愈的戈清松道：

“眼前敌人尚有七八十，二当家可有良策?”

一旁，“大狗熊”阿万吼道：

“杀吧!”

轻摇摇头，君不豪道：

“不，搏杀难免，但时机不对!”

张召低声道：

“二当家是要等候援军?”

君不豪道：

“不错，欧阳风与常玉良一到，我们便动手!”

就在这时，山脚下面，昨夜那个挨石振芳嘴巴的老者，已缓缓连到前面，他沉声道：

“喂!朋友，我们舵主呢?”

一笑，君不豪道：

“死了!”

老者大怒，骂道：

“你吹牛!”

君不豪冷冷道：

“有必要吗?”

老者回头望向大石滩上的粮食马匹，一顿，又道：

“我们尚有五十弟兄呢?”

君不豪面无表情的道：

“大概也死光了吧!”

老者狂叫着道:

“吹牛,吹牛!操你娘,你一定在玩阴险,不定你们躲起来,等到我们舵主率领大队人员追下去,你们再半路冒出来,吓人撞骗,想打爷们粮食主意来了!”

君不豪笑道:

“老兄,你的想法合理,但与事实相违,马上,我便证明给你看!”

老者以为君不豪要对粮食下手,忙回头大声叫道:

“兄弟们,快把粮马集中,大伙守紧外围,只等舵主回头,我们合力收拾这批狗东西!”

刹时间,石滩上吆喝声传来,驮着粮食的马匹开始往一个地方集中起来——

“追魂老六”君不豪等相皆微微笑了……

只要敌人粮马不抢先过河,君不豪便相当安慰与笃定,率领着石敢等九员正副堂主,君不豪当先往石滩上缓缓驰去,他满面含笑的对老者道:

“唐山那面十分急需这批粮食了?”

老者忿然道:

“不错!”他一顿又道:

“闻言你阁下曾把乔副总的那批粮食也劫了,这话当真?”

点点头,君不豪笑道:

“不错,不过我没有劫粮,而是烧粮兼杀人!”

老者狼声骂道:

“畜牧,人吃的东西你竟下得了手的放火烧!”

君不豪面有难色的道：

“我有苦衷！”

老者道：

“暴殄天物，定遭雷殛！”

微微一笑，君不豪道：

“所以我有悔改之心！”

老者一怔，道：

“连人也杀了，你还会改！”

君不豪道：

“你一定要相信，我不会再糟塌一粒粮食了！”他一顿又道：

“就拿眼前这些粮食吧，我已下定决心不再放火烧了！”

老者怒道：

“既然你不再烧粮，为何再追来？”

君不豪一声哈哈，道：

“我不烧，但我却要接收。”

老者咬牙抖动胡子道：

“凭什么？”

君不豪道：

“两个理由，其一，粮食是铁石心的，所以我非要不可，其二，我有近千弟兄要塞饱肚皮，我更是非要，两个‘非要’，加起来便是要定了！哈……”

老者骂道：

“想要？除非日头西出！”

面色一寒，君不豪道：

“老兄，你在姓石的手下干什么活儿？”

老者一挺胸，道：

“谷北镇五十四座大粮仓统归我管！”

哈哈一笑，君不豪道：

“由此可知，姓乔的那批粮食也是由你手下拨的了？”

老者沉声道：

“不错，只可惜一万五千斤粮食被你这小子全烧了！”

脸色一沉，君不豪吼声喝道：

“原本是要去谷北镇放火的，君某也早就知道姓铁的在谷北镇开着五家大粮行，只不过这期间君某尚未抽空前往，否则……”

老者跳起脚骂道：

“可恶！你竟打主意到谷北镇了！”

缓缓的，君不豪已绕着一群粮马兜了一圈，直到十个人又到了老者面前，才沉声道：

“贵姓？”

老者怒道：

“不告诉你！”

君不豪笑笑，道：

“我知道你姓什么！”

老者怒目而视，道：

“你知道个屁！”

君不豪道：

“你姓‘屎’，对不对？而且是畜牲屙的屎！”

老者戟指马上君不豪，骂道：

“放你娘的屁，朱大爷饶不了你！”

君不豪点点头，道：

“对不起，我是记错了，你原来不姓屎，姓朱！”

欠欠身子，君不豪不管身后几个堂主在哈哈笑，又道：

“朱老，听我一声劝，快领着这些人走吧，我网开一面，放你回谷北镇，如何？”

姓朱的老者仰天一声尖笑，道：

“你美，别在朱大爷面前玩吓，江湖上什么样的鬼魅伎俩没见过！”

君不豪道：

“我是诚心的！”

后面，石敢已怒叱道：

“老东西，你该趴在地上叩头谢恩才是！”

老者大骂，道：

“去你娘的，主意打在黑虎寨的粮食头上，竟还要爷们跪地谢恩，操你娘，天下有此一说？”

便在这时候，山腰后面已闻得马蹄声传来……

老者的双手叉腰，仰天哈哈大笑，道：

“王八蛋，这下子看你们往哪里躲！”

粮马外围已有人大叫，道：

“朱副舵主，只等舵主人马一到，我们两下里夹杀，他奶奶的，一个也别放走！”

“追魂老六”君不豪苦丧着脸，道：

“朱老，还是听我劝，领着他们回北谷镇吧，何必定要替姓铁的卖命？为姓石的尽忠？不值呀！”

姓朱老者怒骂，道：

“好小子，死在眼前不忘吓！”他忽的高举手中钢刀，仰面狂叫，道：

“兄弟们，把力量扭结起来，准备舵主扑下山，便一举夹杀这批王八蛋！”

君不豪冷哼道：

“你是个死不悔悟的老顽固！”

戈清松也骂道：

“更是个不知好歹的老畜牲！”

只见围绕在百匹骡马四周的七十多名大汉，一个个奔到老者身后，钢刀高举，光景是准备玩命了！

山腰上，刹时蹄声清晰传来，七十多个灰色大汉，从山道上直往石滩下冲来……

上面，“金枪”欧阳风已高声大叫，道：

“二当家，全解决了！”

君不豪并未回头往山上看，他双目直视对面老者，只淡然的高声道：

“你们干得很好！”

对面，姓朱老者刹时一脸苍白……

后面已有人惊叫，道：

“娘的，全是‘百灵堡’人的穿着！”

老者猛吸一口气，道：

“窝囊的死何如轰轰烈烈的亡，兄弟们，我们拼了！”

大吼一声，君不豪道：

“姓朱的，你果真是头猪！”

便在这时候，欧阳风已率领着七十多弟兄快马把老者一批

人围在中央——

君不豪冷沉的对姓朱的道：

“你们眼前这些人同石振芳比较，如何？同你们黑虎寨的二当家凤依依那骚娘们一比，又如何？”

石敢怒道：

“以卵击石，不自量力！”

戈清松道：

“二当家，你已仁至义尽，别再同他们罗嗦，杀光了我们运粮上路！”

不料姓朱的老者冲天大叫，道：

“即算是鸡蛋碰石头，老子也要糊得你们一身黄汤，弟兄们，杀！”

众人一声石破天惊的杀声响起，双方刹时便搏杀起来，只见刀光霍霍，血肉四溅飞抛，凌厉的惨叫与狂骂声便立刻与刀声汇集成一种令人惊悸的乐章！

姓朱的老者笔直的杀向君不豪，钢刀怒旋，竟是对着君不豪的马头砍去！

怒拉丝缰，健马双蹄上扬八尺，老者竟然穿入马腹，大砍刀暴闪刀电，眼看那匹马就要大开膛——

斜身怒翻，君不豪沉声骂道：

“老东西找死！”

子母剑狂拦又闪，冷森森的剑芒，风雷一现，而君不豪已拨马闪在五丈外！

活脱杀猪似的一声尖吭刺耳狂噪，老者跌爬在一块浑圆石头上，鲜血自他的破肚子上向石上流，他却仰起头来怒瞪着君不

豪，露出满口带血的牙齿，一个字也挤压不出口外！

猛回头，只见石滩上已在相互追逐着对砍狂杀不休，这方圆不足一里的山边石滩上已经变成修罗场了。

拍马沿着拼杀的人群奔驰，君不豪边点着头，露出相当满意的面色……

好整以暇，君不豪仔细的数着粮马，点着头，自言自语的道：“嗯！不多不少，整整一百匹，这是一批我最需要的粮食，哈……”

拼杀似是已近尾声，“百灵堡”这面占足了上风，别说人数比谷北镇来的多，便十二个正副堂主与君不豪，便足以搏杀对方这些人物！

“追魂老六”君不豪迟迟未下手，他自然有其打算，因为他的目的是粮马，只要能顺利得手，能不杀就不杀，保存每一点能保存的实力，准备对付“唐山黑虎寨”才要紧！

现在，占足上风的“百灵堡”儿郎，添上十来个高强的堂主副堂主，敌人虽竭力死拼，但抵不住对方人多势大，一阵子砍杀，业已尸横狼藉，血流遍地，眼看是个灭绝结局……

近河岸边，三个脑筋灵活的青装汉子，抹头撞进河水里，敢情是撒鸭子了！

石滩上死伤遍地，残肢处处，鲜血标溅得许多石头变成酱红

---

近山脚的峭岩附近，“大狗熊”阿万的青铜棍已把两个青装大汉连刀带人砸成一堆肉酱，鲜血标得他一身是血，他老兄却正把青铜棍上的鲜血细心的在敌人的衣衫上擦拭，口中兀自骂道：“老奶奶的皮，尚未杀过瘾，便都死绝了！”

“铁汉”张召已跃至君不豪面前，道：

“二当家，我们又胜了！”

点点头，君不豪道：

“不错，我们是胜了，而且这次的胜利对我们未来行动大有帮助！”

张召笑道：

“二当家是指这批粮马？”

君不豪道：

“这只是其一，最重要的是士气，相对的，我们的士气已振，而敌人却开始承受到我们的压力！”

戈清松远处高声道：

“二当家，除了三个水遁，八下的全部死绝！”

君不豪道：

“快清点我们伤亡！”

那面，“金枪”欧阳风已晃着满身肥肉走来，笑道：

“二当家，凤凰谷外我们死了十一个，伤了十六人，如今又死了五个伤了十一人，前前后后我们损失十六位弟兄，伤了二十七名，所有正副堂主皆未受伤！”

点点头，君不豪道：

“立刻把所有的尸体挖坑掩埋，包括敌人的在内，但要加以分开，只等‘百灵堡’基业恢复，弟兄们的忠灵还要择地安葬！”

搏杀的场面并不算大，但却是个灭绝的拼杀，挥刀对砍，至死方休，敌人，连一个伤的也没有——

戈清松与欧阳风几位堂主亲自指挥，弟兄们匆忙的收拾善后，很快的，一切便处理妥当了。

“虎贲”常玉良走近君不豪，道：

“二当家，我们可以上路了！”

君不豪看看天色，当即高声道：

“稍做歇息，大伙填饱肚子便立刻上道！”

本来是往“唐山”“黑虎寨”赶运两百担粮食，如今改道直奔白马镇，连散落的马匹也连带牵回四十多匹！

“追魂老六”君不豪率领着弟兄们连夜往白马镇赶，便在距离白马镇七十里处，迎面灰朦朦的一彪人马风卷残云般卷过来！

“追魂老六”君不豪举头望去，不由眉头紧皱，道：

“难道姓铁的领人扑到白马镇了？”

“后面，“银刀”戈清松拍马到了君不豪身前，道：

“二当家，我们怎么办？”

君不豪道：

“照上面再做道理！”

从一座山岗上往下冲，迎面已有人狂叫道：

“兄弟们，是运粮的，杀！”

赶了一夜山路，君不豪一众只得拔刀往前面迎去，天尚未明，对方是什么来路全摸不清——

君不豪已高声吼道：

“停！拔刀！跟我迎上去，且看他娘的是什么样一群不长眼睛的东西！”

几位堂主早跟着君不豪疾扑迎上，不料双方一经接触，发现竟是穿灰衣人物——

对面敌阵中已有人高声大叫，道：

“杀不得，杀不得，自己人哪！”

君不豪已在马上叫道：

“胡迁，石忠良，是你们吗？”

对面已见四个壮汉肩上扛着不同兵器走近君不豪前面，其中胡迁是拄着铁拐，哈哈笑着，胡迁道：

“二当家好，距离太远，行动上支援慢了，如今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四个分堂除了各堂主外，并带二百弟兄赶来了！”

点点头，君不豪道：

“很好，你们的分堂皆在八百里外，一次集中是不容易，更何况我知道你们的人马不足！”

现在，第十五分堂，“白眉”徐忠良，第十六分堂，“一阵风”全力，第十七分堂“铁拳”石坚，相继上前见礼，四个分堂各派出的五十名弟兄，也都一齐向君不豪问安！

“追魂老六”君不豪十发安慰的笑笑，道：

“白马镇已集中弟兄三百多，加上白马镇的近两百弟兄，已是六百人，如今再看到各位赶来，是我们与‘唐山黑虎寨’决一死战的时候了！”

“一阵风”石坚道：

“如是攻向唐山，我们远道赶来的愿打前锋，二当家何时采取行动？”

君不豪道：

“且先回白马镇，如果一切顺利，我们立刻便可杀向唐山去！”

大伙闻得君不豪如是说，一个个慷慨激昂，血脉奋张，满腔义愤，形之于色——

一行人马结合在一起，牵粮马的换成胡迁等率领的人，君不豪

坐在马上咬牙，道：

“本来，我准备捣毁姓铁的‘香山酒厂’，你们知道香山酒厂每年为铁石心那个老响马赚了多少钱子？”

没人开口，几个跟在他身边的堂主睁眼就等君不豪往下接着说——

笑笑，君不豪道：

“我已经探听清楚，香山那面姓铁的把个大酒厂交在一个老胖子手上，那胖子叫彭章，也是当年跟着铁石心闯道当响马，这人的一身功夫不俗，尤其是手上经常把玩的两枚钢弹！”

张召道：

“酒厂一定不小了？”

点点头，君不豪道：

“十座大山全是种的紫黑小葡萄，一年收成总是上百万斤，单是手下人就是两百多！”

“金枪”欧阳风道：

“如是扑他的酒厂，杀起来可就热闹了！”

君不豪道：

“我们的目的是唐山，只要破了‘唐山黑虎寨’，香山酒厂就是我们的！”

一边，戈清松笑道：

“有那么一日，只怕彭章那老胖子不会听我们的！”

摇摇头，君不豪道：

“连谷北镇这么远的分舵，石振芳都领着人马赶往唐山，我不信比谷北镇近两百里的香山就不会派人！”

“火豹子”金鹏道：

“二当家的意思是说铁石心那个老响马已经把香山彭章的人马召回唐山了?”

君不豪道：

“不错，非但是香山，便‘六合镇’的第三分舵，‘逍遥庄’的第六分舵，还有‘快活集’的杀人王巴浩，只怕已全都集中到唐山了!”

哈哈一声笑，“虎贲”常玉良道：

“他娘的，真要是这样，可就应了一句老古话了!”

一旁，金鹏道：

“什么话?”

常玉良笑道：

“善恶不同途，冰炭不同炉，一朝豁上干，娘的，就看谁的胳膊粗!”

笑笑，君不豪道：

“期望的就是这一天，早晚总得拼出个结果来!”

远处，烟雾浩渺中已有屋角若隐若现，是的，白马镇已经到了!

突然出现三百多人马拥进了刁家骡马栈里，几乎连人站的地方也没有，因为刁家骡马栈昨晚才到了另一批人!

君不豪刚刚上栈前台阶，“白马将军”高威已匆匆迎出来，高威身后尚有“伊城”来的“八臂神刀”李大海，“洛州”赶到的“飞毛腿”赵干，“青河”来的“白鹞子”郭冲，以及“齐县”赶来的“大关刀”李彪。

四位新到的堂主立刻急步迎上君不豪，“大关刀”李彪已迫不及待的吼叫道：

“二当家，初时得你通令，不明原因的要大伙撤入暗地，直等到最近才接二当家召唤来白马镇，原来唐山姓铁的踹了总堂口，他奶奶的，姓铁的什么东西！”

边往栈内走，君不豪道：

“其间发生许多料想不到的事情，一误便是三个月，如今小姐已平安无事，且又给姓铁的几记冷棒，尽快我们就要同姓铁的正面一较胜负了！”

大客房中，君不豪端坐在正中央，他仔细的看着房内各位正副堂主，不由点点头，道：

“各位，对于攻入唐山，我先听听你们有何意见！”

高威缓缓对君不豪道：

“属下先向二当家禀报，眼下白马镇我们可以出动的弟兄们有八百人马，快马三百匹，此地距离唐山三百七十里，如果进攻唐山，时间上我们必须详加安排！”

君不豪点点头，道：

“高堂主，立刻把驮回的粮食交给刁掌柜处理，我要他尽快赶做一千份干粮，每份足可以用五天——”

高威道：

“什么时候需要？”

君不豪道：

“尽快！”

高威一听，便立刻往外走去！

“鬼使”陶勇立刻向君不豪报告，道：

“禀当家话，我们所有受伤的，除了八分堂副堂主秦勇无法行动，二分堂包公度尚虚弱以外，余下的皆可出战！”

不料包公度坐在屋子一角，闻言“呼”的站起来吼道：

“谁说我虚弱，头上肩上两处全结了痂，腿上的也早已变成个疤，谁要不信，出来比划比划！”

笑笑，君不豪道：

“我会派你去的，包兄弟！”

包公度忙施礼，道：

“谢谢！”

陶勇又道：

“二当家一行才刚回来，还是先回房安歇，一切我会同各位堂主协商！”

是的，君不豪这次凤凰谷与石振芳一战，几乎两日夜未合眼，铁打的身子也会锈！

缓缓站起身，君不豪道：

“除了疲乏，便是兴奋，就等干粮备好，我们便立刻离开白马镇，至于如何搏杀，犹待我们一齐共商共研了！”

于是，从凤凰谷回来的人马，便在陶勇与高威的安排下各自歇息去了！

一部分受伤的弟兄，便由栈房到白马镇上请来两位老郎中赶来诊视医治，这些受伤的只怕不是三五天便好得了的！

刁掌柜在接到高威通知以后，便立刻把栈里二十个伙计连灶房的人全支使起来，刹时间刁家后院的灶房开始闹哄哄的一片杂乱与吆喝声……

一千份干粮，每份吃上五天，少说一份也得七八斤重量，单就杀牛，一下子就卤了三只，连夜赶着磨麦做饼，二十个伙计几乎累得全躺下来！

大客房里，“追魂老六”君不豪已在桌面上约略的把“唐山黑虎寨”地形地物描绘出来——

缓而有力的，君不豪对围坐四周的各分堂堂主解说道：

“距离唐山正面八里地有个土岗子，那上面有个小瓦屋，住了二十几个黑虎寨的人物，那便是他们第一道关卡，如果要进入唐山，不论什么样人物，全得经过这一关的盘问，因为从十里岗起，地上一草一木皆属于黑虎寨的，如果有敌人闯入，不等走进三里，唐山那面便接到信鸽送来消息，立刻派人出迎了！”

陶勇道：

“二当家，我们有必要偷偷摸摸进攻？大家明敞着一拼不是更好！”

摇摇头，君不豪道：

“如果大队进攻，姓铁的反倒潜入暗中，因为就在唐山谷外，姓铁的布下有暗桩，我们扑不到水潭边，便会死伤一半以上！”

高威道：

“如果夜间攻入？”

君不豪道：

“这是当然的，我已琢磨好了，正面派出两百人，小心跟进，两翼各派一百，相互支援，另派三百弟兄投掷到姓铁的老巢，至于那另外一百弟兄，我预备派往黑虎寨后山崖上，那地方有姓铁的一支人马驻守，多少便知道了！”

这时，广县第十六分堂堂主“一阵风”全力笑道：

“二当家可忘了全力的轻功一流？”

笑笑，君不豪道：

“当然记得，我正要派你带领那一百名摸上黑虎寨后山崖上

呢!”他笑着又转望向“洛州”第十二分堂堂主，道：“赵堂主与全堂主联手，我便放心了!”

赵干忙抱拳，道：

“属下遵命!”

君不豪笑笑，道：

“至于如何清除山崖上敌人，便由二位去研商了!”

洛州第十二分堂与广县第十六分堂也是奉派各来了五十名精悍弟兄，合起来正是一百名!

君不豪面向齐县第十四分堂堂主“大关刀”李彪与“封城”第十五分堂堂主“白眉”徐忠良二人，道：

“二位率领你们辖下百名弟兄为右翼，相机配合正面，攻向吊桥!”

徐忠良与李彪忙点头，道：

“是!”

君不豪这才转头对泰丰第十七分堂堂主与惠阳第十八分堂石坚与胡迁二位，道：

“辛苦二位，率领你们两方面一百人为左翼，相继配合杀向吊桥!”

胡迁与石坚便立刻抱拳接令!

沉重的，君不豪望望陶勇与高威二人，缓缓的道：

“我派二位率领三百名属下弟兄跟在正面两百弟兄后面，一旦破了敌人吊桥，你们便立刻扑上去!”

一顿，又对官永巴子龙二人道：“二位就同陶、高二位联手吧!”

陶勇道：

“二当家自己呢?”

“正面两百弟兄由我率领主攻，第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各位堂主与副堂主跟我冲杀!”

高威忙摇手，道：

“使不得，绝对使不得!”

君不豪道：

“高堂主还有高见?”

高威站起身来道：

“二当家应坐阵指挥，本是对的，但如正面与敌人硬拼，万一发生闪失，我们便立刻失去中心领导，那将是不堪设想的……”

君不豪淡然一笑，道：

“所以我还有交待，双方厮杀，谁也难以预料自己是生是死，所以我要强调一点，如果我亡，便由第一分堂堂主接着指挥，万一陶堂主失手，再由高堂主接替!”他一顿又道：“这是一场血拼血、命抵命的搏杀，也是一场至死方休的争斗，但有一桩事，我心中十分笃定——”

陶勇道：

“敢情是老寨主吧?”

一笑，君不豪道：

“不错，老堡主就是我们的王牌!”

他此言一出，胡迁等刚来到不久的几位堂主，个个瞠目愣然……

是的，有几位堂主尚不知道老堡主还在人间，而且是潜在敌人的心脏地带!

## 第二十六章

“十里岗”的形势相当险要，“飞天虎”铁石心把这里当成“唐山黑虎寨”的第一道关卡，绝对有其必要——

从“十里岗”的外形观看，很像是平川上一座小小孤岛，站在岗上四下观望，大平川延伸到唐山峡谷口，有一条官道三丈宽直通到唐山，附近平畴绿野，便地上冒出个野兔子也会被人立刻发现——

下弦月成了一道弯弯的白眉，孤苦零丁的挂在一簇星儿下方，月儿似笑又哭，似嘲笑又似可怜，可怜一场无法避免的杀戮又将展开——

展开在这相当宁静的唐山峡谷与十里岗之间的大川上！

三更天未到，十里岗正西方，黑暗的官道上缓缓的有一彪人马往这儿移动，缓缓的移动……

十里岗上面那座小瓦屋外面，两个身着青色劲装大汉，正相对的坐在道旁大树下闲磕牙，见远处的人马往这面移，二人便往瓦屋里吼叫起来……

这里住了二十个黑虎寨仁兄，由总管“人面蛛心”佟老古派出两个小头目率领着！

闻得来了大批人马，那小头目忙吆喝大伙抄家伙，准备放出信鸽——

有个仁兄高声叫道：

“乌七八黑的天，鸽子管用？”

那小头目道：

“且看清对方来路再说！”

二十一个仁兄刚往十里岗下迎去，忽见一个骑马的驰过来，高声叫道：

“兄弟们，我们是从谷北镇运粮食来的！”

小头目哈哈一笑，道：

“我说呢，要是敌人，怕不早就冲杀过来了！”他一声哈哈，又叫道：

“石舵主也到了吗？”

那人回应道：

“来了！”

小头目等已看到百匹健马全是粮袋，有一半喜的拍巴掌，道：

“他娘的，粮仓也没有粮食了，这批粮食来得可正是时候！”

对面那人又高声道：

“各位，石舵主有话向你们交待！”

小头目忙迎上去，道：

“来了，石舵主他老人家……”

小头目已发现情况不对，他双眉一紧，道：

“老兄，你们穿的衣衫……”

那人一笑，道：

“兄弟，你该知道这一阵子江湖上有个姓君的吧！舵主为了一路平安才把弟兄们穿着改变的，不信你跟我后边见石舵主，一问就知道了！”

小头目也甚为机警，回头，他对跟来的二十名弟兄道：

“走，大伙去给石舵主请安！”

上百匹运粮的马匹正缓缓往前移动，那大汉把二十一个人一直带到马队后面，马上只见一人高举右手一挥，突见斜刺里冲出四十个大汉，仿佛无数弯月起自四面八方，冷焰激荡猝映，人们的目光只一瞬间，那小头目与他的二十名手下，个个措手不及的被当场砍死在道旁……

喝骂与凄叫几乎只那么短短的一声，便把二十一人完全解决掉！”

不错，这是“追魂老六”君不豪亲自安排，他不但需要那批粮食，更利用敌人的运粮马匹混到了十里岗下——

现在，君不豪已沉声对“快刀手”石敢，道：

“快，扒下他们衣衫，分派出手底扎实的二十一个人穿上，立刻冲上山岗上的屋子里，记住，下手要利落！”

石敢对白文定道：

“白副堂主率二十人快行动！”

就在马队继续往唐山移动的时候，白文定已率领二十名改穿青色劲装大汉往岗上奔去——

冲进三间瓦屋里，“飞花公子”白文定踢门而入，只见两边房子里两个大炕，旧棉被堆在上面，已不见有人在屋子里，房外面有个鸽子笼，里面的鸽子正在“咕咕”的叫！

为了安全，白文定对一个弟兄道：

“哥儿们今日要大开杀戒，便鸽子也不饶，杀！”

那位仁兄点点头，伸手捏住鸽子头，一刀一个，直把七只鸽子砍完！

白文定率领着二十名弟兄走在马队前面，三里不到，只见一

大片竹林，那条宽的官道直直的穿过竹林，黑夜间望过去，竹林中阴森可怖，偶尔有尖声枭鸣……

马队已进入这片大竹林了，蓦地里一声狂吼：

“统统站住！”

“飞花公子”白文定立刻自前面跑回头，边叫道：

“兄弟们！我们是谷北镇第二分舵运粮来的！”

暗中那人吼道：

“你是申大山？还是马老六？”

白文定忙应道：

“他二位在后面，同舵主在一起呢！”

突然一声大叫，道：

“点火把！”

立刻便听得竹林中“沙沙”声不断，二十多支火把已燃起来

……

就在两边火把照耀下，只见竹林中掩藏着近三十名弓箭手，一个个几乎尽在五丈附近躲着，支支箭皆瞄准着人马一动不动！

有个大汉带着十几个弟兄走向白文定，边问道：

“算日子，你们应该前日就到了，怎的迟至今夜？”

白文定叹口气，道：

“不就是为了躲闪‘百灵堡’那些人暗中使坏！”

那人又道：

“寨中急需这批粮食，等粮食一到，一切妥当，寨主便要亲率人马追杀姓君的那群王八蛋了！”

火把下，那人是个虬髯大汉，就在马边，他伸手拍运粮的麻袋，不由得眉头一紧，冷冷道：

“什么样的粮食，怎么软叭叭的？”

马上，他又走向第二匹马，发觉也是一样情况！

白文定一笑，道：

“粮草粮草，这两匹马驮的是粮草！”

虬髯大汉沉声道：

“带我去见石舵主！”

白文定伸手一让，道：

“兄台请！”

白文定领着那大汉与十几个手握弓箭汉子往马队后面走，才走一半，大汉猛的又伸手在一匹马上粮袋拍去，不由大声狂叫，道：

“你们不是从谷北镇来的，他们穿的衣……”

他话只说了一半，白文定抖手便是三支“梅花钉”打得虬髯大汉抱头撞翻在地上！

一声凄厉狂叫，大汉的“杀”字刚出口，斜刺里自马后转出“快刀手”石敢，冷芒暴闪，已砍下大汉的人头！

不待下令，早从马旁闪出一彪人马直往竹林中扑去，每个人似是早已看准自己目标，只一扑入竹林，便传来连声狂噪，刹时竹林中火把熄去一大半！

有几声弓弦声传来，马队中似已有人中箭——

君不豪已高声厉叫，道：

“全部上马，直冲向唐山峡谷！快！”

大竹林中，立刻有人把马上驮的麻袋掀翻在地！

不错，麻袋中装的尽是干草，这时候君不豪率领的两百“百灵堡”从各地汇集的弟兄，全跨在马背上，狂喝着，便一路直扑

向不到两里路的唐山峡谷口！

回头，只见大竹林中有焰火箭升空，而且是一连三支！

于是，唐山谷口的两边峭壁上，十几个离地三丈余高的方形洞口，便立刻火把照耀，人影幢幢，吆喝声已隐隐可闻……

君不豪一马当先率领着两百铁骑与十七名“百灵堡”正副堂主，转眼便冲到了谷口，迎面，却是十丈浑圆的竹林，人马至此，发觉官道已尽，眼前小山道三条，虽可驰马，却不知哪一条是捷径！

紧跟在君不豪身的后“铁汉”张召低声，道：

“二当家，以属下看，我们不如稍等片刻，等到两翼扑近，三条路我们齐头并进！”

点点头，一旁的戈清松道：

“张堂主的想法不错，至少可以牵制两翼敌人对我们施以暗袭！”

稍微沉思，“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不！”

后面，戚敬业道：

“二当家的可有妙招？”

君不豪点点头，道：

“有！”

就在这时候，唐山峡谷中有了马蹄声，浪雷似的一片响动中夹杂着人马狂喊怒叫！

笑笑，君不豪回头对身后的七十位正副堂主，道：

“闻得铁石心那个老响马经营唐山黑虎寨曾花下许多心血，从谷口到谷中水潭，在这一里长半里宽的峡谷中，开辟迂回道路

形成连环套，我们不清楚地形，贸然挺进，必吃大亏！”

火爆的金鹏叫道：

“二当家，可有意派出敢死队？”

君不豪摇头，道：

“不，我决心把弟兄们的力量用以搏杀敌人，而不是白白送在敌人的暗卡机关里牺牲掉！”

“虎贲”常玉良道：

“不错！”

戈清松道：

“只怕敌人不会上当吧！”

君不豪一笑，对身后弟兄们道：

“我有办法！”

突然，唐山峡谷内竟然沉寂得反常，连一点风吹草动的声音也没有……

于是，君不豪冷笑了……

缓缓的，君不豪对十七位正副堂主，道：

“你们一旦与敌人交锋，切记每个人应与何人联手夹击对方，至于其他的便不必多管！”

就在这时候，黑暗中“大关刀”李彪与“铁拐”胡迁二人已跃近君不豪附近！

胡迁沉声，道：

“左翼人马已扑到！”

李彪也叫道：

“右翼人马也已扑到！”

这情况等于百灵堡人马已集中了，君不豪马上点点头，道：

“很好，听命令行事！”

突然，唐山峡谷深处连声角鸣，就在一声角鸣后，火把闪亮，峪谷中又另一次骚动，刹时又归于沉寂！

“追魂老六”君不豪冷冷对李淦阿万苒强几位副堂主吩咐，道：

“你们给我捡难听的骂，我不信铁石心那个老响马会憋得住……”

李淦第一个跑到人马前面，他大敞门的拉开喉管：

“姓铁的老响马，老子是来给你报丧了，你那个小杂种可是死在爷们手下里呀！你想知道他是怎么个死法？那就走出来听听吧，我的儿！”

君不豪沉声，道：

“骂得不够劲，尚待加强！”

“大狗熊”阿万一拍胸脯，道：

“你们且听我阿万的！”他走到前面，双手拢住他那张足以吞进拳头的大口，吼叫道：

“铁石心，你奶奶的，怎还不快滚出来迎接大爷，王八蛋你是缩头乌龟呀！”

君不豪沉喝，道：

“骂的不得要领，差劲！”

苗强笑道：

“看我的！”边走到前面狂喊，道：

“铁石心，你怎的还不出来？是不是凤依依那个骚娘们搂得你紧，她不允许你半途而废的煞风景呀……”

哈哈一笑，君不豪道：

“骂人不带脏字，还算差强人意！”

君不豪等四百多人正在峡谷口僵待着不即往谷中扑进，突然附近怒矢升空，那几乎就是在眼跟前放的——

紧接着，四周一片喊杀声传来……

“追魂老六”君不豪立刻知道自己方面陷入包围圈中，只见近百支火把起身四面八方，人影幽幽，刀光霍霍，敌人已在狂喊着围杀过来！

君不豪马上狂叫道：

“不可乱了阵脚，各路分头迎击！”

于是——

好一阵乱箭劲射，就在一批人马凄叫着狂奔中，敌人的锋刃破空之声，便宛如响起了漫天的号泣，紧紧的往中央冲杀过来！

一片凄厉又尖锐的嗥叫之后，代之而起的金铁撞击，双方人马的狂嘶叫骂便应合着这些对斩狂杀，刹那间血肉横飞，肢体抛舞，交互扑滚，唐山峡谷口处，已是人马乱成了一团，有几个以是失心疯般的拿刀往自己人身上砍！

“追魂老六”君不豪腾起射在半空，霍然暴旋，两名扑过来的敌人已横着摔出，鲜血四溅！

紧跟在君不豪身后的十七位正副堂主，已呈扇形的拥着君不豪往前扑去！这些人一经动上手，便不要命似的狂斩怒杀，惨烈无比的搏杀，立刻往谷中蔓延……

青月双刀猝映暴斩，两名“百灵堡”狂冲的汉子已捂面歪身斜撞出三丈外，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栽倒在地！

“笑罗刹”凤依依冷面慑人，再次腾身怒矢般直往敌阵中杀到！

君不豪三丈外一个空翻，闪身迎上，哈哈大笑道：

“凤二当家的，久违了！”

人在空中倒仰又翻，凤依依毫无声息的落在地上，青月刀一竖一扬，冷冷道：

“君不豪，你好大胆子！”

面无表情，君不豪道：

“想你嘛，就算他娘的色胆包天吧！”

凤依依沉声道：

“你死定了！”

君不豪道：

“是我送上门来的！”

冷哼一声，凤依依道：

“你以为你有几成胜算？”

君不豪道：

“不作推想，尽力而为！”

配合着君不豪而站在一旁的戈清松哧哧一笑，道：

“这一阵子爷们是打了就跑，暗中行事，这一遭，嗯！我们找上门来，也想叫你们尝尝火烧老窝的滋味！”

死瞪了戈清松一眼，凤依依厉笑，道：

“痴人说梦话！”她一仰面，冷冷的望向君不豪又道：

“眼下，你们一个也别想逃走！”

耸耸肩，君不豪皮笑肉不动的道：

“那也得露露你们的本事，单凭吆喝顶屁用！”

猛可里，瘦高凶恶的路万里闪过人群扑来，他见君不豪与凤依依正僵持着，不由狂骂道：

“姓君的，你他娘的，大羊坡摆了路大爷的道，今日兜上，你还有何话说？”

暗中咬牙，君不豪突然高声喝道：

“欧阳风，金鹏何在！”

旋拼杀中，只见两条人影幽灵般的闪到君不豪身边，欧阳风金枪一竖，道：

“二当家！”

戟指肩扛鬼头刀的路万里，君不豪冷沉的道：

“这就是秦川四煞首恶，他是你二人的了！”

鬼头刀忽的暴斩如风雷骤起，“当”的一声火花四溅，欧阳风已哈哈大笑道：

“原来你就是路万里，我二人特来送你上路了！”

“飞鹞子”路万里见迎面一个胖子双手端着金枪，另一个双手握着两支链子镖，冷酷的含着一丝冷笑，一咬牙倏然闪扑，鬼头刀照准金鹏搂头三十八刀狂杀，“咻咻”旋砍，“咻咻”斜劈，宛如一头疯虎！

腾跃怒移，欧阳风的金枪旋身三十九挑，火把中金芒似蛇，丝丝入扣，直在路万里的面前半尺之地倏忽闪缩！

链子镖便陡然疾飞如极光连闪，金鹏已交互打出七镖，倒翻疾纵，尽在路万里的侧面晃闪！

那面，君不豪已同凤依依火并对杀在一起，二人这时候已各自嘴巴闭得紧，阴损缺德的话已无暇再说，因为，二人除了力拼，尚得兼顾己方人马拼杀状况！

猛可里一声狂吼，弯道上冲出一彪大汉，从人数上看足有百名，青一色黑虎寨冲杀出来的！

为首大汉猛的腾空飞旋，两名“百灵堡”大汉已是脑浆迸流，倒在地上！

落地再起，那大汉的钢盾横砸，又一名百灵堡汉子横飞三丈外！

巨斧钢盾交互闪击，大汉狂吼着如入无人之境的猛往人丛中冲去……

那面，正与凤依依拼得热烈的君不豪吼叫道：

“阿万、李大海何在？”

黑暗中，阿万与李大海二人一路冲到君不豪附近，大块头阿万吼叫道：

“二当家，你吩咐！”

君不豪不及细看，狂烈的叫道：

“你二人的正主儿出现了，快拦住那个使钢盾板斧家伙，尽早送那小子回老家！”

“八臂神刀”李大海黑暗中举目四下望，果见一个黑汉正举斧狂劈，那架式宛如黑牛闯入羊群中，不由对大个子阿万叫道：

“走！收拾那头野猪去！”

四十八斤青钢棍高举，“大狗熊”阿万狂骂，道：

“王八操的，叫你狠吧！”人未到，青钢棍已在头顶狂抡七匝，“呼呼噜噜”的直撞过去！

另一边，“八臂神刀”李大海的特号大砍刀已刀人合一拦住下击的大板斧！

是的，这人正是“黑虎寨”大把头，“黑金刚”巴少雄！

原来他率领一支伏兵潜伏在水潭附近，距离峡口不过一里地，不料君不豪的人马没有往谷内冲，气得他哇哇叫，领着他的

人便杀来了!

猛侧头,见一个大个子冲过来,巴少雄想起青河岸与熊霸狂杀一幕,不由厉声骂道:

“操你娘的,全来了!”

阿万冷哼一声,骂道:

“你就是黑金刚?”

巴少雄巨斧上扬,厉叫道:

“不错!”

阿万突然狂抡青钢棍直欺而上,狂叫道:

“老子是黑金刚他祖师老爷,吃我一棍!”

巴少雄冷厉的举起钢盾上迎,大板斧便斜里直砍过去,疾速闪射,雄浑的劲气便突然横撞而上,“当”的两声合一声,巴少雄,“噤噤噤”连退七八步,钢盾倏忽间变了形,他的大板斧却被“八臂神刀”李大海生生挡在中途!

李大海也是个大个子,虎臂熊腰,孔武有力,一把特号砍刀握在手上,宛似支小竹棍般轻松!

君不豪把阿万与李大海二人安排对付巴少雄,也是他多日来的深思熟虑才决定,“百灵堡”的大管事,“绝斧”张彪也是个狠角色,却仍不敌巴少雄,青河岸的一战,熊霸力拼也未收拾了姓巴的,如今他便安排阿万与李大海二人合力搏杀巴少雄!

就在这时候,峡谷中又见一彪人马冲来,为首的又是个使一对板斧大汉,这人边跑边狂叫道:

“操你娘,今夜巴大爷大开杀戒了!”

未等这人扑近,君不豪已高声道:

“王八蛋,可是‘快活集’的赛李逵?”

两支扳斧交互狂劈，姓巴的已哈哈大笑，道：

“正是巴大爷！”

君不豪立刻叫道：

“戚堂主何在？”

正在合力拼杀的戚敬业夫妇便立刻腾扑而起，空中高声应道：

“戚敬业来了！”

君不豪已吩咐道：

“那面使一对扳斧的大胖子叫巴浩，他是你们的了！”

冲到君不豪面前，巴浩正等举斧助凤二当家，斜刺里两把长剑已到了身边半尺地，猛的一个暴旋，巴浩厉叫道：

“他妈的，还有个女的！”

戚敬业已哈哈笑道：

“别他娘的穷嚷嚷，我夫妻送你进鬼门关！”

巴浩早咧着一张血喷大嘴巴骂道：

“老子劈了你这口出狂言的无知小儿！”

已拼杀得披头散发的凤依依，突的尖声叫骂道：

“姓君的，你们好不要脸，竟然事先打定主意，安排对象，以二对一来对付我们，无耻！耍赖！恶毒！”

君不豪一笑道：

“至少对你，我可是没有以二对一吧！”

凤依依骂道：

“姓君的，老娘已发誓，定要你这身贱骨头根根外露，五脏暴干！”

一笑，子母剑一招“力挽狂澜”，君不豪腾起三丈高，道：

“只怕你要失望了！”

双方正杀得狂烈而又忘我的时候，忽见自峡谷两边闪出几股举着火把人物，从地形上观察，敢情是埋伏在那儿的仁兄们开始杀过来了！

闪跃三丈外，子母剑怒劈十八剑，君不豪已高声道：

“戈堂主何在！”

“银刀”戈清松正一刀抹上一个敌人脖子，闻言倒翻一个空心跟斗，应道：

“二当家吩咐！”

君不豪旋身扑杀中叫道：

“召陶勇他们立刻冲杀！”

戈清松伸手入怀摸出一个火筒子，随风一甩便见一溜火花四射，抖手便抛入空中！

于是，大片竹林那面，忽然燃起无数火把，三百名“百灵堡”弟兄们，就在陶勇、高威、包公度、李淦、官永、巴子龙六人率领下，撕破喉咙般狂叫着杀过来！

愤怒的尖声叫骂，凤依依道：

“君不豪，你竟然还隐藏了相当实力，是姑奶奶瞧扁你了！”

一笑，君不豪道：

“瞧扁别人便是自大自己，往往就是招至失败的主因！”

凤依依泼辣的叫道：

“放你狗臭屁！君不豪，你死吧！”

尖声未落，两把青月刀犀利得宛如灵蛇般狂闪疾杀！

冷笑一声，君不豪横里疾闪，子母剑“荡魔十八斩”便陡然施展开来——

满天刃芒，起自幽幽的空间，倏现倏逝，令人不知来自何方，凤依依立刻想以松林坡自己曾栽在姓君的这一路剑法下，如今又见满天飞刃，蓬散的长发乌云般洒扬，凤依依一个跟斗倒翻回去，青月刀交互猛劈不断……

君不豪大喝一声，子母剑暴斩成层的刃芒绝不稍敛的直往凤依依全身罩去，只听得连串的攻击声盈耳，君不豪的束发丝带随风飘去，面上一道血口殷然，而凤依依踉跄后退，手捂胸面，面色惨白如蜡！

怒叱一声，君不豪道：

“你还不躺下！”

好个凶悍的凤依依，她在双刀落地，一身是血中，竟然一挺而起，半空中飘洒着血雨，她却双手箕张，大敞门的直往君不豪怀里扑去！

冷晒一声，君不豪道：

“投怀送抱，便下辈子再说吧！”

顶头一个空心跟斗，半空中君不豪的长剑下劈如风雷极电，便听得“吭”的一声，看吧！凤依依的脑袋一半飞上了半天，落地一个大马爬，屁股一翘便死在地上！

附近，正与欧阳风、金鹏二人拼得血肉横飞的路万里，忽见凤依依一头撞在地上，半个脑袋不翼而飞，疯一般的大叫着扑过来！

后面，“金枪”欧阳风大喝一声：

“哪里走！”一抖金枪衔尾便追！

那面，金鹏的双镖便在这时不吭不响的疾抛劲掷，“叭”的一声插上路万里肩头，金鹏抖手猛抽，一标鲜血飞溅三尺高，而

路万里已双手托着鬼头刀随着半空中的鲜血直往金鹏怀中撞过去，口中大吼厉喝：

“老子拉你垫底吧！”

路万里的身刀合一，几乎就同金鹏手上的回镖速度一样快，身法可算绝佳，行云流水也不过如此！

金鹏不及伸手抓那飞回的钢镖，反倒再把手中另一支镖打出以阻路万里的回撞！

不料路万里根本不理睬敌人的另一镖，中途“噗”的一声，钢镖正中路万里的鼻梁上，而路万里却和身撞上了金鹏的怀里！

两个人“咚”的便撞翻在地，嘿嘿一阵鼻笑中，路万里夹着一身一脸鲜血，鬼头刀左右横摆，直往金鹏胸前猛削！

狂叫着，金鹏不顾切肉的刀刃锋利，左右手使力狂拦不已，片片碎肉便在这时洒落一地！

猛的一个横翻，就在路万里的鬼头刀高举过顶尚未及时劈下金鹏的头顶，突见路万里“吭”的一声，雷公嘴几乎张裂，双目突出，鬼头刀落在自己头上又滚在地上，有一支黄澄澄的枪尖已穿心而过，透过他的前胸半尺长！

是的，“金枪”欧阳风便在这时，怒旋身一枪扎入路万里背心！

一脚蹬在路万里的背上，“吭叱”一声欧阳风拔出金枪，立刻便带出一股鲜血溅得欧阳风一身！

托枪跃到金鹏身边，欧阳风急叫道：

“金堂主，伤得如何？”

缓缓挺起身，金鹏道：

“我运气好，没叫这王八蛋把刀送进肚子！”

欧阳风急道：

“可是你这身伤……”

一笑，金鹏道：

“全是皮肉之伤，敷药包扎就没事了！”

欧阳风道：

“让我来！”

金鹏摇头，道：

“不，我自己来！”

欧阳风已自怀里掏出刀伤药，道：

“杀死姓路的，你我的第一桩任务已完，不用急，我替金兄包扎！”

黑暗中低头细看，金鹏的双臂至少各掉半斤肉，面皮与双肩也有刀口子，胸前的半尺刀痕，鲜肉外卷，欧阳风看得出金鹏痛得浑身抽搐！

那面，刚从大片竹林扑上来的“鬼使”陶勇等六位正副堂主与三百弟兄们，一经冲杀过来，便个个不要命的猛斩猛杀！

“追魂老六”君不豪已迎上前去大叫道：

“陶堂主！”

那面，陶勇应道：

“属下赶来了！”

君不豪道：

“你给我传下令，堵住敌人退路，一个也别放他们退走，违者立杀！”

混杀中，陶勇已高声传下君不豪的命令——

沿着一道路堤，“大狗熊”阿万与李大海二人力拼“黑金

刚”巴少雄，双方各不相让，“吭叱吭叱”的砍杀得忘了我是谁，空气中激荡着血腥，血腥里充满着野性——

狂大的身躯运转得有似狂风卷云，阿万似是疯狂般的抡起四十八斤重青铜棍连砸带打，每踏一步便现出一个足印，左臂上被敌人钢盾撕裂的拳大碎肉，尚吊挂在臂上直不愣的乱晃荡！

另一面，李大海几次未把巴少雄的板斧击落，却在背上挨了一斧，若非阿万及时打出棍，只怕李大海早被一斧劈死！

三个人落在路堤下方好一阵扑杀，阿万一阵悍不畏死的与巴少雄顶扑旋砸，灰暗里“八臂神刀”李大海怒喝一声，只见冷焰寒芒以惊人的快速电闪，大砍刀抖手又是二十一刀合成一刀自二十一个方面狂砍而上——

巴少雄狮吼连连，钢盾巨斧挑挡又劈，不料阿万却斜刺里青铜棍闪捣，“叭”的一声鹅蛋粗的青铜棍端正捣在巴少雄的左面耳上方！

狂厉的大叫，巴少雄双目尽黑，力不从心的猛晃那颗大毛脑袋——

“嗖”！好快的一刀，“八臂神刀”李大海平扫怒斩，巴少雄的一颗人头已抛飞上半天，看吧，那一股子鲜血便在巴少雄不即倒下的巨体肩上喷出半丈高！

一咬牙，阿万又是一棍打在巴少雄身上，“砰”的一声，巴少雄那没头的粗壮身子平飞五丈外，落在一道山沟边！

一片竹林边，戚敬业夫妻二人合击“赛李逵”巴浩，双方拼杀已至百招，巴浩的一对板斧兀自攻多守少！

就在这时候，陶勇已大声叫道：

“敌人开始逃窜了，兄弟们！合力杀进去！”

那面，君不豪陡然腾空而起，子母剑交击电劈，三个回头往谷中逃的青劲装大汉便血糊糊的摔倒在地！

整个唐山峡谷口，兵刃的寒芒闪耀在火把照耀里，沉闷的躯体抛掷与翻滚声，夹杂着利器切肉碎骨，敌我双方的咒骂与凄号，交织成一幅可怕的画面……

灰衣、青衣，几乎全变成了红衣……

现在——

黑虎寨的儿郎们已顶不住陶勇新加入的三百弟兄狠杀，不少开始往谷中退走……

君不豪突然大吼一声，道：

“上马！追杀！”

戈清松立刻往人堆中传出君不豪命令，于是，三百匹快马，刹时间便直往唐山峡谷内冲杀而去……

从敌人退逃的方向，君不豪已认准不会有埋伏，因为这三四百敌人有一半是埋伏的，如今溃逃的不过数十人！

“追魂老六”君不豪一行三百快马尚未冲到大水潭边，突然那五丈高的拦谷石堤上面，火把沿着堤边足有百支，就在吊桥边上，“飞天虎”铁石心大马金刀的站在吊桥一边，在他的身后，一排站着几个人物，仔细看，除了三寨主“百窍通”水火与二把头“飞刀”齐步前以外，尚有总管“人面蛛心”佟老古，“泰山镇第一分舵”褚天彪，“逍遥庄”的齐向天，“八仙镇”的“大头”关大海，“六合镇”“大响鞭”安六郎，“香山”“铁弹子”彭章——

这些人的后面，黑鸦鸦的总有个三百多人静静的守在后面不出声！

三百匹快马后面，黑暗中仍有着零星的扑杀与追逐，但那已不太影响大局，因为戚氏夫妇在合力击杀了巴浩之后，二人立刻扑向几处零星拼斗处协助弟兄们追杀！

现在——“追魂老六”君不豪高举右手，叫道：

“下马！”

三百弟兄们整齐划一的把马停在水潭外十丈地方，夜风在怒吼，吹袭在每个人的面孔上，于是人们的面上肌肉在抽搐，在变形，变得残酷与厉烈！

君不豪双手叉腰，四平八稳的站在那里，仰头，叫道：

“姓铁的，百灵堡的这笔血帐到了该算的时候了！”

堤沿上，“飞天虎”铁石心狂叫道：

“君不豪，你好卑鄙恶毒的手段！”

君不豪冷笑道：

“比之你血洗百灵堡可又逊色不少！”

铁石心生硬的道：

“姓君的，你以为今夜你能得逞？”

笑笑，君不豪道：

“一定！”

铁石心骂道：

“狂妄小儿，我要教训你了！”

君不豪冷冷道：

“非是你教训君某，而是君某马上要惩治你这丧心病狂的匹夫了！”

一边，陶勇已叫骂道：

“姓铁的老响马，别在上面吹你妈的牛了，有种就下来试试

……”

铁石心双手托起“旋天金环”，大叫一声腾空而起，五丈高的黑石堤上，他一连五个空心跟斗，人已越过大水潭，落到潭边的草地上，边厉叫道：

“君不豪，你休矣！”

铁石心动手怪异，身形闪晃如幽灵般，“旋天金环”平推狂圈，一圈劲气已罩向君不豪面门！

双足力弹，君不豪跃身三丈，半空中子母剑已拔在手中，人未落地，“荡魔十八斩”已洒出一片碎芒！

空中激荡着金铁爆裂声，流烁若千百点殒石流星，纵横交织在三丈方圆内，黑夜里几几分辨不出敌我！

一边，“鬼使”陶勇与“白马将军”高威，“银刀”戈清松三人环立在外掠阵！

现在，各人的心中正自紧张得连喘气也尽量缓缓的不即一口吐出……

二人并斗，只怕一时间难分出胜负！

五丈高的石堤上，“人面蛛心”佟老古已高声叫道：

“放吊桥，不能任寨主一人同敌拼杀！”

于是，上面那座用巨缆吊起的大吊桥，“咕噜噜”的缓缓往水潭上面落下来……

人丛中，石敢对张召道：

“张兄，那个姓佟的老家伙由我与白文定去收拾！”

张召点头道：

“齐步前那个狗东西是我与苗强的！”

那面，官永指着“百窍通”水火对“白鹞子”郭冲，“飞虎

鞭”巴子龙二人道：

“姓水的分别由我三人去料理他！”

包公度低声对李淦道：

“兄弟，褚天彪是你我的人了！哈！”

吊桥已快落在地上了，从外表看去，那吊桥上面铺设着一层厚厚麻毯，人走在上面自不会滑倒！

黑石堤上，佟老古已拿着他那支旱烟袋往吊桥上走，在他的身后面，所有黑虎寨的人已迫不及待的要冲下吊桥来了……

“百灵堡”的一众人等，似十分有组合的在移动着，石敢与白文定二人已当先往吊桥边移去，光景是佟老古一到，便给他个迎头痛击！

这个大水潭附近，另一场残酷又疯狂的杀伐，即将在吊桥落地的刹那间展开了……

这几乎就是一场惨烈辛辣的拼杀，也是一场至死方休的灭绝战！

全力拼杀铁石心的君不豪已高声大叫，道：

“铁石心，今日就是你死绝之日了！”

铁石心口沫四溅的骂道：

“我要斩尽杀绝你们这些狗杂碎！”

那面，佟老古已高声在吩咐把守吊桥的八个大汉：

“等我们的人全部下来，立刻收起吊桥！”

上面，清晰的传来一声，是！”

不料，就在那吊桥正缓缓升起的时候，下来的人尚未接着拼杀，唐山峡谷深处已是火光冲天而起，刹时间照得整个山谷如同白昼……

于是——

## 第二十七章

火光染红了整个唐山黑虎寨，照得山寨后面的峭岩顶上面宛如洒下一片赤红阳光——

于是，峭崖上面的人影也清晰可见——

是的，“一阵风”全力与“飞毛腿”赵干两位“百灵堡”的堂主，已率领一百名弟兄杀到了绝岸上，隐隐的从上面传来凄厉的尖号与狂骂……

这时，石敢与白文定二人已拦住“人面蛛心”佟老古，“火心烟袋”闪击怒点才一招，佟老古已倒翻三丈外怒视着远处谷底大火，破口大骂，道：

“娘的老皮，谷里藏有奸细？”

哈哈一笑，“快刀手”石敢道：

“老家伙，你才明白！”

佟老古沉喝道：“谁？”

一边，“飞花公子”白文定道：

“是你祖爷爷！”

扭缠腾翻，“火心烟袋”暴砸如激流怒旋，半空中便立刻一阵叮咚撞击声，“快刀手”石敢已怒矢般闪跃在两丈外，落地重起，两人倏然又拼，佟老古已发觉对方尖刀快得几乎难以封阻！

一边，“飞花公子”白文定突然扑击而上，人在空中，他暴甩左手，两支“梅花钉”已“嘶”的直奔佟老古面门——

奋力狂旋，佟老古的“火心烟袋”横扫力卷，一面却冷冷暴

踢右足——

“哦!”白文定不及打出右手“梅花钉”,右胯内侧被踢使他倒翻三丈远,差半尺未踢中要门地方!

佟老古一声厉笑,如影随形的直取地上白文定,石敢狂叫道:“小心!”

人随声至,石敢猛的往佟老古便扑,空中一声尖笑,只见佟老古“叭”的一声撞跌在地,而白文定就地怒翻三滚,勉强撑地站了起来!

后面,石敢的尖刀快不可言的抹去倒地凄叫的佟老古人头,人头翻滚中,石敢才看清白文定的两支“梅花钉”牢牢的嵌入佟老古双目!

残酷的拼杀狂烈的进行着,石敢走近白文定,道:

“伤得如何?”

白文定道:

“幸未被老东西踢中要害!”

咬牙,石敢厉道:

“走,杀上吊桥去!”

白文定点头,道:

“正有此意!”

不料吊桥一端,“飞刀”齐步前正闪展腾挪,暴旋猛扑,口中连连狂叫,双手虚虚实实的正与“铁汉”张召、“判官”苗强二人杀得十分惨烈——

白文定暗中自打量,想起青河岸齐步前以飞刀伤人的嚣张,遂暗中摸了四支“梅花钉”在掌上!

那面,“铁汉”张召的十指箕张,大鹰爪功已聚集十二成功

力，就在苗强的一对判官笔暴点中，腾身扑击！

几乎三条人影同时腾高三丈，半空中锐芒激荡，哼咳不断，鲜血在人尚未落地的时候已向四下洒落——

“咚咚咚”，三个人一齐落地，苗强的肩胸之间，正插着一把柳叶飞刀，刀没一半入肉，痛得他几乎握不住右手判官笔！

张召的左掌血流如注，敌人的柳叶飞刀未夺下，手掌被齐步前狠狠削了一道血口！

齐步前落地几乎跌倒，他的左腿被苗强的左手判官笔狠命的扫得皮开肉绽，痛得他“滋滋”不已！

一些征兆也没有，暗中四支“梅花钉”已分四个部位劲射而来！

再次一声狂号，齐步前挺胸回头，破口大骂道：

“操你娘，竟然暗中对老子下毒手！”

哈哈一笑，白文定道：

“彼此！彼此！”

齐步前奋起余威，坐直身子，双手急甩狂挥不断，便晃溜溜冷芒，流星曳空般十九把插在腰上的柳叶飞刀径往白文定、张召、苗强三人好一阵激射……

张召旋身急闪，双掌忍痛拍击，而苗强更是手忙脚乱，左闪右躲……

白文定是暗器名家，他站在三丈外双足不动，眼明手快的出掌拍落七把飞刀，便在齐步前双足中了他的梅花钉后无法行动，身上的飞刀射完，忽的一个空心跟斗自齐步前头顶翻过！

“吆——”齐步前一声惨呼，头顶上插着一支梅花钉，“咚”的便横死地上！

那面，石敢已往吊桥上扑去！

白文定立刻对张召、苗强二人道：

“二位的伤……”

张召咬牙道：

“还挺得住！”

白文定指着吊桥，道：

“走，我们冲上去！”

四个人旋风般的一路冲上正要上吊的那座巨型吊桥上，堤岸边，八个大汉已挥刀横在那里拦阻了！

双手摸了两把“梅花钉”，白文定人未到便抖手打出一把“梅花钉”！迎面三个大汉已抛刀翻滚在地上，“快刀”石敢奋不顾身的扑杀过去！

不旋踵间，张召与苗强也扑到岸上，五个大汉见冲上来的四人有两个受了伤，胆气一壮，便发一声喊举刀便杀！

嘿嘿一声冷笑，“快刀手”石敢突然矮身疾进，双刃左右逢源，流烁眩闪，便听得数声尖吭嚎叫，三个近身大汉有两个旋身洒着鲜血落入提下面的水潭中！

腾身而起，张召冷哼一声，暴伸右掌，“噗”的便插入一个大汉双目，狂烈的一声嘶叫，大汉抛刀捂面，打横倒在吊桥边，就地一阵翻滚，直到双腿一蹬昏了过去！

“快刀手”石敢走至吊桥的粗缆边，一阵刀劈，直把一根粗缆劈断！

从上面往下面看，火把在飘忽游走，人影在相互追逐，远处，君不豪与铁石心杀得好不激烈！

白文定沉声道：

“走，我们接应堡主去！”

点点头，石敢道：“快！”

在距离半里远处，火光已把整个山谷照得一片血红，朱红大门下面，分别的两头黑石巨虎，看来更见狰狞，琉璃瓦卷盖的丈五高黑石围墙内，连进的大庄院中“劈劈啪啪”声不绝，不时的传出屋塌梁倒轰声！

便在白文定四人刚刚扑近大门下，突见一条人影——不，是两条人影，狂风卷云般掠来！

石敢跃起三丈，双刃交劈如电——

空中响起两声脆鸣，石敢突然一个倒翻落在地上！他正要挥刀再上，对面那个左手挟着一名女子的汉子已沉声道：

“是石堂主？”

石敢立刻应道：

“堡主？”

点点头，大汉走近石敢，道：

“前面情况如何？”

石敢四人喜极，张召已呜咽起来……

噎着气，石敢道：

“回堡主的话，前面二当家正与姓铁的力拼着，情势上我方已控制全局了！”

蒙面人，不错，正是仇心良，当然就是胜英，他低声对夹在左胁的女子道：

“姬儿，你暂时跟着他们四人，我去去就来！”

点点头，段姬儿道：

“千万小心了！”

胜英把段姬儿扶给张召，道：

“你四个人小心护着她，我去助二当家！”

腾身而起，刹时已去得无影无踪！

现在，近那片大竹林附近，官永与巴子龙以及“白鹞子”郭冲三人合力围杀“百窍通”水火一人，在此同时，包公度与李淦二人把个褚天彪追杀在一片竹林中，交互追逐扑击，包公度不时一声厉笑，道：

“开油场的，你他娘的滑溜得像个老泥鳅，干嘛呀！”

褚天彪只是闷不吭声……

“大豹牙”李淦旋身在褚天彪的砍刀冷芒中，突的打横一跤跌爬在地上，身子翻滚却被一根巨竹挡住，褚天彪一喜，举刀便往李淦劈去！

不料李淦玩诈，他是故意卖弄破绽，就在褚天彪砍刀砍落的刹那间，飞快的钢刀贴着右手臂狠狠的送入褚天彪的肚子里！

好长的一声凄叫，褚天彪双手捂着狂溅的鲜血，双脚交互盘旋直往竹林中晃去……

怒扑而上的包公度，几乎惊出一身冷汗，一把揪住李淦，包公度骂道：

“你他娘的要吓死我老包呀！”

“嘻嘻一笑，李淦道：

“姓褚的太滑溜，不用些歪点子如何才能收拾他！”

就在这时候，一个黑影越过吊桥而扑到君不豪面前！

一声暴喝：“住手！”

“追魂老六”君不豪已是小臂浸血，满身汗沁，闻喝声，怒翻三个空心跟斗落在三丈外，抱拳，恭谨的道：

“堡主!”

“飞天虎”铁石心见来的是仇心良，而君不豪称他堡主，不由怒骂道：

“仇心良，你究竟是谁?”

冷冷哼一声，胜英沉声道：

“铁石心，你也有今日?”

忿怒得牙齿“咯嘣”响，铁石心骂道：

“好个奸险滑诈的胜英老儿，你好大的狗胆，竟然冒名仇心良欺蒙铁大爷!”

缓缓的，胜英道：

“良知未灭，只为心中充满仇恨，故名仇心良，所幸上苍未辜负我胜英一片苦心，终于给我一次复仇机会，姓铁的，你拿命来吧!”

金芒怒旋，“旋天环”已洒着万道金芒直罩向胜英头顶，“金刀太岁”胜英手上是一把夺来的钢刀，这时上身一偏，寒芒一溜飞快的迎击而上!

“呛”的一记脆裂震响，胜英的钢刀竟被金环斜荡一边，他自己也往后退出一步!

“追魂老六”君不豪已挥剑直扑而上，边厉声道：

“堡主，合力击杀此獠!”

仰天哈哈狂笑，铁石心梟叫道：

“来吧，铁大爷全接下了!”

就在这时候，附近传来一声极其冷酷的狂叫声：

“兄弟们，我们的堡主来了，向黑虎寨讨血债的时候到了，杀!”

随之而起的狂叫声已回荡在唐山峡谷中久久不绝于耳……

大竹林那面，已听“铁算盘”官永厉叫道：

“郭堂主，我们品字形围杀，尽快打倒姓水的小子！”

“百窍通”水火闪挪横截，五节精钢棍吞吐暴砸，仿若云里蛟龙，他旋风似的尽力往三人圈外闪跃，边喝叫道：

“娘的，不定谁打倒谁！”

斗然间，官永闪腾身形空中暴斜，“哗唧唧”一声响中，空中黑点交相连接，十二粒铁算盘子便猝然劲射而出！

惨叫如泣，水火的五节棍弯弯曲曲的抛上了半天，口中“噗”的吐出一粒算盘子，一边的巴子龙便拦腰怒挥一鞭，直把个水火卷翻在三丈外，郭冲怒劈一刀直把水火大半个个人头砍得血糊淋漓，惨不忍睹！

深谷内的大庄院上，黑影乱奔，尽是妇女尖声狂叫……

从火光中望去，只见不少长绳索自悬崖上垂下来，已有不少“百灵堡”弟兄自上面往谷中下落，隐隐的已听上面“一阵风”全力在大叫着弟兄们快往谷中滑……

水潭附近，“逍遥庄”的齐向天与“八仙镇”的关大海，“大响鞭”安六郎，以及香山的“铁弹子”彭章，四人已被高威、陶勇、戈清松、胡迁、石坚等十三个“百灵堡”正副堂主团团的围起来好一阵狂杀！

齐向天四人哪会是这些人敌手——

齐向前就在一次贴地暴进尚未挺直身形，只见黑影劲旋，“咚”的一声，胡迁的包头铁拐正捣在他的后脑勺，齐向天只“吭叱”一声便瘫在地上！

在此一刹，“大关刀”李彪的长把关刀猝闪，“当”的一声磕

开了关大海的厚背刀，李彪旋身如电，气吞河岳的一刀把关大海述肩带臂劈成两个“半”血人，“哦”了半声便倒仰地上！

一粒钢丸“唵”的直奔李彪面门，猛的偏头，一声脆响，李彪的左面颊上立刻肿起三寸高，左面的牙齿全被击碎，而李彪却连吐出碎牙也没有，猛的大旋身举刀便砍，“大响鞭”安六郎的长鞭已卷上李彪刀头，算是救下彭章劈头一刀！

高威已杀红了眼的大叫道：

“圈紧了乱刀砍！”

怪叫着，阿万奋起青铜棍一连就是三十六棍！

眨眼间，“银刀”戈清松旋刀疾扑安六郎，当戈清松的银刀劈开安六郎的顶门的同时，空中怒鞭已缠上戈清松的脖子，虽未被安六郎及时力抽，但鞭势仍把戈清松缠绕得涨红了脸！

现在，“铁弹子”彭章的八粒铁丸用完，他只交替抽出七掌，便惨叫一声死在乱刀之下！

整个唐山峡谷中，除了寥落的几处顽抗，也不值得令人担心事外，就只剩下胜英与君不豪合力搏杀铁石心了……

峡谷口的火把已慢慢在集中，三条火龙般的往谷中奔过来，从这些人的喊杀声分辨，全是“百灵堡”的弟兄！”

“堤岸边上，水潭前面，“飞天虎”铁石心的“旋天金环”又像巨浪怒潮般汹涌旋向胜英，这次，胜英不再封闭敌招，只见他身形掠起，砍刀下斩，猝然空中连闪，怪异的连杀连翻，每一翻转便是九刀连斩，他虽握的不是金刀，但这把砍刀在他的手中依然威力十足，不可忽视！

火光下，只见一道道成层刃芒，宛似要把中央的铁石心封冻在其中！

铁石心面上肌肉顿时歪曲变形，“咯嘣”响的咬牙声中，突的旱地拔起三丈余，一大团金芒便在空中向四下劲射如矢，口中厉叫道：

“大家一起上路吧！奶奶的！”

斜刺里，两团极光怒撞而上，君不豪已在两丈高处与铁石心撞在一起，好一阵金铁撞击，猝映的成堆碎芒刺人双目，便在胜英的惊呼又上的时候，已见血雨往四下里标溅不已……

“咚”声相连，君不豪上衣破碎，双肩到臂尽是鲜血，连双腿也染着大片艳红，他一跌便跌在地上，陶勇、高威等便立刻冲过去！

胜英的砍刀已断，左肩冒血，人落地上兀自一怔！

“飞天虎”铁石心前胸刀口半尺，森森的肋骨可见，右面颊上一条剑痕“嘟嘟”往外喷血，他却伸舌头黏着左手背上鲜血，猛的拔身而起，口中大叫，道：

“姬儿，我的姬儿！”叫声犹在，他已不要命的往吊桥上扑去……

“金刀太岁”胜英已顾不得君不豪的伤势，狂叫一声：

“快拦住他！”

没有人能拦住铁石心，一路他击倒二十几个百灵堡大汉，直往熊熊大火燃烧的庄院大门扑过去，边狂叫着：

“姬儿！姬儿！”

突然，铁石心仰天哈哈大笑，其声如猿啼，如狼嚎，震得满谷回荡不绝……

面前，石敢、白文定、张召、苗强四人正守护着段姬儿，他们见“飞天虎”铁石心满身鲜血疯虎似的扑来，大吃一惊——

张召沉声对石敢三人，道：

“老贼如要出手，我四人合力围杀！”

狂笑声戛然而止，铁石心伸着滴血左手，道：

“姬儿，你果然来了，跟我走吧！”

四条人影疾掠，立刻挡在姬儿前面！

铁石心大怒，狂吼着往四人撞去，张召等齐声大喝着猛往铁石心包夹狂击……

五个人倏聚倏分，铁石心双肩晃闪，洒出一溜鲜血，但张召四人更惨，石敢的双刀已断，双臂伤的见骨，苗强的面上生被“旋天环”削去一片皮肉，血已往他的领口直流……张召一把未扣住铁石心右腕，却被铁石心一脚踢倒三丈外，白文定的“梅花钉”有三支插在铁石心的血口上面，但他却被铁石心的“旋天环”削得肩背皮开肉绽……

段姬儿一声尖号，已见铁石心举着“旋天环”扑来！

就在这时候，火光的照耀下，突见一道彩霞，不！应该是浑厚的一道金芒，在一团黑影的衬托下，快得宛如追千百年逝去流光般闪过往前怒扑的铁石心！

铁石心连“哦”三声于一声脆响之后，他那高举的“旋天环”已被削去一半，连着右肩斜向左胸，竟然被一刀劈得几乎上体分家，他那豹目几乎挤压出血来，抽搐着自大毛嘴巴里只逼出一个字：“你！”

紧接着，“咚”的便倒在地上！

张召第一个惊叫，道：

“小姐！是小姐！”

不错，及时赶来的正是胜小玲！

她收刀缓缓走近正自惊吓得口也无法合的段姬儿，道：

“胡阿姨！”

缓缓的回头，认出胜小玲，段姬儿双臂一张竟伏在胜小玲肩上大哭起来……

便在这时候，胜英等率领着十几位堂主已追扑过来，见胜小玲一刀劈死铁石心，无不惊异万分！

大庄院一侧，已走出一彪人来，为首的正是自唐山峡谷后绝壁上以长索扑下来的“飞毛腿”赵干，“一阵风”全力以及百名弟兄，不过走在最前面的，却是个白髯老者，一个背了个包袱的老人——胡仙！

扶着哭泣的段姬儿，胜小玲道：

“胡阿姨，胡仙伯伯来接你了！”

胜英已迎着胡仙，抱拳道：

“胡兄也来了！”

“一阵风”全力笑道：

“我们刚要往崖上爬，正遇上小姐与胡先生，拗不过小姐决心要下来，所以……”

哈哈一笑，胜英道：

“胡兄来的正是时候，我这里太多受伤弟兄需要胡兄妙手回春了！”

边点着头，胡仙已双手拉住满面泪痕的段姬儿，便在众目睽睽下，胡仙伸手替段姬儿拢发，伸出舌头为姬儿舔着脸上泪水，边低泣的道：

“姬儿，你比我想像得还要美，啊！太美了！”

一头杵在胡仙怀里，段姬儿的话也只有胡仙听得到了……

胜英捋髯十分安慰的把玩着胜小玲手中的“修罗刀”，边自语道：

“奇迹！奇迹！”突然间，人丛中一声狂叫：

“我干爹真的也来了？”

众人望过去，只见李淦已扑到胡仙面前，“大龅牙”笑得全抖出嘴巴外了……

——全书完——